

史學

中華書局

史 學

第二期目錄

頁 數

考古學之徵驗……………徐 光(一)

浙東史學管窺(續完)……………陳訓慈(九)

上海發展之回溯……………曹玉慶(七七)

- 一 名稱之淵源與風俗之流變
- 二 疆域之變遷及戶口之增減
- 三 市舶司之設立及對外貿易概況
- 四 商埠及租界開闢之經過
- 五 工商業之起源
- 六 市政之過去及現在

兩漢太學之學生生活……………蔣百幻(一〇五)

- 一 太學之興建與學者之晉京
- 二 太學生之姓名籍貫

史 學 第 二 期

- 三 大學生之資性體貌
- 四 大學生之讀書生活
- 五 大學生之友誼生活
- 六 大學生之經濟生活——兼訂陶希聖氏說
- 七 大學生之政治生活
- 八 大學生之家庭生活
- 九 大學生之教授事業
- 十 大學生之官場成就

兩漢人口之比較(續完).....奚祝慶(一五三)

祆教雜攷.....沈嵩華譯(一五九)

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周鑑頤譯(一七一)

晉書彙目攷略.....鄭鶴聲(一八七)

初級中學歷史教學法綱要.....馬呈祥(二七五)

東西史學之異同.....徐子明先生講
王培棠筆記(二八五)

近代歐洲史中之中產階級的地位.....顧毅宜先生講
吳志愷筆記(二九五)

經略復國要編提要……………繆鳳林(三〇五)

書評……………(三一三)

劍橋大學印度史……………羅錦澄

劍橋大學不列顛帝國史……………唐陶華

希臘與東方……………熊協夢

國際事情概測與國際事情文件……………羅錦澄

史學論文提要……………李絜非(三二三)

史學界消息……………(三三九)

附錄……………(三五七)

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徵集歷史陳列品通啓及其條例

國立中央大學徵求志書通啓及其辦法

中國文學史講話

胡行之著

本書係作者在春暉中學、高中部之文學史講義，對於國內學術思想之變遷，以及古文學與白話文學之發展，均作有系統的敘述；與一般側重傳統文學或側重白話文學之文學史迥然不同。且均用現代眼光，作公平的衡量，既便於讀者之追求史蹟，復便於讀者作比較研究，藉知文學真價之所在。故中等學校採作講義，或學生備作自修參考書，最為適用。

實價一元二角
郵費五分

文藝創作講座

第一卷

本講座集數十著名作家之心力分門編輯而成，內容範圍甚廣，舉凡文學藝術之理論，文學各部門的專門研究，文藝思潮，名著述評創作經驗，以及小說劇本詩歌電影脚本童話新聞文字等等作法，無不應有盡有。手此一編，無異身入大學文藝專科。親聆數十名教授之講授。實為文藝青年最好之研究用書，亦為教師最好之參考用書。現已出至第二卷，第三卷亦正在印刷中。

實價一元 郵費五分
預定全部六卷
實收六元 郵費免除

上海光華書局

考古學之徵驗

徐 光

此文爲倫敦大學埃及古學教授 E. Lindberg Peirce 在牛津大學所演講之稿，以其有關古史，因逐譯云。

學術根於徵驗，徵驗根於事實，故不曉事實者不能明徵驗之所以，譬如三角之理，常識已耳，設非先曉公式之由來則無以明三角之用，其於古史亦然，非博採事實，無由推斷，事實既備，推斷有方，則所獲之徵驗，始可瞭然無疑矣。

欲明徵驗之用，不得不借喻於法學，夫法家之所謂徵驗，其類不一，要皆由歷久之經練而定爲條例，循是以推，而後知何者足恃，何者不足恃，用以決疑解紛，庶無大謬，今試以法家所憑之徵驗，與史家所憑之徵驗相較，則二者功效之異同，不待繁辭，卽已顯然，大抵法家所任之徵驗不外四端，曰人證，曰物證，曰必然證，曰或然證。

(一)人證爲諸證中之最明晰而有條貫且不易滋誤解者，然非證人誠信明達無所阿私，則流弊多矣。

(二)物證甚有助於推度，而所推之事往往甚覈，例如甲因行竊，遂於乙之園中留其足跡，或於乙之室內遺其鑰鑿，然誤解事實，則毫釐千里矣。

(三)必然證者，據事情而斷甲必爲犯罪之人，例如甲與乙在某站同見於車中，迨車抵次站而乙已見殺，甲則他往，事關此類，無待他證，而甲罪難逃矣。

(四)或然證者，例如甲乙二人平素周旋，及甲被害而乙即據其遺產是也，此類證據，雖根於臆度，然足判乙之爲罪人矣。

法家所任之徵驗既如上述，史家所任之徵驗亦不外此。

(一)人證者，如書契是，其類有二，曰原著，如古人碑志或手牘是，曰續著，如後人紀述是，二者雖殊，其爲明晰而有條貫則一也，然書契之弊，多流於作者之成見與欺妄，使讀者莫辨真僞，例如 *Thucydides* 所述列邦使臣之辭。今，*Livy* 所紀羅馬之異聞，非不美也，而難於盡信，至如私人之遊記瑣聞，意在恢詭，不恤事實，更無譏矣。

(二)物證之類不一，要須審其時代之遠近，例如埃及石像甚夥，每像鑿文重疊，其中紀事，孰先孰後，非曉埃及文學之變遷者，難以臆斷，又如古代都邑，時遭堙沒，今雖發掘，

而所見金石器用容非一時所制，若一器散見諸處，而又鑷以人名，例如同一陶器，希臘埃及兩地所見均有埃王 Amenhotep 之名，始可斷此器出於同時耳。

(三) 必然證者，例如歷代以來毀神像者，惟東羅馬時之希臘人及十七世紀之英國清教徒，故就所毀何種神像，即知其時與其人矣。

(四) 或然證者，例如撒克遜民族抵英國時，好殘滅羅馬遺民，故料羅馬在英所建城邑，或者皆由撒克遜人所毀也。

然則法家與史家為推闡事實，其所任徵驗既不殊矣，而施諸實用，則厥短惟均，例如法家因一案之前後事蹟未明，誤以刀上所染兔血為人血，史家亦以鑒別未審，誤呼希臘古器為東羅馬時之物，又如法家因蔽於成見而拒聞真理，俾情偽不分，史家亦因囿於成見而臆斷希臘之文物，謂不得先於第八世紀耶穌未生之前是也。

凡未習考古學者，輒謂考古學之徵驗不若法家徵驗之明確，斯又未必然矣，某甲病篤，求乙為之襄辦遺囑，及甲死而遺囑失所在，此時法廷欲處理甲之遺產，舍乙所憶述，將何所持，又如某甲在未死時先備遺囑，及既死而親友之羨其遺產者，均謂某甲素累狂疾，故其遺

囑不足據，法廷以衆口一辭，遂棄遺囑而任己見，又如某甲被害，乙與丙同見猜疑，及驗縛甲之繩，而兩結各殊，法廷遂以乙丙二人爲同謀賊害，凡若此類，皆法家之所謂信而有徵，恃以決獄者也，考古學則不然，其所討論之問題，皆屬已往之成績，設非證據確鑿，無寧懸而不斷，就令暫施斷語，而補偏救弊，猶可待後人之鈎稽以求至當，豈如法官治獄，一決莫挽，被冤之人含恨難伸哉，由是言之，考古學所憑之徵驗縱有謬誤，尙有遷善之機，較諸法家憑少數之證據，立待判決執行者，固不相侔矣。

夫初民史實，惟恃部族之傳聞與遺留之古物，如結繩族畫等類以資佐證，其見存於此美土民者，猶可考知，迨茫昧漸啓，則有集傳聞爲韻語以利記憶如英人之 *Beowulf* 希臘之 *Iliad* 之類是也，其間所述，真偽相雜，則以紀實之外，作者又逞臆亂真耳，及書契漸興，則紀年之書始作，民族信史，造端於此，今之存者，當以埃及編年爲最古，雖殘缺不完，而埃及國君享年之短長，尼羅河水之高下，以及征討異族之勝敗，均按年叙次，綿歷千載，斯足奇矣，

文化遞進，則史家趨重條貫，如 *Herodotos* 所撰之書，其敘東西諸國之事實，皆具本

末，惟偏於好奇，故詳畧失中，及 Polynius 羅馬人 有作，紀事之外，兼著因果，故脈絡井然，其於史學精神，可謂洞達無遺矣。

自文藝復興以來，學者著述不恃一己所習聞，務在網羅古籍，而古代碑碣泉布，亦兼搜博採，以資參證，近代史家能遠推邃古使五千年前之大事了然於前者胥賴埃及巴比倫石刻之力也，過此以往，書契未作，故咸謂人類知識當限於是焉。

然自初民器物，發見於世，史家概念又由文字而趨重實物，是以嗜奇之士，不憚遠涉，凡古城古宮所在，因搜求物證而遭毀損者多矣，蓋實物足以證史文之不誣，又足以補史文之缺略，而其最可貴者則在推廣各地書契未與以前之史實，誠以人類定例由游牧而徙於農業，首在定居，居已定矣，則築道路，掘溝塹，闢田疇，凡其勤苦之蹟大抵不期傳而傳焉，是知地無東西，人無色別，苟無文化則已耳，有文化則其居民已往之史實，未可不由遺蹟而推尋者也。

凡人恒情，驟聞古物之能補史缺，莫不色然相疑，然而先民所遺之城郭宮室，其見存於今者，不可誣也，察技術之優劣，則構思之巧拙可見，就用材之良苦，則民風之奢儉可徵，

營造物雖非一端，而文化之高下是見，例如埃及 *Chops* 所造金字塔，規模恢宏，遊人共觀，然論建築之精粗，則塔頂與塔基迥殊，故知工師非一人矣。

不惟一代之文化，賴遺蹟而見，雖歷代文化之遞嬗，亦可知也，英國之沿革詳圖，足表史事之變遷，蓋郡邑之成，由簡趨繁，視街衢屋舍之地位，可知都邑興起之先後，而戶口之滋長亦因以見焉，又如埃及古墓，業經發掘者數達九百，就其所藏器物之法式以驗時代之遠近，雖不能賴以紀年，而後先之次序固判然也。

上文所舉之例，不過就一地或一國之史而言之耳，若地雖相去，論其同時文化之相關，以及其藝術之交感，亦有賴於古物之徵驗，其最著者，莫如希臘埃及兩國文化之相調，輓近二十年間，考古家業已審定 *Zancathis* 與 *Daphnae* 在千五百年前耶穌前 為希臘人在埃及宅居之地，迨 *Crete* 島發見埃及之營造與古器，則五千前耶穌前 西地人民之交通，可無疑義，故知埃及藝術漸傳於地中海緣邊諸邦，而希臘之刻鏤尤被其風，由希臘及於波斯，由波斯及於印度，則亞洲諸國之藝術亦受埃及之化焉，夫民族藝術之交感，今始為考古家所重視，至其詳情，尚待深研，總之人類在書契未興以前之史實，專賴古蹟以推知，而其史期之久遠，又超

於文字已制後之紀載，是以語人民社會之情狀，事物與文字之功相抗，而文字未制之前，則先民文化，舍事物無徵，至如歷代思想之變遷，制度之因革，政治之隆替，語焉而詳，斯固文字史之專長，非考古學所可幾也。

法 作 其 及 章 文

角二元一 著 罕 語 高

本書是著名學者高語罕氏的精心著作。他感到前一般學校作文教科書的缺乏，他就用盡精力作成了這本書，全書對於文章的取材結構，技巧，都有精詳地論及，是一般學生和青年們想做好的文章，所不可缺少的書籍。最適宜為中學校採作教本之用。

信 書 人 名 代 現

角二角一 編 罕 語 高

高先生對於書信的研究。凡是讀過他的白話書信的人再也用不着什麼的介紹了。本書是他最近撰集諸名家的書信而成的。例如：胡適，陳獨秀，魯迅等名學者的書信，都把牠總匯遠來。最使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列選的書信，都是對學說等的討論都很有系統的，真是時代青年所不可少的書。中等學校作教材亦甚適宜。

局 書 華 光 海 上

浙東史學管窺

陳訓慈

(續前期)

- 七 章實齋之史學與方志學
- 八 邵二雲之史學
- 九 定海黃氏父子對古史之貢獻
- 十 浙東史學之特殊精神

近世浙東之史學，自黃梨洲以迄章實齋邵二雲，釐然自成統系。而定海黃氏父子以經學知名，雖與浙東學風略異，然考其對古史之貢獻，證之以其論學之宗旨，猶隱然若承浙東史學之墜緒焉。茲次述章邵二君之史學，并涉黃氏父子對史學之關係，更就梨洲以降之浙東史學，疏論其特著之共通精神，以爲本文之殿。

七 章實齋之史學與方志學

章實齋先生生乾嘉考證學風極盛之際，獨好言學術之源流，論著述之義例。負才疾俗，一生與時齟齬。實齋既歿，其著作僅文史通義校讐通義行世，且不甚為士林所重視。近十年來，學者或整輯其遺事而成年譜，（註七五）或搜刊其著作而為遺書，（七六）而論其史學見諸篇章者尤多，於是實齋之學稱道者始益衆。梁任公論中國史學，至謂「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知幾）宋鄭漁仲（樵）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七七）此言是否過當，茲姑不論。然論近世浙東之史學，實齋所以卓然可稱者，要以其論史學之義例，高舉遠矚，多前人之所未道，而足為後世開闢徑塗也。

實齋生於會稽，其時甬紹之間，梨洲之流風餘韻未泯。故自幼寢饋遺教，竺志經史，不屑屑於制舉業。方訓詁考訂之學盛行，輒復心不謂然，而獨有志於尋求述作之宗旨。既成進士，亦不務仕進，惟數受各處書院主講之聘，發其緒餘於修輯方志之業。生平慷慨自期許，議論往往忤時，而自信益深。其寫定文史通義，嘗自謂「中間議論開闢，實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闢其榛蕪」。（七八）又其論紀傳之流弊，闕本末體之義例，則謂「天誘僕衷，為

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七九）其自矜大抵如此。實齋之學，論者已多。茲惟摭述其論史尤有特識者於篇。

（1）實齋之於史學，推春秋爲史之大原，許遷固爲良史，於陳范以下，則頗多譏評，而尤慨然於唐代之設館修史，以爲汨沒史才。而於劉子玄（知幾）鄭漁仲，則稱道有加。劉氏才學識三長難兼之論，實齋深許之，以爲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三者不宜交譏而當共濟，蓋三者「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八〇）顧就史學而言，實齋尤重史識。嘗以文比膚，以事比骨，而以義擬之精神。又嘗以文辭與志識並舉，以三軍舟車品物財貨喻文辭，而以將帥乘者工師良賈比志識。（八一）意謂史而無識則且失其生意；蓋文辭徵實祇足以見其當然，而惟義理庶足明其所以然也。實齋所謂「著述」，所謂「家法」，所謂文史不能自外於道，莫不以史識爲重。以史識爲史之主幹，此實齋論史學之特識一也。

（2）顧實齋之所謂義理，與一般宗宋學者之所謂義理，實異其趣。蓋彼云義理存乎識者，非空言性天，而必歸宿於經世實用也。由彼之意，羣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八二）述六經以垂教，祇爲「孔子之不得已」。（八三）

故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者，「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學，而文非空言」。(八四)故曰：「學術固期於經世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者矣」。(八五)其著原道一文，大抵以「道不離器」一語爲主旨，故必「即器以明道」，而譏「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者爲不足與言道。史學紀述人事，自益非切合實用不可，故曰「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八六)夫近世史學，不僅堆積前事，而貴能切合人生，故得卓然爲人文科學之中心，實齋蓋已洞明斯義。昭揭史學經世之作用，又實齋論史學之特識二也。

(3)章氏本道不離器之旨以論學術之原，益豁然自有所會。由彼之見，史乃以事明道，而古聖人賢哲本不離器以言道，故經子之本不外乎史。而後世立言之士苟離道以弄文采，其文卽不足傳世，故集部亦與史互相出入。故其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八七)其作易教，亦言「六經皆史」。其後龔定盦(自珍)頗宗述其言，近人如張孟劬(爾田)亦嘗申此旨。(八八)然觀章氏史考釋例所論，彼固非盡忘四部分之分而強鎔於一爐。由彼之見，乃謂史料所取，決不

宜以乙部自限，經子集部中，皆有無量史料。（八九）此在今日固已爲常聞，而在好古重經之當日，固已足「駭俗下耳目」。進而言之，彼於史料自著錄典籍以外，且網羅「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九〇）以至金石器物之類。觀其修永清志列女傳，不憚訪問鄉婦委曲，（九一）是又不遺口傳史料之意也。至其以存信史之義論方志，因而主張州縣平時當立志科，徵存史料之深意，尤有經國之遠謨。（見後）擴大史料之範圍而倡保存之道，又實齋對於史學之特識三也。

（四）章氏以爲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則在平日。而治書之道，要在校讎。「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九二）章氏固有志於學術源流者，因承劉氏之遺緒，論校讎與著錄之道凡十八篇，卽世所稱之校讎通義。其最所注意而有見者，曰重複互注，曰裁篇別出，曰廣儲副本，曰注明原文，曰引語標其初源，曰辨名注其互稱。凡所討論，一以求真實爲指歸。其考訂駕馭史料之法，多爲前人所末措意，而足與近世西洋論史法者相發明。史法之闡明，又實齋對史學之特識四也。

(5) 章氏對史學之最大貢獻，尤在乎辨析體例，而歸重於通史。自劉子玄論史籍之體裁，歸綜於紀傳編年之二體，(九三)自是以後，此二體遂為吾國史籍分類之定準，學者為其說所桎梏，遂不易灼見通史之義旨與其重要。鄭漁仲一代卓識，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以成通志。雖以包羅之廣，難免考訂之畧疏，然於通史之功用，已能具見隱微。其言曰：「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為一書曰通體，(案即後之通志)尋紀法制。」(九四)實齋讀鄭氏之書，既歎其「絕識曠論」，而特為文以表揚之，(九五)更復溯尋流別，辨章同異，而暢言所謂撰述與記注之別。實齋之名言曰：「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九六)其辨著述與比類二家之相別而相成之理，(九七)即與此相發明。蓋彼所謂「記注」即指史料，而「撰述」則即專門之著作，自成家學，而尤以通史為重也。章氏著釋通一文，於通史之義旨，通史之利弊，以及通史之沿革流別，詳哉言之。彼既稱道紀事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九八)又本春秋之義，以明彼所謂通史將以「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詳略輕重，不拘類例，而有以獨斷於一心。」（九九）至於整輯之道，則以紀傳引而不合，當用互注以聯其散；編年渾灑無門，當用區別以清其類。因主別爲別錄，俾詳略可以互糾，繁複可以檢省。（一〇〇）嘗承畢秋帆（沅）之志，補成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以示史料著錄之規範，惜其書不傳。（一〇一）章氏本其所見，更欲「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思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非虛語。」（一〇二）因擬自著宋史，屢爲邵二雲言之。其書雖卒未成，然其義例所昭，已足與今人通史之義相印證。邵二雲稱其書教篇之作，「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書教篇跋）洵爲知音之言。是則辨著作與史料之分，明通史之義例，尤足以昭實齋過人之史識，五也。

實齋博學覃思，議論縱橫，其論史學之特識，固未可以上述五義概之無遺。如其論紀載之真實，辨爲文與作史之異，具有灼見。（一〇三）其推重班氏人表，稱其善而行其例於方志，（一〇四）更本鄭漁仲圖譜之作，（一〇五）謂「天象地文輿服儀器難以文字著者」必「別繪以圖，」（一〇六）復有過於季野之所見。至其重著者之心術，則倡史德與闕疑自注之例。（一〇七）論爲

學之自立，則倡不憚逆時趨之精神。(一〇八)凡所陳述，爲曩昔史家所未發者，珍言佳旨，不遑縷舉。當斯之時，吳皖大儒倡導風氣，海內學人大率埋首於訓詁考訂之間，實齋獨以爲此「孽續補苴」之功，不足與語學術之大體。然其「逆於時趨」，「亦復」慎於持偏，「知析理踐履之要，而不遺記誦辭章之功。觀其本「道不離器」之旨，暢論漢儒宋儒之得失；審朱陸相反相成之理，痛斥後人門戶之爭執。其豁然大公不立門戶之精神，抑尤浙東學者共具之特色，至彼而闡發益彰者也。

實齋身不列國史之職，無以自展其史才。一生所表見者，以方志爲最著。其早年作文論修志，已卓然自有新見。(一〇九)其後應修和州永清志，體例已多新創。年五十二，爲裴振修亳州志，次年成書。(一七八九——九〇)自以此志遠勝於和州永清二志，至謂「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亦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一一〇)其後畢秋帆督鄂，延修湖北通志，(一七九二——九四)雖議者紛紜，卒以知遇而竟其業。此外又於其間纂常德府志，荊州府志，石首縣志，天門縣志等。惜湖北通志自畢秋帆去官而遭人譏毀，以致全經改竄而刊行，僅存殘稿於遺著中。(一一一)和州志則經散失後寫定二十篇，永清志差較完具。(一一二)

而實齋自許甚高之亳州志，亦復世所罕覩。(一一三)天門志今通行本亦非其手纂。(一一四)則其史例所僅藉以表見之方志，猶未能存其全豹，洵可令後人歎惋矣。

方志濫觴，遠溯周季列國之國志。漢代以降，地方之紀載日增，迄於宋而方志蔚起。清初倡修志，爲效未溥。新志之作，蓋盛於乾嘉以後。而其間能於方志自具卓見遠識，爲後人所宗述者，要惟實齋堪稱巨擘。權言其要，一曰辨省志與府州縣志性質任務之異。別史與通史之旨趣既殊，故通志亦不可與州縣分志同日而論。「所貴乎通志者，爲能合府縣志所不能合，」故其義例，當詳人所不能詳，亦勢必略人所不略。(一一五)俗人修志，不明通史之義，往往撮合州縣志所載，而通志遂以繁蕪取病。審實齋之論與其湖北通志所昭示者，乃知省志非併合府州縣志，而府州縣志亦非割裂省志可成也。二曰別著述與著述資料之不同。昔人之編志書，往往不明此二者之分，於是或則繁蕪累編，成則簡裁疏脫，二者交譏，不知自反。實齋既以撰述與記注分科而言，卽應用其例於方志之述作。亳州之作，已以掌故分編。修湖北通志以前，更創方志立三書之議。以爲「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做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做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

缺一不可。」(一一六)其後湖北通志即循此例編纂。析而觀之。彼其所謂「志」蓋即成一家言之「著述」，而其「掌故」「文徵」，所以存政要俟采風者，則又近乎「記注」，即著述之資料也。如是則方志既得以綜覽大勢，而仍足以備檢考，所謂相輔而不相病矣。三曰倡方志資料之徵存。實齋以爲方志常須增修，但其資料不可取辦於一時。故州縣平日當於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史之稍明文法者以充其選。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彙存冊，庫庶幾異日開局纂修，取裁富而立言確。(一一七)誠以勒定專書，自須專家之義例，而資料所取，則有賴平時之徵存。所謂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惜夫實齋之所見，既不能行於當時；而百餘年後之今日，方志之業益衰，志科之議稀有人知，即國史史料保存之道，亦不爲時人之所重也。四曰明方志之宗旨與功用。前人修志，大抵踵行故事，罕究指歸。戴東原一代通才，而於方志猶以爲地理專門，而文獻非其所急。(一一八)實齋獨以爲志出於周官行人之遺，經紀一方之文獻，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國史徵信。蓋地近則易覆，年近則迹真，故慎修方志，最足爲國史取材。嘗謂「志乃史體」(一一九)又曰：「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一二〇)夫方志固不能脫略山川地

理之紀載，（實齋所修諸志於地理亦甚注意，且多列入輿圖）然其本質要在乎備國史之取材，此固前人所未嘗暢言者。觀夫章氏自謂「如有良史才出，讀毫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奉爲不祧之宗」。（二二）則知其方志學，實與其史學相連貫。近人論清代修志之業，盛稱實齋最能「認識方志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因謂「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二三）審實齋之所見與其成就，此語非過譽矣。

章實齋闡史學之義例，發緒餘於方志，上追尙書春秋之遺教，下爲治史之士開創徑途，遺著昭垂，洵足爲浙東史學之大師。當實齋之世，吳皖淮魯之間，學者輩出，大抵於訓詁音韻辨僞輯佚之功，多所成就。海內從風，號稱漢學。實齋雖亦言考訂不可偏廢，然於考證學派之風靡，自以爲是即學術之本原者，則意不謂然。彼以爲驅天下才智而囿於「擘績補苴」之業，而不究學術之大本，實爲世道之憂。於學者之阿附時趨，尤用痛心。由是意之所激，常有評隲過當之論。實則乾嘉諸儒之學精於覈而審於析，實齋之學則善於推而密於綜，二者相需相成，同爲治學之要。然當羣言龐雜紛馳不知歸宿之際，實齋獨能高舉遠矚，「甄疑

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所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二二三)凡所以爲諸儒之學「會其通」者，固有足多者矣。惟其好作大言，多肆譏訶，間亦不無馳騁駁雜之弊，發願欲著宋史，卒未能成，晚年亦似未亟亟於此。此蓋學者功力，長於此者往往損於彼。彼其初有意於宋史，卽自謂「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二二四)則其長於立例而略絀於考訂研討之質，固早有自知之明矣。要其所見者則曰「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閑習，皆學也」。(二二五)又曰「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爲功」。(二二六)則其於爲學之道，初無偏見。後人或僅惑於其有感而發之言，或驚於其會通自得之論，憑藉章氏之說，斷章取義，而恣爲空疏無根之談者，此則實齋之罪人，未可以立言見大自飾其短也。

(註七五) 實齋傳狀，以前有譚復堂(廷獻)所作一篇，雜引先生論課蒙及論讀史年表之文，不足發明其

學。兩浙輶軒錄王宗炎所紀甚略，而文獻徵存錄且誤其姓爲「張」。民國九年，日人內藤虎次郎始編先生年譜。十一年胡適之氏又據浙本遺書等改作先生年譜，(商務本)于先生學說按年纂入，頗多說明。最近姚名達氏新作章實齋年譜，尙未公世。聞姚君治章氏學有年，此作必較胡譜增備矣。

(七六) 寶齊歿時，以其遺作悉付蕭山王宗炎，(靈隱)其後惟文史通義等付刊行世。民國九年，浙江圖書館始據王氏編定之鈔本，印成章氏遺書二十四卷。(十三本)其次年，吳興劉承幹氏(翰怡)以朱孝威張爾田孫德謙等之遺惠，就沈寐叟所藏先生之原稿，并益以其他未刻書、刻成章氏遺書三十卷；又外編十八卷。(凡二十四本，十一年出版)自毫志史籍考等未見傳本外，先生著述公世者，至是庶幾略備。

(七七) 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第六章(東方二十一卷十七號)

(七八) 與汪龍莊書(劉本章氏遺書卷九)

(七九)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同上)

(八〇) 與朱少白論文書，(遺書卷二十九)參看文史通義說林

(八一) 文史通義說林

(八二) 又經解

(八三) 見與陳繼亭論學書(遺書卷九)

(八四) 文史通義史釋

(八五) 又說林

(八六) 又浙東學術

- (八七) 報孫淵如書(劉刻本章氏遺書卷九)
- (八八) 參看張爾田「史徵」原史「六經皆史也」。又凡例「六載皆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支與流裔也。」
- (八九) 參看胡適章實齋年譜(頁一〇五——一〇六)
- (九〇) 亳州志掌故例議(遺書卷十五)
- (九一) 周貧谷別傳(遺書卷十八)
- (九二) 校讎通表一
- (九三) 劉知幾史通二體篇
- (九四) 鄭樵夾漈遺稿寄方禮部書
- (九五) 文史通例內篇申鄭
- (九六) 又書教下(書教三篇爲章氏晚年成熟之作。)
- (九七) 又外篇報黃大俞先生(遺書卷九)
- (九八) 又內篇書教下
- (九九) 又答客問
- (一〇〇) 又外篇史學別錄例議(遺書卷七)關於實齋論通史之卓見，并可參考何炳松「通史新義」自序。
- (一〇一) 參看兩修史籍考要略(遺書卷十三)史籍考目錄見胡適章實齋年譜引續馬叙倫抄本

(一〇二)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一〇三) 參看與陳觀民工部論湖北通志，及歐湖北通志檢存稿。

(一〇四) 參看臺州志人物表例議，史姓韻編序，與史餘村書，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詳文。

(一〇五) 通志斷諸略稱「圖譜之學不傳，而實盡化爲虛，」且咎馬班不立此例，使後人溯流忘源。

(一〇六) 文史通義內篇書教下

(一〇七) 又史德

(一〇八) 又說林，參看與錢辛楣官齋書 遺書卷二十九

(一〇九) 修志十議，爲章氏二十七歲時作。與甄秀才(松年)論修志二書，據胡譜考定亦爲是時作。

(一一〇) 見又與周永清論文書(遺書卷九)

(一一一) 湖北通志原稿，劉刊本遺書載四十餘篇，稱檢存稿。(遺書卷廿四至廿七)又載未成稿一卷。(卷三十)浙江本亦載。(浙本卷十四至十七)今湖北志嘉慶官刻本已全非本來面目。參看修湖北通志駁陳增謙。

(一一二) 和州志劉刊本遺書載，入外編，凡三卷，永清縣志劉刊本亦入外編，凡十卷。浙局本皆不載。

(一一三) 今通行本文史通義外篇有壽志人物表例議掌故例議各三篇。

(一一四) 劉刊本遺書有天門縣志藝文五行學校攷序三篇。(卷十五)

- (一一五) 方志辯體(遺書卷十四)
- (一一六) 方志立三書議(同上)又參看爲舉制府擬進湖北三書序(文史通義補編，靈翰閣本)
- (一一七) 州縣立志科議(遺書卷十四)又參看與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同卷十五)
- (一一八) 記與甄東志論修志
- (一一九) 與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 (一二〇) 文史通義內篇說林
- (一二一) 又與周永清論文(遺書卷九)
- (一二二) 梁啓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第八章方志學(東方雜誌廿一卷十七號)
- (一二三) 語見劉承幹輯印章氏遺書序
- (一二四)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 (一二五) 與朱少白論文書(遺書卷二十九)
- (一二六) 答沈楓堦論學(同上)

八 邵二雲之史學

章實齋孤高自許，與世多忤。並時學者如戴東原錢竹汀輩，雖頗與往還，顧不甚重其學。傾服其言者，則又非彼所重。文人才士，更多遭其譏斥。朋輩之中，生長同郡年序相若而又志同道合契密無間者，殆無過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字與桐，學者亦稱南江先生）二雲少實齋五歲，長而相交甚契，「愛若弟兄」，「論史契合隱微」。（二二七）每見實齋之作，「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二二七）實齋傲岸不輕許可，而於二雲亦推重有加，稱其「才高嗜博」，「於學無所不通」，而又「著書有宗旨」。二雲既死，實齋亦垂垂就衰，爲文哭之曰：「嗟呼！吳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二二七）觀夫實齋之言，而二雲之深於史學可知也。

邵念魯史學溯略——邵二雲之家學淵源 實齋與二雲之相得，固由於志同道合。而二雲之從祖念魯，實齋推尊備至，殆亦爲二君特相引契之一因。實齋從大興朱笥河（筠）治文學，未嘗別事名師，然其一生治學所私淑宗仰者，得力於邵念魯者爲最多。其推尊念魯，至謂「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

若是之立言者。」(二二八)又以全謝山詆毀念魯，極爲不平。稱念魯之文謹嚴雄健，旨趣在子史之間，爲五百年來所僅見，遠勝謝山之蕪累漫衍。(二二九)而其自述學術淵源，且明言「吾實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自其祖父深愛念魯之學，因「定所趨向，」故「根抵出於邵氏」。(二二八)以不輕稱許之章氏，而推尊念魯如此，則念魯造詣之深，從可知矣。

邵念魯(一六四八——一七二一年即清順治五年至康熙五十年)爲清初浙東王學之大師。昔陽明之教，傳於江右者極盛。然姚江故鄉，則自錢緒山(名德洪，陽明大弟子)以降，亦代有傳人。緒山傳沈求如，(國模)創立姚江書院。求如弟子，邵魯公(名曾可)與韓遺韓(名孔當)最著。其時梨洲倡證人學會，與邵韓之宗沈氏者，趨向有殊，而並爲浙東王學之大宗。邵念魯爲曾可之孫，出韓氏之門下，而其治學並宗述蕺山，(與李恕谷書，嘗稱於明儒心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作劉子傳，盛稱其學。以爲蕺山言慎獨不言良知，祇以矯王學末流之弊，實則會通朱王，使陽明之學得之益彰，且稱爲「集宋明理學諸儒之成」云。參考思復堂集答李恕谷書蕺山劉子傳及侯毛西河先生書)又問業于梨洲。嘗以「讀史百則」呈正梨洲，梨洲授以所著行朝錄。(二三〇)故念魯主講姚江書院十七年，就理學言，固可爲餘姚王學之後

勁，然其研史學，實出梨洲之教，篤稱蕺山，亦與梨洲有默契。其後念魯於王劉二子及門人既爲文傳其學，尤好表章忠烈，以補益前代之文獻。所著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知錄，既隱寓民族之痛；而東南紀事二書，紀閩浙滇桂匡復之事，尤有補於南明之史料。（思復堂集中尤多明人傳記。）祇以窮老海濱，聞見未廣，（東南西南紀事二書所紀，多聞之梨洲）所紀或有疏舛。然其徵存國史之志，以史明道之心，不惟有得梨洲之教，且下啓章實齋邵二雲之史學。則念魯固非僅姚江理學之宗師，要亦浙東史學之一大儒也。（二三一）

（本文於念魯之學本擬自成一節，以其學更著於性理，且又限於篇幅，故於述邵二雲史學之中，溯述其略如此）

邵二雲學術之淵源 二雲爲念魯之從孫，從山陰劉文蔚遊，夙聞姚江梨洲之教。由其家傳鄉習，自幼卽浸漬於浙東之學風。篤治經學，尤沈潛諸史。與章實齋生同郡，相交甚契，得其鼓勵討論之益頗多。既成進士，會四庫開館，（一七七三年卽乾隆三十八年）與戴東原等並應徵任編校。於是肆窺中祕，所學益浩涵無際。二雲殫精博聞，於經注多所致力。其爾雅正義一書，時推獨步。然其一生功力所萃，尤著於史學。（二三二）

邵二雲與宋史 元人所修三史，（宋史遼史金史）於諸史中最遭訾議。惟金史因官修之舊，且金代文獻流傳又較備，故差較優勝。遼歷祚既暫，地又偏越，在國史中不甚重要。獨兩宋歷年三百，（九六〇——一二七九年）繫中國文物之重，而宋史之修，草率成於衆手。北宋已病冗蕪，南宋之記載可議尤多。明季有湯顯祖氏（玉茗）曾新草體例，清潘昭度得其例而擴充之，將成書而不傳。其他如柯氏（維騏）之新編，邵氏（經邦，遠平之高祖）宏簡錄，雖各有所成，要猶無當大體。四庫開館以後，二雲編校之中，於諸史皆撰提要，考其編撰，論其得失，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二三三）其時論者多議元人三史之榛蕪，而宋史關係尤重，措力尤難，二雲遂慨然有志斯業。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得間屢為學者言之。（二二七）腹藏筆劄，已具大體。識者皆以為其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實齋亦勉之「以班馬之業，明程朱之道。」惜二雲在京，官程私課，分功已多。又以「京師困於應酬」，（二三四）「客中書少，未遑屬筆。」（二三五）晚年又體羸多病，以致久久未有成。雖實齋督責有加，望其「伏篋於經摺傳單之間」，（二三四）然已逆知其「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為之未必遽成」。是後四年，遂賈志以歿。（二三六）「以數百年間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復得

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一二七）顧宋史大業，雖未獲成，而草創之 已有可觀。二雲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粗疏荒謬。北宋猶賴有王稱之東都事略，足以參訂。南宋文獻之整理，尤不容緩。因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諸人之書，及宋人筆記，輯成「南都事略」，詞簡事增，惜猶未竟其全功。（見章氏邵與桐別傳貽選跋，參看王昶之墓表）畢秋帆之督鄂，嘗以二十年之力，屬幕客總宋元通鑑，大率就徐健庵（乾學）本稍爲損益，畢未愜心，乃屬二雲訂正。二雲爲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迴出諸家續鑑之上，而於宋史復有整理之功。（一三七）惟今通行本之續通鑑二百二十卷，是否卽二雲改定本，猶爲疑問。（一三七乙）二雲以緒餘稍有事於宋史，其所成已卓然可稱如此。向使假以歲月，成其「宋志」，（一三八）必且爲兩宋三百年文化放一殊彩。彼其自述作宋史之宗旨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罅豆萬鍾之擇，本心旣失，其他又何議焉？」（一二七）蓋乾嘉之際，漢學風靡一時，其弊流於支離，甚且肆意排詆宋學。二雲雖旁通訓詁名物，然私淑浙東三先生之教，尤兢兢於立身制行之間。觀茲所言，則知彼之有志宋史，固有繫乎

世道人心之重，非徒空言著述。二雲深契實齋專家宗旨之論，而實齋亦期待有加，誠以「以史明道」，二君同持此旨。顧二雲之宋史既未成，而實齋「以意爲之略」或自撰「同工異曲」之宋史，（二三六）亦終成空言。迄今百餘年，猶未聞有學者本此志以紹成二君未竟之業者。則章邵二君之未能成其宋史之業，又豈僅史學之不幸已也？

邵二雲與舊五代史 五代歷時僅五六十年，然上承唐季藩鎮分裂之局，下啓兩宋外族侵陵之漸，在國史上實自佔重要。唐初薛居正氏奉詔修撰五代史百五十卷，僅踰年而成。（二三九）雖成書太速，剪裁庸有未審；然取材實錄，言多覈實。其後宋歐陽修氏以薛史「煩猥失實」，重加修定，爲五代史記七十四卷。修竣後，朝廷取付監刊。（二三九乙）修以一代文家，其書已足爲矜好文采者所推重；而其以正統之觀念，重褒貶之義例，尤能博「師法春秋」之美名。（二四〇）以此二因，舊五代史（因有歐史稱新史，薛史遂號舊史）遂漸爲學人所輕，浸假且不得列於學官。迄於金初，卒遭廢削。（二四一）元明之間，罕聞此書。明成祖導揚文教，詔修永樂大典，（事在二四〇三——七年，即永樂元年五年）其體例既爲「因韻求字，因字考事」，於是文淵閣所藏舊五代史，雖在輯存之列，竟歸割裂分纂。自是以迄清初，

薛史重歸湮沒。及乾隆間四庫開館，（一七七三——一七八二）二雲與周永年戴東原同被徵。二雲博洽羣史，卓具史識，既與同官討論諸史得失，分別撰爲提要。而於久被學者所輕已遭散佚之舊五代史，竟籍永樂大典之遺文，而成其輯集之業。

二雲之從事輯集薛史，大抵「就玉海以辨其篇第，就大典以輯其遺文」。因大典中原文之有「事見某書」，則按代分編，以復其舊。因大典中之有缺文，則采冊府元龜，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北夢瑣言等書，以補其闕。又爲分行注明其出處，以與大典原文相分別。至大典所載字句脫落音義舛誤者，則又引前代徵引薛史之書，參互校訂，間或搜及五代碑碣之存者，以資參校。然後「查萃編次」，求其近是。（二四三）其用力之勤苦，至可欽異。彼以爲薛史「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然不幸「隱沒不彰」。（二四三）今劉昫之唐書，既賴清廷表章而擬列於正史。（二四四）則薛氏書自亦當復其舊觀，爲治史者之取資。誠以薛史之體例與文字，固多可議。然時近則見聞較切，取材又較豐備。蓋「居正等奉詔撰述，其時秉筆之士，尙多逮事五代。（案居正亦曾仕晉周）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實，往往以此書見長」。且歐史諸志多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上承唐

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於文獻」。(一四三)至於歐陽氏之新五代史，前人推重者多，而其缺點則朱熹陳思道李心傳吳縝諸人各有指摘。二雲洞考得失，所言更別有深識，其評歐氏「取材之未當」，「書法之未審」，「掌故之未備」數點，皆語必徵實，有如法官定讞。(一四五)觀其言曰：「舊史但據實錄，排纂事蹟，無波瀾意度之可觀。而修則筆墨排騁，推論興亡之迹，故讀之感慨有餘情」。(一四五)寥寥數語，而新舊五代史之得失及新史所以掩沒舊史之故，大略可覩，非讀史有深識者，庸能語於此耶？

四庫成書之時，明史因前代之業，已修成付刊，而二雲與同官所輯之舊五代史，遂與舊唐書及明史並增入於廿一史，而有二十四史之名。於是數百年湮沒之作，得以重見天日，列於史部，嘉惠學林，誠史學界之休也。惜輯成之作，於薛史號稱得其「什八九」，究非薛氏原書。最近出版界徵募薛史原本，向使果有藏書家抱此真璧，出諸祕閣，公之於世，以補二雲未逮之志，洵足與前儒蒐輯之業，相得而益彰矣。(一四六)

爾雅正義及其他 二雲爲學之精神，雖默契宋儒，而其功力所至，亦復媲美漢詁。嘗有感朱笥河(筠)之言，成爾雅正義一書，「功賅而力勤，識清而裁密」，章實齋推爲「不朽」

之作。(二四七)爾雅一書，「著天地萬物之情，廣宣教明化之用」。(二四八)而自郭(璞，晉人)注以後，惟有邢(昺，宋初人)疏。(此外孫炎高踵二家皆不傳)邢疏多襲毛詩正義，南宋時學者已多致不滿。二雲於是仍疏郭注，於經文訛者則據唐石經及宋槧，詳爲增校。又博采齊魯韓詩馬鄭易註書註及諸經舊說佚注，更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一以「存古義，廣古訓，存古音」爲歸。(二四八)殫思十年，凡三四易稿乃定。其後約四十年，郝懿行著爾雅義疏，雖略有補苴，而大半因襲邢說，於義例初無發明。此外穀梁一傳，清儒治之者亦稀。二雲著穀梁正義，(二四九)亦頗有新解。孟子與韓詩內傳，二雲並有新作。(二五〇)二雲之治爾雅，其功力似在小學，然所取方法，如以經證經，會通註疏異同，實驗名物形狀，不惟史家應循之大道，抑又默契浙東先哲之傳。觀其自述著爾雅正義之苦心，謂「不難博證，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二五一)夫博洽而能約取，正史家斷裁之要旨，實齋所謂專家著述之所貴者也。

二雲遠追黃萬之教，亦好治晚明文獻。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王魯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惜未有專著傳世。蓋故國之思，黍離之痛，弈代猶未泯矣。

要之，二雲之治史學，其特識立斷，似非實齋之儔；然其博洽淵深，抑遠過之。故實齋雖常責其致力於「自得於言」，「立言宗旨」，然於其博綜與用力之勤，則稱其「十倍」於已。（二五三）夫以博綜如二雲，深思如實齋，百世不易得之史家也。幸而得之，而又遭逢同時，切磋相得；乃卒不能討論編定一史，或各成一代之史，以昭其治史之義例，而資後學之研討。人事牽率，使學者不能盡其懷抱，往往而然，又不僅二君然矣。

二雲既歿，（一七九六年即嘉慶元年）又五年而實齋亦逝世。（一八〇一年即嘉慶六年）大師凋謝，甬紹間之史學似就式微。顧浙東學脈之餘風流韻，猶未盡沫。定海黃倣居先生父子挺生海隅，篤學躬行。雖淵承稍遠，學風略異，然就史學而論，則二公對古史之裁成名著，猶隱然紹黃萬以來之遺緒焉。實齋歿時，倣居先生已十三歲，又二十七年而玄同先生生。

（註一二七）並見章學誠御與桐別傳（劉刊遺書卷十八）章氏於二雲推許有加，散見諸文。彼長於二雲五歲，而與人書常稱爲邵先生，其尊豈可想見。

(一二八) 唯見章學誠示子書，見劉刊本章氏遺書

(一二九) 又邵與桐別傳，章階選之跋。并參考朱笥河集邵念魯先生墓表，按全謝山於念魯頗加譏評，謂爲「學究固陋」(見鮫埼亭集諸生問思復學集帖)實齋極爲不平，以爲全氏入窺中祕，而念魯則苦於見聞難周，不能苛論。若論文字則全氏蕪墨複疊，而念魯則清潔雄健，「經緯成一家言」，「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云。

(一三〇) 見思復堂集謝陳執齋先生書及黃文學先生傳。

(一三一) 邵念魯生世著作與其學說，作者甚多。有萬經之邵念魯先生墓志銘及本傳、梁翔麟之誌銘，邵國麟之本傳，陶思淵之墓表，後作者有朱筠之墓表，及其從孫晉涵之行狀，皆可參考。王揆之思復堂文集序，及俞公廕紹興府志中本傳，亦別有論述。近人姚名達氏編邵念魯年譜，博稽羣書，考訂精審，萃念魯學行之精英，亦爲年譜之佳本(商務書館本)其於實齋學說得之念魯之旨要，並有發前人所未言者。

(一三二) 二雲生世，茲不具詳。章氏別傳外，并參考王昶邵晉涵墓表，錢大昕邵君墓誌銘，洪亮吉邵學士家傳，及江藩漢學師承記。近人餘姚黃子亭君，(雲眉)新撰邵南江年譜，將由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

(一三三) 見四庫全書提要(史部)，亦見南江文鈔卷三，惟其間頗有同異。

(一三四) 並見與邵二雲論學(章氏遺書卷九)

(一三五) 見南江文鈔卷三與程魚門書

(一三六)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同上)——章氏作此信時，在乾隆五十七年，時二雲已五十歲；至嘉慶元年二雲年五十四卒。

(一三七) 參看章學誠代畢制府致錢大昕論續通鑑書

(一三七乙) 章實齋所作邵與桐傳，稱畢家所刻續鑑，爲賓客初定本，二雲稿則以畢家籍沒不可訪。實齋子貽選出二雲門下，跋此文，亦謂殘稿當存邵氏。近人胡適之考續鑑付刊之年，謂此言不甚確，且疑今本或即二雲定本。(見胡氏章實齋年譜，頁六三——六四)然就諸家之言推之，則今本即非賓客之初稿，要亦已多失二雲之面目也。

(一三八) 二雲欲自作一史，稱「宋志」而不稱宋史，自具微意。略有草創，與南都事略俱爲參差未定之稿。語本邵與桐別傳貽選跋。

(一三九) 宋史薛居正傳載修五代史在開寶五六年間。據王應麟玉海則在開寶六七年間。(即九七三——九七四年)

(一三九乙) 語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一四〇) 通考引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故褒貶謹嚴。」陳師錫序亦云然。參考

陳登元舊五代史之冥求。

(一四一) 金史卷十二章宗紀

(一四二) 參考黃震眉都南江年譜

(一四三) 語本舊五代史提要(四庫總目提要四十六)

(一四四) 宋祁與歐陽修合撰唐書，稱新唐書，與於十七史之列。劉勰之舊唐書雖以此見續，但仍通行未遷沒

(一四五) 南江文鈔卷三「新五代史記提要」

(一四六) 參看商務印書館藏書部原本啓

關於五代史之沿革及薛史遷沒之經過與其短長，友人陳登元君有薛氏舊五代史之冥求一文(東方雜誌二十七卷十四號)考訂甚詳，可參攷。本文本段徵引亦有間接採取。

(一四七) 與邵二雲論學(劉刊本章氏遺書卷九)

(一四八) 爾雅正義自序(二雲文鈔卷五)

(一四九) 殷梁正義書名據錢大昕之墓志銘，據洪亮吉所作家傳，則作「殷梁古注」。其後梅植之有殷梁集解正義，未成書。

(一五〇) 二雲著作，又有孟子述義，韓詩內傳攷，皇朝監述錄，輶軒日記等，其文字見南江詩文鈔，惟今通行本所收多未全云。

(二五一) 見章氏遺書都與桐別傳中章貽選跋文。

(二五二) 又與邵二雲論學

九 定海黃氏父子對古史之貢獻

昔南都匡復之師既敗，梨洲先生孤憤所激，與張蒼水張名振等從魯王監國於舟山。一時士民感奮，從王如歸。於是舟山以彈丸小島，繫殘明一綫之緒。及至清兵進敗義師，而魯王妃嬪大臣及士民男女慷慨殉難者一萬八千餘人。殺身成仁，視死如歸。迄於今定海北郊之坡，壘壘然墳起者，皆吾浙東義烈英魂之所寄也。其後梨洲退隱，講學著述，甬紹之士承其風者，類能砥礪氣節，發其故國之思於治史，而定海獨稀知名之士。然而義烈所昭，士多忠介自好。迄於道咸以後，而黃氏父子治學篤行，隱然若承浙東史學之墜緒焉。

黃傲居先生(式三，字薇香)通貫羣籍，持躬尤嚴。嘗應試喪母，遂不再赴。讀書著述，從學者多所造就。(二五三)有子三人，而玄同先生(名以周，亦號傲季)世其學。玄同沈漬父教，力學不求仕達，惟歷任教職，所至以訓迪後進爲急。(曾任遂昌於潛分水訓導，賜內

開中書，補處州教授，不就。甯波知府宗湘文（源瀚）創辦志書院，延先生主經學科，清季吾鄉人士，能於科第帖括之外，稍稍歸於醇實者，多出先生之教。先是瑞安黃漱蘭（體芳）督學江南，建南菁講舍於江陰，先生又應主講之聘，一時江南俊彥，多出其門。（二五四）蓋其於後學造就之廣，並世大儒罕其匹也。（一五五）

自阮芸臺督學浙江，旋任巡撫，倡導漢學，浙人士聞風興起，從事訓詁攷訂之業者日衆。而瑞安孫仲容（詒讓）德清俞曲園（樾）定海黃玄同（以周）尤著稱於清季。故定海黃氏之學，已近於考證學風之流裔，而與浙東傳統學風略異。然黃氏父子雖以治經稱，猶好以經明史。而踐履之篤，以及破除門戶之精神，復多與浙東前儒相默契。鄉習濡染，隱然可跡。儼居尋繹古史之闕略者，輯成周季編略一書。至玄同益肆力三禮，成禮書通故，三代典章制度，得以大明。僅就此二書以言，則定海黃氏之學，猶不失浙東學術特著於史之特色也。

（茲篇第述史學，故於黃氏之學之著於經者，概從闕略。）

黃儼居之周季編略 昔顧亭林先生嘗慨然於周季史事之散佚，謂自左傳紀載終結之年，以迄於列國初稱王，「凡一百三十三年，（案指周貞定王二年至顯王三十五年，即西元

前四六七——三三四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一五六）蓋戰國前期史蹟之闕昧不明，治史者殆莫不與亭林有同感。即自六國稱王以迄於秦之統一，紀載之書，如戰國策則以縱橫相尙，玩文失真，（二五七）諸子則寓言增益，難以徵信。史記追述，既采掇未純；說苑新序，復事蹟悠謬。即通鑑立言謹嚴，亦未能裁正百家之言，考定紀載之異。（一五八）自後史家，稀復致力以彌此憾。清人惟林春溥（名鑑塘，嘉道間人）作戰國紀年六卷，未能賅備，其他更無聞矣。

倣居既竺志羣經，益出其緒餘以整理前聞。病戰國迄秦史無專籍，爲治史者之大憾，乃以國策史記周秦諸子爲主，補以竹書紀年水經注，參以通鑑大事記，稽其事實，考其年次，成周季編略九卷。其間或辨謬訛，（如智伯圍晉陽舊云一年，當作三年，樂毅徇齊七十二城舊云六月當作五年）或別同異，（如通鑑與稽古錄異，呂氏大事記與解題異）大抵皆推考校證，以求其是。論者稱其「分若列眉，合如貫串，去取不苟，史家僅見之作。」（二五九）顧倣居自述作書之宗旨則曰「網羅放失之義，搜尋遺逸之事，使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遺留於六百載之後」。（二六〇）則其孜孜考訂，固不僅在闡明前聞而已矣。

傲居之讀史，不苛論人品，務先精考事實，以定事之得失，而後人之明闇自分，治亂亦因之以見。(二六一)惟其注意治亂，故於史尤好究典章制度之因革得失。嘗謂不讀文獻通考，無以論史。其賦役學校市糴封建諸考，於馬氏原作多所補正。此外於漢以後之史事，間有論述之作。(二六二)其治經著作甚多，至如稱三傳足以補益春秋，及以人事釋周易，尤可見其以史證經即經明史之宗旨焉。(二六三)

黃玄同之禮書通故 傲居治經，於三禮已多所致力。凡封建井田兵賦禘郊宗廟學校明堂宗法諸端，皆有所釐正而於國學明堂，尤有創見，劉星若稱爲不朽之言。功力未盡，則益教子治禮，期昌其學。玄同七歲即讀禮記，旋習士禮周官，其後肆力研求，裁成巨著，蓋得於過庭之訓者多也。

浙東萬氏兄弟之禮學，融貫博洽，卓著家學。充宗以經解經，於禮最斐然有成。季野雖以史學知名，而徐健庵(乾學)之讀禮通考，既全出其手，秦味經(蕙田)之五禮通考，論者亦疑爲有所因於萬氏。此其綜貫諸禮之名著，洵足與充宗相得益彰。(詳本文第五節)迄於乾嘉

之世，治三禮之學者各有專家。如惠士奇禮說，金榜禮箋，金鶚求古錄禮說，凌廷堪禮經釋例等，皆各有所造。江永段玉裁任大椿杭世駿盧文昭等，並有著述。而惠棟戴震治學，亦旁及於禮。迄於同光之間，則孫詒讓之於周禮，（著周禮正義）尤有集成之稱。（孫氏與玄同並世，瑞安人。瑞安亦浙東地，然在清代稀著學之士，孫氏專力考證，學風尤殊。）玄同既承父教，復遠追鄉先哲之緒，近採乾嘉諸儒之說，遂得蒼萃羣籍，折衷衆說，以竟其集成之功。先後十九年，裁定禮書通故一百卷。自謂「按文究例」「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惟求其是，（一六四）俞曲園嘗病五禮通考「按而不斷，無所折衷」，而於通故則稱其「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足以「窺見先生制度之潭奧」。（一六五）章太炎稱是書「與杜氏通典比隆，而校覈異義過之」。（一六六）蓋其爲集歷代禮學大成之著作，論學者翕然無間言矣。

禮書通故博綜三禮，立目五十，其中有駁正鄭義者，有申述鄭義者。整齊發明之功，不易備舉。大抵前代學者以經治禮，往往困於訓詁名物之間。玄同治諸禮於一爐，以性質別門類，考覈異同，勇於立斷。（此與五禮通考不參主見者適相反）蓋諸禮所載，最足考古人政制及生活之狀況，得玄同釐定此書，不啻於三代之社會史文化史，整輯而成一有系統而豐富之

史料。謂爲黃氏對史學之一大貢獻，無不可也。

抑玄同之治禮學，固不僅拘拘於名物考訂之間，而更自有深旨，彼之言曰：「聖門之學重約禮，禮者理也，……即天理之秩然者也。……故考禮之學，即窮理之學也。」（二六七）昔王陽明答門人問：謂「禮卽理字」。（二六八）顧亭林亦謂經學卽理學。做居承之，乃謂「禮別仁義，明是非，卽爲理」。（二六九）玄同秉此遺旨，尤多闡發。於「禮爲忠信之薄」之謬說，深加詆訶。且謂學者治經，先須博文，又必約之以禮。凡文章經濟義理，莫不當以禮爲權衡。（二七〇）其或「外禮而內德性，所尊或入於虛無。去禮而道問學，所道或流於支離」。（崇禮說）破朱陸門戶攻訐之習，而折衷於禮。於後儒輕禮學之流弊，深致感慨，以爲「學術不明，治術因之亦敝。」（二七一）循此所論，則知玄同之治禮，固不僅彰明古制，而尤有所志於人倫治術之重。充其志量，殆將以漢學之方法，勵宋儒之躬行。其持平折衷，不以博學而忽躬行，固可謂契合浙東學者之遺教。而黃氏父子治經之有異於但聘訓詁考證之精博者，亦從可知矣。

玄同於歷代史亦多所考訂，有補於錢竹汀（大昕）王西莊（鳴盛）之作。史說略（二七二）諸篇

皆博采古籍，考覈精詳，而於漢代制度復多發明。論秦漢唐宋田制異同，尤爲洞明得失，有裨治道。又嘗稱史表足以「省紀傳之文」(二七三)其禮書通故書中更備載圖表，抑又秉鄭漁仲章實齋重史表之遺旨而昌大之者也。

玄同考訂輯集之業，經學之外，更有造於宋史者，厥爲校補續資治通鑑長編一事。以其爲衆人所共輯，故述學之士鮮爲稱道。續通鑑長編(宋李文簡著)一書，久乏足本，惟楊仲良之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多爲長編所佚，足補其闕。朱竹垞(彝尊)嘗發此意，而未遑從事。四庫全書之修，曾從永樂大典以輯補此書，顧仍未能全。光緒中，瀏陽譚文卿刻長編於浙江書局，始延多士取楊書以補長編。時玄同在局襄校，首任其事，大要以楊書爲主，并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錄，靖康要錄等書，與局中諸君相參訂，竭二年之力而成。數百年闕佚之史籍，雖不能復原作之舊，要已差有完本，(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則玄同主持輯補之力爲多也。(一七四)

玄同以光緒二十五年歿，(一八九九年)其時寧波開港已五十餘年，後起之士從事懋遷者日衆，而四明學風，遂浸趨衰頹。迄今甬紹名師宿儒，猶多致力史乘，默契遺風。然士趨實

利，俗尚浮巧，學術頹敝，風教陵夷。黃萬以來講學論道之盛，蓋渺乎不可復追矣。

(註一五三) 敵居一生事蹟，參看黃以周先考明經公言行略，譚廷獻黃式三先生傳，及補黃先生傳。

(一五四) 經笈珊先生(荃孫)稱玄同著錄弟子千餘人。其著稱者，慈谿馮一梅，林頤山，丹徒陳慶年，元和曹元弼，通州王兆芳，尤親。近人如唐蔚芝(文治)吳稚暉諸先生，亦曾在南菁從玄同學。

(一五五) 玄同行狀，參看經荃孫黃以周先生傳，王兆芳黃先生行狀，及章炳麟黃先生傳。玄同有子六，敵孫(家岱)能世其學而早夭，遺作附父集中。

(一五六)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

(一五七) 陸清獻公(隴其)謂國策文字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因著戰國策去疑一書。實則壞心術猶爲萬行之士之論，國策之大病，凡在弄文夸智因而喪事實之真耳。

(一五八) 語本譚獻周季編略序(復堂類稿卷一)

(一五九) 方雲齋語

(一六〇) 周季編略凡例

(一六一) 語本黃以周先考言行略經濟略引

(一六二) 有讀漢諸侯王表，讀蜀志諸葛亮傳，吳志周瑜傳，宋史元昊事始末等篇。

(一六三) 敵居著作，晚年其門弟子及諸子輩輯成十略，自周季編略外，有易釋，書啓蒙，詩叢說，序說通，詩傳箋考，春秋釋，論語後案，廣韻部略，切音考略，音攝考略，及敵居文集等。晚年又輯經外緒書。(刊本亦作黃氏塾課)參見黃以周先考言行略。

(一六四) 參看禮書通故自序

(一六五) 俞樾禮書通故序

(一六六) 見章炳麟黃先生傳

(一六七) 黃以周曾子約禮說(見敵季雜著五種卷一)

(一六八) 王守仁傳習錄(答徐愛問)

(一六九) 黃式三約禮說

(一七〇) 黃以周南菁講舍論學記(敵季雜著，文鈔)

(一七一) 又顧子見大說(同上)

(一七二) 玄同之著作，自禮書通故外，有十翼後錄，書詩春秋內外傳，讀書小記(以上早年所著)子思子輯解，古文世本，黃帝內經素問集註，軍禮司馬法考徵，敵季雜著五種(即禮說，羣經說，史說略，子叙，文鈔)

(一七三) 見與沈九肅書(敵季雜著，文鈔)

(一七四) 本唐文治黃元同先生學案(見茹經堂文集，商務本清儒學術討論集第一集亦載此文)

十 浙東史學之特殊精神

浙東之學，自宋世著稱於性理，已多兼長史學，自成家風。迄於陽明開創宗派，浙東之學風復振。劉蕺山篤學危行，於王學有闡明矯弊之功。黃梨洲出劉蕺山之門，昌大其教，卓然可爲清史學開山之祖。萬季野紹述梨洲，尤有造於明史。全謝山私淑黃萬，於徵存宋明文獻，成就最卓。章邵二君同鄉切磋，並有造詣。二雲有志宋史，惜未成其業。章實齋論史學義例，尤多特識，出其緒餘，復有事於方志。黃氏父子興於海上，博學窮經，雖學風稍變，而仍有所造於史。前後二百餘年，(自梨洲之生迄玄同之死，凡二百八十九年)線索相承，隱然自成巨脈，源深流長，信非偶然而致者矣。觀夫諸先生之學，雖各成其至，而要以史學爲其中心。近人謂「清代史學，開拓於黃梨洲萬季野，而昌明於章實齋。」(一七四)則謂浙東史學爲清代史學之主幹，容非過言。而其間遺教繼承，鄉習薰染，卓然蔚爲風尚，往往有不期

然而然者。此種矯然特異之精神，爲諸儒之所同具，抑尤浙東史學之所以可稱，學者所宜反覆探究者也。大抵諸儒爲學，博涉而能返約；造詣有專長，立言有宗旨。博約之精神，此其一也。危言躬行，氣節凜然，不溺記誦而忽踐履，不矜文采而逞散恣，充其志量，抑將以史明道而勵行。躬行之精神，此其二也。不驚空言，貴在經世。治故聞而不忘知今，講道誼而歸本實用。經世之精神，此其三也。梨洲以勝國遺老，匡復無成，乃以故國之思，發之於治史。萬全諸氏，咸拳拳黍離之痛。嘉道以後，此風猶未能泯。民族思想之寓於史學，此其四也。朱陸異同之辨，相沿已久。漢宋門戶之爭，在清尤甚。而浙東學者，類能不落偏曲，求其會同，持平其間。此則豁然大公，無間門戶，尤爲浙東史學家之特長，此其五也。既次述諸儒之史學，更復尋繹料言，期以稍昭浙東史學特具之精神，以爲本文之殿。

(一)博約之精神 章實齋嘗言：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二七五)實則真正專家，亦往往始於博涉，然後擇其一以專焉。故浙東諸儒之學，其始亦莫不博大闡肆，然終能由博返約，自爲專家。梨洲之學，所涉至廣。自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外，更歸宿諸經，旁求九流百家，乃至天文歷算道藏佛藏，亦所究心。「於書無所不窺者」。(二七六)萬季野

博聞強識，尤長於史。「自兩漢以來數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處，洞然腹笥。於有明十五朝之實錄，幾能成誦。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卽詳述其曲折始終，若懸河之瀉」。(二七七)全謝山於先輩詩文集廣爲羅致，露纂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宋元學案之輯，自謂「搜尋不遺餘力」。(見上)章實齋謂「學未有不博而能約」，而以「博聞強識」爲儒者所有事。(二七八)其暢論著述之源流，非博涉羣書不達此。邵二雲之治學，實齋稱其「博綜十倍於己」。(二五二)而於史尤蘊蓄富有，融洽貫穿。黃氏父子爲學，受考證學風之影響，並以博雅見稱。傲居嘗謂學必積累，積累必由專勤。(二七九)窮居治學，垂老不釋卷。(二八〇)玄同學主於經，而史乘百家文章經濟乃至醫術五行，無不悉究。(二八一)是則浙東諸儒，匪不以博學稱也。惟諸儒之博學，初無泛濫支離之弊，而必濟之以約。梨洲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不精。定海黃氏父子，言博文必濟之以約禮。玄同之主講南菁，嘗取易靜專二字以訓諸生。以爲「人有終日讀書而掩卷輒忘者，病在不靜；有終身讀書白首不名一藝者，病在不專。靜則記性強，專則學術成。」(二八二)章實齋之論博約，尤爲深切著明，足以昭浙東諸先哲之精神。嘗謂「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至謂「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

醇固，」(二八三)寥寥數語，實足爲治學之圭臬。彼其貴專家之著述，尙立言之宗旨，要皆本于博而返約之旨。浙東學者以史學擅長者，大抵始於博涉，卒歸醇厚。專家之多，良由博而不雜，約而不漏而已。

(二)躬行之精神 自陽明倡知行合一之教，其門人率以踐履行誼相砥礪。蕺山以誠意慎獨爲學，持躬尤篤。梨洲承之，亦好以道誼詔學者。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其作明儒學案，期學者勿徒增見解，而作「切實工夫。」(並見上第三節)靈光巍然，舉世景仰。萬充宗剛毅好義，季野和易大雅，而皆砥礪名節，不徒以學見稱。季野之至京師，時論謂「聞先生之清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爲市者，必知所愧勵。」(二八四)實學亮節，可謂相得益彰。全謝山謹嚴自持，嘗謂「聖學可貴，在於躬行。」(二八五)其著宋元學案，諄諄以學者深思力行相期。邵念魯學宗王劉，尤謹踐履。嘗謂「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二八五乙)章實齋一生矯然不阿，坎坷不移其志。當舉世溺於名物考證之間，獨自任以世道人心之重，雖貶斥間或太激，而志行要足矯末俗。邵二雲雖歷經館閣，而不屈於權要。其自述著宋史之宗旨，兢兢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而着意於「本心」之挽救。(二八五丙)實齋深許其

言。則章邵引契之深，又不僅在切礎問學。而二君之並有志於宋史，殆將以宋儒立身持行之義，昭著於史以振勵風教也。定海黃氏父子，尤以德行風節相尚，純孝之德，三世比隆。儼居「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爲本。」（二八六）持躬之嚴，垂老彌篤。玄同恪承父教，非禮不動。於「禮即理」之旨，嘗反覆言之。又謂「藝與道不可分，藝無道其藝疏，道無藝其道虛。」（二八六乙）蓋自梨洲以降，浙東學者，大抵博學而輔以躬行，高風亮節，蔚爲風氣。昔實齋謂浙東學術，言性命者必究於史。（二七五）實則自兩宋以迄王劉之理學，固爲言性命而着基於史。若就梨洲以降之學者而言，實可謂「浙東治史學者，必歸宿於人倫德行。」史學理學，交相爲功。浙東史學之所以卓者，豈非以其不溺於記誦考訂之間，而有繫於人道之重歟？

（三）經世實用之精神 顧亭林一代大儒，而以經世之學推重梨洲。讀其明夷待訪錄，歎爲三代之治可復。（二八七）蓋梨洲雖以宗社淪亡，隱居不仕，而其志量所寄，固在乎治平之業。季野秉承師教，治史尤措意於治亂。每與人議論史事，颯發雲舉，凡古今之興衰消長，莫不抉其利弊，源其始終。方望溪稱其教人皆「有用之學。」邵念魯世稱其性理之學，然其

治平略之作，（共十二篇）旨在「令識時務者會心而自擇取之。」蓋「有意天下之事，」故所發多經世之論。其史略七篇，暢論明代政治之得失，尤足昭其經世之志。嘗謂「經史子集，淹貫惟今。……凡士習民風之大，並人心天理之微，要歸當事之施行，寧止書生之空論。」（二八八）此則梨洲所謂有用之學，不外此旨。邵二雲評當世人士之治史學，泛濫無所歸，而有「意於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其後定海黃氏竺志窮經，學風微異。然其論古徵今，亦復好言治亂得失。倣居生平論史，推重通考，而於王霸之略，復好論列。當世之務，籌之至審。嘗應聘佐軍幕，作「禦外寇議」，當事不信，其言果驗。（二八八乙）於海防之策，亦有陳說。「爲兵制十策，欸歎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不啻燭照數計，」（二八六）時人至歎爲萬世不易之良規，（二八九）則其博古知今之精神可想。玄同生當咸同之衰，而論時稀聞，豈以既不仕遠，非位不謀？然其一生著作，如史說略中論田制限田諸篇，於秦漢以來利弊得失，洞如觀火，實爲經世之作。嘗謂「由所辨驗諸身心，由所志見諸事業，道德經濟文章皆由此其選，」（二九〇）是則其精神所寄，與沈澗考證之學風，亦不可同日語矣。

章實齋際漢學極盛之會，獨以爲聖賢之學主於經世，卽性命亦不可空言。於經世實用之

旨，推闡尤爲詳盡著明。文史通義一書之中，不憚反覆言之；一則曰「學業將以經世也。」（二九二）再則曰「學術固期於經世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萬言而無用者矣。」（二九三）三則曰「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世典章以切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雖極精微，無當於實用也審矣。」（二九三）而於道不離器卽器明道之旨，言之尤反覆切至。（參見下文）本此旨以論史學，益明揭史學所以經世；以爲必明今務而切人事，方足與言史學。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知史學之齋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二九四）

夫治史學過重實用，固亦自有流弊，茲不具論。惟實齋目擊當時經師沈溺文士放恣之類風，感慨陳言，要爲箴時之論。實齋窮居無位，惟以著述授徒自見。然游蹤徧南北，於當代政治民生利病靡不究心。當和珅治罪之後，教亂已作，有「上執政論時務書」，極陳和珅用

事三十年來內治之腐敗，地方官所謂「設法」之流弊，以爲吏治與匪患實相爲呼吸。平匪治本之道，在乎整飭官方，查抄貪吏財產，以補虧空。又有三上韓城相公書，（一九五）亦暢論吏治之壞，與整飭之方，痛切陳言，情見乎詞。當道不能用其言，而教亂遂蔓延日滋，太平及捻亂繼之而作，清祚終不復振。故實齋雖不用於時，而於史學經世致用之旨，可謂闡發無遺。夫史事最足以考見興衰得失，故浙東治史者多有經世實用之精神；亦惟浙東學風之夙具此種特色，故其表見者乃獨著於史學也。

（四）民族思想之精神 明之亡也，江南義師四起，文人學者，往往忠憤內激，身與兵戎。及至兵敗勢去，或則慷慨授命，或則隱居不出。而浙東匡復之烈，亦爛然著於史冊。南都既陷，魯王監國於紹興，張國維督師江上，一時浙東志士，奮發從風，自甯紹以至台處，山寨相望，金華孫忠襄（嘉績）朱延之（大典）寧波錢忠介（肅樂）張蒼水（煌言）糾衆歸附，尤爲著稱。其後義師敗績，諸公先後殉難。而四明舟山一介之士臨節授命者，不可數計。義烈所詔，積爲風尚。而遺老大師，又復以表揚忠烈爲務。浙東之史學，遂矯然自染民族主義之色彩；蓋自梨洲而已然，奕禩猶不泯焉。

方兩浙之陷，劉蕺山絕粒正命，大節凜然，炳耀史冊。梨洲沈漬師訓，尤著忠義。甲申之變，策名波浪礪礪之上，竄足棒莽窮谷之中，糾合義士，乞師東土。逮魯王既敗，遜迹不出，矢志著述，屢徵不起。萬季野之北上，諄諄致勿上封策之戒。（一九六）而其銘張蒼水之墓，尤凜然有忠誠貫日之慨。

「吾心一日未死，吾力一絲未盡，終不可已。古今成敗利鈍已盡，而此不可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一九七）」

其紀明季實事，成行朝錄，則國史之志，隱然寓黍離之痛。讀其自序所言，感慨不盡。

「……中土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上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爲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一九八）

萬季野既聞師教，不求聞達。念國史之重，始出以布衣參史局。而既至京師，辭銜却俸，自署但曰布衣萬斯同。不食清祿，矢志不移。充宗嗜義若渴，痛心於張蒼水之死難，獨爲歸骨營葬於西湖。春秋野祭，不啻西臺之哭。忠義之風，可謂翕合無間。全謝山發憤史

學，而尤拳拳於搜討故國之遺音。於明季殉難諸公，大抵博訪史料，撰爲碑銘傳序，表彰不遺餘力。至今讀其遺文，猶令人感慨不盡。略錄粹言，莫不情溢乎辭。

鮑琦亭集雪交亭集序「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隳夷，而遺文與之俱歸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之所以累晷長歎而不能自已也。」（雪交亭集高泰初著，於崇禎殉國以後，分年爲紀。）（案原書無刻本，最近吾鄉有刻四明叢書之舉，聞將搜印此集）

又曉山墨陽集序「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冥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集爲董高士撰）

又中山張太傅祠堂碑「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又忠介錢公神道第二碑銘「浙東列郡並起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二九九）

毛西河（奇齡蕭山人。西河雖浙東產，但治考證，好博涉，近於浙西之學風）晚節不終，

婦事旃裘，謝山痛加貶斥。黃萬遺志，可謂得謝山而益彰。邵念魯生當季野並時，既問業梨洲，讀其行朝錄，益以徵存明季野史爲志。東南紀事西南紀事二書，分紀閩浙滇桂匡復之業。晚年編明遺民所知傳，尤拳拳於表章忠烈。思復堂集之精神，應與鮑琦亭集相並論。惟乾嘉以後，去明日遠，實齋二雲已並應科第。然實齋論史，於明季史事，猶寄故國之思。(三〇〇)二雲歷經館閣，終不屈於權貴。黃氏父子生嘉道以後，而其時風氣已移，科名甚盛。然傲居讀書家園，不求聞達。玄同所至講學，出仕亦限於訓導教授等官。是則孤介之節，猶可謂未泯浙東之遺風。迄於清季，浙東士子聞革命之義而奮起者，猶多冥契先儒之教。夫明季之忠義，初不僅忠於一朝一姓之事，而實爲吾漢族強毅之民族精神所表見。中山先生之倡革命，期期以「恢復民族精神」勸國人。浙東之史學，諸先哲忠義之氣所寄者，吾卓特之民族精神寓焉。處今五族融合，吾人無用復存滿漢之畛域。惟吾族國步方艱，而士習日墜，則先哲之風，正足以振拔末俗。今之人講習其學，固將策勵志節，以有裨於當世。梨洲先生所謂「徒增見解」而當求其「用得着」者，庸非學者所宜深思力行者歟？

(五)不立門戶與大公之精神 浙東史學之尤卓特可稱者，更在其豁然大公之精神。朱陸

之辨，久成學術界一不可解之公案。姚江設教以後，論者又好以陸王與程朱對舉。淺學之徒，往往守其拘曲，交相攻訐。浙東諸儒，大抵能會同朱陸，不失偏曲，此其一也。漢儒工於治經，宋儒則多講天人性命之道，各以其時而異，學者尤宜並為師法。而清代漢宋門戶之爭，與時推演，至乾嘉以後而尤甚。浙東學者率能持平於漢宋之間，剖析得失，而並容其長，此其二也。夫學術大公，原無畛域。清代碩學大師，類能絕黨同伐異之習，具博大公正之精神。惟浙東學者，自梨洲以迄定海黃氏，皆能具此特色，前後無間，此其所以能自成卓特之學風也。

會同朱陸 朱陸異同之辨，始於鵝湖之會。(二〇二)門徒相承，愈演愈歧。草廬(吳澄)師山(鄭玉)之調停，適見治絲益棼。陽明昌良知之說，清人以爲多發象山之教，遂相沿以陸王並稱，以與程朱相對舉。實則陽明窮覽晦庵之言，嘗自謂其說不異於朱子晚年之論。(二〇三)又屢戒其弟子去黨同伐異之習。(二〇四)故於朱陸交詆之中，自有其不偏之精神。劉蕺山學出許敬庵，宗程朱之教，而私淑姚江，亦有得於陸學。觀其於王學流弊，既不辭指譎，而其合理氣之分，又顯與朱子不同。蓋蒼萃衆長，自成其說。因弊補偏，更無朱陸門戶之見。黃梨

洲嘗謂非尊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三〇五)又曰「陸學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工於學古篤行；朱子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於反身修德。特以示學之入門，各有先後，此其所以異耳。」蓋德性問學本未嘗分，尤爲探本尋源之論。全謝山以爲躬行之學，後人要宜采醇去疵；其會通朱陸之旨，足爲後學之法式。

「夫聖學莫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略其疵，斯真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嘵嘵然逞其輸攻墨守之長，是特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即使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二〇六)

其撰宋元學案，蒼萃各派學說，無所偏廢，不事抑揚。論者以破除師心，爲是書之一特色。邵念魯爲陽明四傳弟子，又好宗述蕺山，以推宏王學爲己任。然於朱子之學，亦備加推重，豁然無門戶之習。嘗謂陽明致良知之旨，無殊朱子存心致知之教。(二〇七)於當時學者，「近梨洲門庭者便謗晚邨，(呂留良，治程朱之學，當時宗程朱攻陸王者多附之)依晚邨門庭者專毀梨洲，且非毀陽明以和之」，念魯尤深非之。(二〇八)其論晦庵姚江殊塗同歸之理曰：

「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而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陸從朱，杳無定見，去聖愈遠」。「奏其譏評，用當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感慨之餘，深致詆訶。實則朱學王學既有會通之道，故以此澆風俗學，「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三〇九)且朱之與陸，亦自有共通之道，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彼嘗反覆言之，不幸後人宗陸者多誤於玄虛，宗朱者又多失之支離。故有「謂象山爲尊德性而墮於禪學之空虛，非尊聽性也。謂晦庵爲道問學而失於俗學之支離，非道問學也。」(三一〇)其主講姚江書院，嘗以掃除朱陸之辯之客氣，爲訓約之一端。所謂「師惟希望，何紛紛朱陸之異同，」(三一)固可謂念魯一生講學之宗旨矣。章實齋承浙東先哲之教，尤沈潛有得於念魯之說，其闢朱陸之同異，益爲深切詳盡。所作「朱陸」一文，暢乎言之。以爲「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皆多事也。」淺學無根之士，攻陸王者，初未嘗得朱子之近似。

「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爲偽朱也。」(二二二)

蓋實齋雖自以浙東之學上承王劉之緒，然於朱子亦力稱其「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而謂後人之攻朱者，慧有餘而識不足。其究則以折衷經傳着理於事物爲歸宿。(二二三)其於朱陸之本原及後人所標榜詆誹之論，洵能探其底蘊，洞若觀火。其後黃徹居篤治訓話，雖頗稱道朱子而非議陽明良知之說。(二二四)然博文約禮，以求是爲鵠，要不可與流俗持門戶者同日語。要而言之，朱陸並世大儒，原未嘗揚己誣人。象山嘗稱朱子爲「泰山喬嶽」，晦庵於治陸學者亦常加推許。(二二五)功力殊趨而有同異，原不害其會通互益之理。至若陽明一代大師，尤能洞貫兩公學說，各有所取。嘗謂「朱陸二賢，天資頗異，途徑微分，而同底於道則一」。又有言曰：

「君子之學，豈有心乎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其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

(三一五)

夫所謂無心同異，惟求其是，此真大儒推本之論。後之俗學，未審陽明之本旨，乃欲以攻程朱昌王學，幾何不轉爲陽明之罪人？然則浙東儒哲之能會同朱陸，殆真有得於姚江之教者矣。

會同漢宋 明季理學極盛，其末流之弊，則爲空疏玄談，甚或流於參禪。清初漸生反動，而顏（習齋）李（恕谷）諸子攻詆最烈。顧明清間大儒之治學，往往博洽閎肆，不限一端。梨洲承姚江之教，而矯王門之空疏，經學性理，並所殫心。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嘗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三一六）蓋其兼收並蓄，已具會通之精神。萬季野博聞強識，而史稱其清節，躬行之效，殆亦有得於宋儒之教。全謝山表章遺獻，於清初經師，宋代大儒，並爲重視。宋元學案一書，包納各派，不定一尊，漢宋門戶之見，更能破除無餘。至章實齋暢談學術消長得失，於宋學之流弊，既非其舍學問而空言性天，然於末學妄議程朱，亦備致不滿。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

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天性，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然風氣之盛，則村荒學究皆可抵掌而升講席，風氣之衰，雖朱程大賢猶見議於末學矣。……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二一七）

故於時流之溺於「疑積補苴」之學而不措意於心性踐履者，屢加譏斥。以爲「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以爲可盡天下之道者，無異坐井觀天。（二一八）於是衡量其間，於漢儒取其「記誦辭章，」於宋儒則稱道其「析理踐履，」而歸本於道不離器之大旨。灼見得失，舍短取長，洵爲學者至公之論。

「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章，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忌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而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

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三一九）蓋由彼之見，「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三二〇）故曰「即器而示之以道」。又曰「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三二一）浙東學者會通漢宋，破除門戶之精神，得章氏可謂闡發益彰矣。

考證之學，初盛於吳皖之間。阮芸臺任浙撫，倡導經學，浙人亦被其風。故就功力以言，則黃氏父子之學，為考證學風之餘裔，而有異於浙東之舊。故倣居引朱子之言，以為舍近求遠，不如漢儒尋求詰訓，猶遵大道。然其論經注之別擇，且直斥守一曲者為自便，開經學無門戶可言。

「專守漢學，可省讀漢以下之注。專守宋學，可省讀宋以上之書。意求自便，安有翼經之心？……且說經分門戶，朋黨所自開，後禍可畏」，「宗漢宗宋，經旨不求實是，此亦漢宋之佞臣而已」。（三二二）

嘗謂經注各有醇疵，祇須去疵存醇，以求翼經。而徐刻通志堂經解，專存宋學；阮刻皇清經解，專存漢學。實則「經無漢宋，曷爲學分漢宋？揆之於學，實所未安。讀經之法，公而已，誠而已」。(二二三)此其持平推本之論，並足爲治學者之宗式。玄同秉承家學，益引申其說。其在南菁講學，教弟子以博約之道，引前代之黨禍爲戒。以爲漢宋分爭之弊，尙不合於鄭朱，遑論孔孟？(二二四)至調停之說，或分或通，俱爲無當。必當取長補短，以求合於經傳，方非俗儒。

「今之調停漢宋者有二術，一曰兩通之，一曰兩分之。夫鄭朱之說，自有大相逕庭者，欲執此而通彼，腐儒不學之說也。鄭註之義理時有長於朱子，朱子之訓詁亦有勝於鄭君。必謂訓詁宗漢，義理宗漢，分爲兩戒，亦俗儒一孔之見也。學者各取其所長，互補其所短，以求合於經傳，此古所謂實事求是之學，與調停正相反」。(二二五)

又謂道與藝相濟而不可分，「藝無道其藝疏，道無藝其道虛」。(二二六)故德性之善，必須問學之助。(二二七)自言其志，以爲將「祛漢學之瑣碎，而取其大。絕宋學之空虛，而覈諸實」。(二二八)禮書通故之作，昭典章之大體，覈人倫之實際，可謂無愧此旨。蓋玄同於漢宋

分爭之流弊，知之甚詳，故其會同漢宋之精神，亦尤爲切實著明，承梨洲實齋之宗旨，而更爲推宏之。審是以言，則黃氏父子之學，固可謂無間浙東學者破除門戶之精神矣。

自梨洲一代大師，上承先哲遺教，爲學廣博，於史學尤足爲清代之鼻祖。自是以降，若萬季野之於明史，卻念魯全謝山之於文獻徵存，章實齋之於史學義例，邵二雲之於宋史，乃至定海黃傲居玄同父子之以禮學而治古史：莫不各成其至，蔚爲不朽之業。清代史學，有多方之成就，專家大師，可舉何限？惟此諸儒者，皆生於甬紹之間，師教鄉習，前後相承，並以史學著稱，歷二百餘年而勿替，此則在清代學術史之中，已屬不易數觀。而諸儒治學精神之所寄，如博約躬行，經世實用，民族思想，不立門戶，又復前後相應，蔚爲風氣，此則尤足令人景仰者也。夫博約以致知，躬行以立德，經世以致用。破除門戶，斯能見其大而會其通。而民族思想，又不僅在易代之忠節，而有繫乎道德之消長，民族之存亡。審斯以言，則近世浙東之學，固不僅有造於史學，而充其精神，抑更有裨於學者風氣之重矣。方今治史學者，或病瑣碎支離，或失空疏無本，或又師心自用，好逞臆說。浙東學者治史之精神，所足爲之補偏而矯弊者何限。而輒近一般學風之失墜，尤有江河日下之慨。更安得如諸大師者振

其木鐸，以稍挽此既倒之狂瀾？此則追尋遺教，故不禁令人興無限之感矣。

(註一七四) 梁任公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史學(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七號)

(一七五)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一七六) 全謝山歸琦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

(一七七) 黃百家萬季野先生墓誌銘

(一七八) 文史通義博約中

(一七九) 黃以周先考言行略

(一八〇) 求是室記有云，「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

(一八一) 繆荃孫黃以周先生傳

(一八二) 唐文治黃玄同先生學案(滄經堂文集)

(一八三) 文史通義博約中下

(一八四) 馮景遂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一八五) 歸琦亭集奉臨川先生帖子

(一八五乙) 邵廷采思復堂集姚江書院訓約。

- (一八五丙) 見章學誠邵與桐別傳之論辭
- (一八六) 補施華黃先生傳
- (一八六乙) 黃以周子敏於道不滯於形器(敵季雜著文鈔)
- (一八七) 顧亭林集與梨洲書
- (一八八)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復章明府啓。
- (一八八乙) 譚獻黃先生傳(按敵居言數年後必有大寇，後果有羅片之役)
- (一八九) 方雪齋語
- (一九〇) 黃以周離經辨志說(敵季雜著)
- (一九一) 文史通義天喻
- (一九二) 又說林
- (一九三) 又史釋
- (一九四) 又浙東學術
- (一九五) 上 政論時務書，上韓城相公書等，並見劉刊本章氏遺書卷二十九
- (一九六) 南雷詩集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
- (一九七) 南雷文定張燠言墓誌銘

(一九八) 又行朝錄自序

(一九九) 皆見鮑琦亭集

(二〇〇) 章氏遺書中如徐漢官學士傳，章恪菴遺書目錄序等篇，皆可徵其猶有宗國之思。

(二〇一) 黃以周定海試館碑記有云：「吾定海自康熙後，以樸學揭黜，文學日益盛，顧科名不甚顯。……今者氣運日開，甲乙科鯁僞煇耀。」就此以觀，可見清初定海學者多不屑異朝科名，及乾嘉以，後清廷籠絡士子之術日精，去明日遠，而種族之觀念日泯矣。

(二〇二) 宋孝宗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呂伯恭約陸象山及其季兄復齋與朱晦庵會於信州鵝湖寺論學，自是朱陸爲學之分野尤顯。

(二〇三) 王文成集朱子晚年定論序

(二〇四) 王陽明傳習錄答鄒謙之，又答友人問，

(二〇五) 南雷文定復秦靈岩書

(二〇六) 鮑琦亭集奉臨川先生帖子

(二〇七) 邵廷采思復堂集姚江書院傳

(二〇八) 又謝陳執齋先生書

(二〇九) 又答李恕谷書（原書論朱陸同異甚有見，可參考）

(三二〇) 又王子陽明先生傳(原文闕明王學，頗有特見)

(三二一) 復章明府啓。

(三二二) 皆見文史通義內篇「朱陸」

(三二三) 參考黃氏塾課經偶篇

(三二四) 晦庵曾語門人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見朱子語錄，又嘗稱沈定川爲「完人」，韓璘爲鄧尉，晦庵又告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其推重象山門人可見。」

(三二五) 王文成集與友人書。案原書問象山之講明踐履，與晦庵無異，而與先生反有不同，故陽明答書云云。

(三二六) 鮑塘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銘

(三二七) 家書五(章氏遺書卷九)

(三二八) 文史通義內篇答客問下

(三二九) 又原道下

(三三〇) 又原道中

(三三一) 又浙東學術

(二二二) 黃氏熟課經偶錄

(二二三) 又擇注篇

(二二四) 繆荃孫黃先生傳

(二二五) 敬季雜著，文鈔，南菁書院立主議

(二二六) 又南菁書院論學記

(二二七) 又德性問學說

(二二八) 又答劉蘇蘭書

〔附記〕浙東史學出於小程子之討論（參看一期本文註七）

關於浙東學之淵源，近人何炳松先生曾有討論。何君撰「程朱辯異」一文，（見東方雜誌二十卷十號至十二號）考程朱學說之異，頗多新解。惟其結論論程學之流傳，以為小程子學說嫡傳入浙，故「浙東學派實是程氏學說的主流」。又謂浙東金華一支後起之呂祖儉，「把金華的史學第一次傳到四明去」。易使學者誤以梨洲以降浙東史學承自南宋金華永嘉之理學，間接則出程伊川之博，而以呂祖儉為傳授之中介者，則以作者之

愚見，似多討論之餘地。蓋梨洲以降之浙東史學，究若承王學之餘波，而與程子之關係則似疏遠不易尋也。試略言之：其一。永嘉九先生固大半「學於程門」，然明州（甯波）之慶歷五先生開浙東理學之先河者，則多與程伊川同時，年輩且多長於程子，（如姚源先生（王說）生於一〇一〇年，伊川則生於一〇二三年）受安定泰山之啓示容不可沒，而決非受程子之教。其二，南宋初自魯來鄞之大涵先生（焦璣）雖出程伊川之門，倡導風氣。但其後明州之淳熙四先生（南宋時）並師事象山，（四公入太學，先親炙象山之兄復齋，（九齡）後皆師事象山，宋元學案列定川爲復齋弟子）立說雖亦會通諸家，要以陸學爲歸，並非程子之教。是則浙東之四明一支，昭然出於陸學，何能謂南宋後之學術，分爲朱學陸學與以程子爲領袖之浙東學三支？（參看何君原文）其三，呂忠公（祖儉）任明州監倉官，因與淳熙諸先生及史丞相往還講論，據此以謂四明學者受金華學者之影響固可，謂陸學與程學得相溝通亦無不可。然因此一事，遂以「把金華史學傳到四明」之大學歸功於呂氏，謂浙東學第一期由金華分出四明一支，以證實浙東學之出於「程子之嫡傳」，則是爲欲證明其假說，不惜曲解史蹟矣。其四，梨洲受學於蕺山，蕺山雖遠宗康

齋，要亦默契陽明，而梨洲治學尤多承陽明之緒。此非僅章實齋有「上宗王劉」一語可據，即梨洲亦自認之。陽明之教，固未必獨宗一家，（陸王並舉原爲後人之詞）但究與象山之教較近，而與程子之關係殊疏。而何君原文既不道及陽明開近世浙東之學派，更不復討論浙東學者「宗陸而不悖朱」（章實齋語）一語之有無所據，而遽籠括古今，斷然而創爲一說曰：「浙東學說完全淵源于程頤」。（參看何文，東方廿七卷十二號六九頁）其不免近於武斷，當爲謹於述學者所不能否認。要而言之，近世浙東之史學，淵源深遠，永嘉金華之先哲，自不無導揚先路之功，即其後學者受小程子之啓示者自亦有之，然不能即以此而斷謂浙東史學即是小程子之嫡傳。宋代理學大師，立說往往受多方之影響，而非如後世漢宋朱陸門戶相爭時之嚴立壁壘。（其實即嚴立壁壘時，亦交互影響）浙東史學所承受者廣，吾人不欲遽謂爲程學之傳，亦正猶不能斷謂全出陸學或王學然也。作者於性理之學全無門徑，祇以論浙東學之淵源，附陳其意如此。質之何君及讀者，以爲何如？（二十年六月稿）

〔前期更正〕 本文前篇載本雜誌創刊號者，頗多刊誤或誤錄，茲將其要者更正之：

一一三頁 七至十節目當依本期節目改正

一一五頁(十行) 史丞相(史浩)勳名富貴

(史浩)字直翁，仕至丞相，故云勳名，排校時將括弧誤加，致成離奇之錯誤。

一二五頁(八行) 黃梨洲(一六一〇年生，原文誤一六〇六)

又 顧亭林(卒一六八二年，原文誤作八一)

又 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原文並誤

一二六頁 止齋(陳傅良)原文誤徐珣

一二〇頁(二行) (誤)金氏 (正)全氏

又 (誤)自不悖 (正)而不悖

一三四頁(十二行)徐元文(乾學之弟)原文誤作一人

一三五頁(十三行)元文，誤刊爲「元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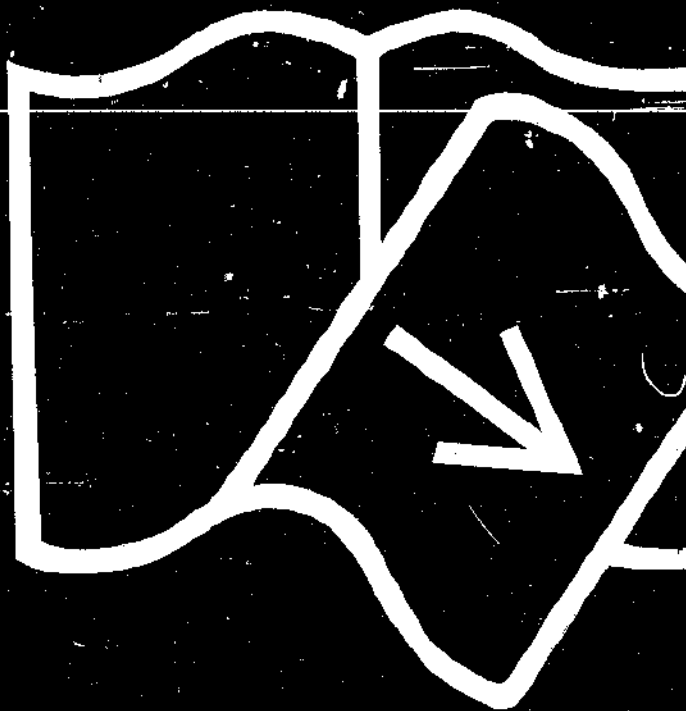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一三六七頁間，所引與望溪原文略有出入，宜改正。

一三八頁(一行) (誤)分裂割探(正)分操割裂

一三九頁(十一行)清華國學論叢一號原文誤作三號

一五〇頁(五行) (誤)元竟未卒(正)未竟而卒

此外小註之數，排印者多自改致誤。如一四一二頁之間，(五十四，五，六)當遞改爲(五十三，四，五)一四二頁十二行(五十九)當改(五十八)，方與節末註文相對，其他尙有誤者。至於一二字魯魚之訛，閱者可自辨者，不及一一更正矣。



原件短缺

上海發展之回溯

曹玉慶

引言

上海自開埠以來，漸成爲繁盛之區，此固由歷史環境所促成，然帝國主義者經濟之侵略，實爲上海發展之主要動力。吾國人士，莫不知上海爲中國經濟之中心，考其內容，全爲被動之推進，此吾人所不能自慰者也。總理有言：中國實居世界上之次殖民地地位，蓋其他殖民地僅爲一國之附庸，而中國同時爲數國所宰割，因列強之競爭，故得爲虎口餘生，相安一時；然列強以租界爲侵略之尾閥，過剩商品資本之輸入，年有增加，上海一埠，占其泰半，此上海地位之所以重要而國人所宜注目者也。今則法權交涉，各國方以滬粵漢津四處租界保存爲條件，關稅自主之令，雖已頒佈，然不數日間，而外人在內地設廠者有六十餘所（根據國民會議國府主席之報告），條約之束縛如故，勢使然也。鄙人觀察上海各方之發展，不啻爲中國之縮影，悉心研究，稍有所得，去歲得吾師 鄭鶴聲先生之指導，編成初稿，追溯過

去之歷史，闡明目前之概況；至若上海現時工商業之發達，已超過應有之地位，將來仍能操全國經濟之柄與否，實未易言也！編茲所述，本為沿革，內容荒蕪，自難盡免，尙祈讀者有以匡正之！

本篇目錄

- (1) 名稱之淵源與風俗之流變
- (2) 疆域之變遷及戶口之增減
- (3) 市舶司之設立及對外貿易概況
- (4) 商埠及租界開闢之經過
- (5) 工商業之起源
- (6) 市政之過去及現在

名稱之淵源與風俗之流變

上海名稱之由來，攷之往史，約有三說：一溯宋之先代，以迄元初，距今吳淞江之上流約二十哩，有名青龍鎮者，乃一船埠，該鎮成立於有上海鎮約三百餘年前唐天寶五年（見府

志卷一沿革），當時爲江南之門戶，頗爲繁盛，既而因吳淞江之變遷，泥土壅塞，大船不能駛入，於是上海起而代之，成爲船舶地，而自上海陸，故有是名；二·吳淞之南岸，有大浦十八，其中有名上海浦與下海浦者，而上海浦適當今之上海沿岸，因此得名；三·尚有謂上海之地，居於海之上洋，則他處亦應有同樣之上海地名，而上海自屬應有之普通名詞，此說散見諸書，今之上海地方，本屬塗泥之地，直當海水之衝溢所設位於海之上洋者，不難想像得之。第二說載於瀛壖雜誌，不過引鄭廑之水利書中所述，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縣以此得名，攷鄭廑乃宋熙寧時人，在熙寧時曾上水利書，在上海鎮成立前六十年，由鎮而爲縣，自宋至元，僅歷百七十年間，上海縣若得名於上海浦，則上海鎮亦自得淵源。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亦曾引載水利書有謂：「上海浦下海浦等十八浦之名」，下海浦即今之虹口楊樹浦（同治上海縣志稱楊木浦），上海浦按之松江府志，同治上海縣地圖，均屬今之浦東，要之，下海浦少南，即今之上海附近，觀上三說，上海鎮之所由起，自以第二說爲較妥也。上海別名申江，一名滬城，傳謂昔楚之春申君黃歇，開鑿今之黃浦江，故名，又名黃浦，再由春申江略爲申江，後因附近發達，遂有上海之名，至春申君是否鑿黃浦？與

鑿當何處？不復細攷矣。滬城者，蓋吳淞江之別名，據晉書所載，吳內史虞禪於永和年中（西歷三四五年頃），曾在滬濱附近，修滬濱壘，以備海寇，是爲上海稱滬之由來，吳郡圖經續記書宋代江南之地理，謂滬濱松江東寫海曰滬濱，讀陸龜蒙叙矢魚之具云列竹於海灘曰滬，蓋以此得名，故滬爲一種魚具，從此而得滬名，蓋上海地方昔時不過寒烟蕭殺之漁場耳。

自元建縣至明二百六十餘年，先有顧從禮奏請建城，嘉靖七年前後，屢被倭寇劫燒，殺傷地方鄉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餘家，皆由無城之故，潘恩築城記謂：「嘉靖癸丑，海寇肆虐者數矣，上海縣城墻，建於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周九里，高二丈四尺，城門凡十」，革命後城已拆毀，改築馬路矣。上海當元末明初之際，發展頗速，風氣爲之一變。鄭志謂：「上海故爲鎮時，風颿浪泊之上下，交廣之塗所自出，爲征商計吏鼎甲華腴之區。鎮升爲縣，人皆知教子讀書，江海湖鄉，則倚魚鹽爲業，工不出鄉，商不越燕齊荆楚，男女耕織，內外有事，田家婦女，亦助農作，鎮市男子，亦曉女紅；吉凶多沿俗禮，疾病雜用醫巫，而瀕海三甲五甲之風，至更化而猶未泯」。故人民多儉樸之風。顏志謂：「僻處海陬，風氣顯樸，又謂名士輩出，博古慕禮，誠東南一名區也。……嘉靖癸丑，島夷內訌，閭閻周察，習

俗一變，市井輕佻，十五爲羣，家無担石，華衣鮮履；桀黠者舞智告訐，或故殺所親，以人命相傾陷，聽者不察，素封立破，右族以侈靡，爭雄長，燕窮水陸，宇盡雕鏤，臧獲多至千指，廝養喫服，至陵轢士類，弊也極矣。」其間不過百年，而風俗之胚變若是，蓋是時上海已漸發達，商賈走卒，五方雜處，從來田園生活，亦漸次變爲近代都市生活之式樣矣。唯商業發達，固足促一地之繁盛，然因是而人心虛僞，俗尙浮靡，故范志云：「易富易貧，尙意氣，重然諾，片言寸楮，不吝千百之風」。嘉慶縣志云：「民貧商富，城市慕蘇揚之風，而力實不能長世以持久」。瀛壖雜誌亦謂：「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奢侈，上下無別，而滬爲尤甚，洋涇濱負販之子，猝有厚獲，卽御狐貉，炫耀過市，眞所謂彼其之子，稱其服也。廝養走卒，稍足自贍，卽作橫鄉曲，衙署隸役，不着黑衣，近直與縉紳交際酒食，游戲徵逐，恬不爲怪，此風不知何日可革也」。此固爲封建殘餘勢力與商業資本社會交替時之應有現象，然人民習俗之浮薄，日甚一日，而無賴遊民，成羣而聚，賭館煙舍，錯綜林立，亦不勝其概矣。

疆域之變遷及戶口之增減

上海縣漢無鹽婁二縣地，本爲華亭縣內一鎮，元至元二十九年，因戶口繁多，方分割華亭縣內長人鄉，高昌鄉，北亭鄉，新江鄉，海隅鄉等五鄉，合置上海縣，而設縣治於上海鎮，屬松江府。（元史地理志上海本華亭縣地至元二十七年以戶口繁多置上海縣屬松江府）當時松江府管轄內在華亭中十三鄉，共五十保。第三十二及四十八二保，今不可攷，上海縣則佔有二十四保，錄之如下：

長人鄉：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〇，二一保。

高昌鄉：第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保。

北亭鄉：第三一，三二，三四保。

新江鄉：第四四，四五，四六保。

海隅鄉：第四七，四九，五〇保。

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五），割上海縣之半別置青浦縣，上海縣域，僅長人鄉高昌鄉二鄉。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更割長人鄉之半，設南匯縣，分高昌鄉之半，隸川沙廳，上海疆域，僅不過長人鄉二保，高昌鄉九保而已。咸豐末年，爲防禦太平軍定團練章程，及保團

之編制，上海城廂內外，在十六鋪分置總局，全境設鄉局二十，十六鋪之名，即始於此也。茲比較元明以來上海縣境之大小，藉以明其分化之過程焉。

元至元至明嘉靖 約七八〇方哩

明嘉靖至清雍正 約五三一一方哩（分出青浦縣）

清雍正至嘉慶 約二五八方哩（分出南匯縣）

嘉慶至今 約二〇三方哩（分出川沙縣）

考其四至，則東距川沙三十里，西距青浦三十六里，南距南匯七十二里，北距寶山十二里，自縣治至松江九十里，至吳縣二百四十四里。其位置在黃浦及吳淞江交會之所，與波斯灣埃及開羅及美之紐約良斯同其緯度。全境田畝六〇八五二六〇畝，其他蘆洲一二九一〇畝，光緒三十二年，學務公會定全縣學區及行政區，計城廂內外分爲九區，縣下全境置三十二區。宣統元年，城鄉自治章程頒佈施行，合上海城廂區，老閘區，新閘區，江境廟區，四區。置一上海城區域，縣下全境二鎮區域，置十二鄉區域，今所劃之區域如次：

上海城區域 東涇鎮區域 蒲淞鎮區域 法華鄉區域 漕河涇區域 塘橋鄉區域 楊思

鄉區域 三林鄉區域 陳行鄉區域 曹行鄉區域 塘灣鄉區域 北橋鄉區域 顧橋鄉區域
馬橋鄉區域 閔行鄉區域

上海城區域，更分中東西南北五區，全縣面積，比之元初設縣，約佔四分之一而強，不過二百平方哩耳。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開為商埠，各國租界相繼劃定，由各國自行管理，今上海城市社會區域，由下列數區組合而成：公共租界，法租界，上海縣城，閘北，與其他擴充地帶，以及租界以西滬杭甬鐵路以東一帶，在行政上，分為三區，各有其行政機關，此乃人為之分界，然各區之生活與發展，皆互相倚賴，故從自然發展上看之，乃實為一整個之城市機關也。關於各區之面積及人口分配表列如下：

上海縣城	四五〇一九畝	四五六九六五人
閘北及其擴充地帶	四三四八八	五二二九〇〇
華界西區	二一七二	一〇七二五五
公共租界	三三五〇三	八三二八三一
法租界	一五一五〇	二九七〇七二

合計

一五八八三二

二二一七〇二三

上海戶口之增減，與地域之廣狹，商業之隆替，年歲之荒歉，與夫政治之興替，互有因果關係，茲略述其梗概。元至元時，上海初立爲縣，面積較今廣三分之一，當時不過七萬二千五百〇二戶，其中海船舶商梢水五千六百七十五戶，足見元時上海人民賴轉運爲生者頗多，明萬曆初分青浦，戶減三分之一（舊志猶稱一一〇〇〇〇戶）。天崇間僅八一〇〇〇戶，清康熙五十二年，續增人丁，永不加賦，戶增至八六七二五。雍正四年，未分南匯前爲九三二二九四人，分縣後爲四八二〇九人，積至嘉慶十八年，男女共計五二八四四二人，開港時（道光二十二年）住民約十二萬人，後七年稱有二十萬人以上，咸豐四年，劉麗川佔領上海，當時人口共二十七萬人，逃至租界者四萬人，其他太平軍前後中國居民逃至租界者甚夥，此爲租界發達之端緒，同治四年，太平軍事略平，華人之避難租界者，多返其故鄉；然計當時租界居住之華人，尙有十四萬人，宣統元年，據民政統計，上海人口共爲一二九一〇八〇人。至上海城市社會之人口，據最近上海市公安局發表之報告，住居租界之華人，約計一七五〇〇〇人，幾與上海寶山兩縣人口相等，男子多於女子，攷其出身，以地理關連，來自

江蘇浙江廣東等處爲最；蓋上海近世資本主義下之大企業及工商業發達，同時各地方農家不振，失業農人，皆集中於此。民國四年以前，公共租界中北部及中部所居之華人最多，兩者常佔全數之半。民四以後，因東西二區紡織工廠之發達，華人之爲勞工者，多移於此，兩者占公共租界華人一半以上，此產業影響於人口之分佈者也。至居住上海之外人，以日英俄美法五國僑民爲多，多服務於銀行，洋行，商店，工廠，漸漸集中於西區，界外築路，法租界西部，北區，及其推廣路一帶。英人住中區者日漸減少，在西區及東區無大變化；但法租界之西部，及界外築路上，則增加甚速，北區及北區以外，實際上已變爲日人之區域；至法租界呂班路以外一帶地方，已成爲俄人區域；其外卽爲美人區域矣。今上海人口共計二七一一四二三人，其中華人二六六九六六三人，外人四七七六〇人，正居世界第六位，其增加如此速者，蓋由上海對內外貿易之發展，紡績製油製粉其他各種新式大工業已勃興，及國內連年之擾亂有以致之耳。

市舶司之設立及對外貿易概況

同治上海縣志謂：「上海宋時屬秀州，隸兩浙路，熙寧七年（一〇七四）設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是爲上海鎮。」似宋熙寧時，上海卽有市舶務之設立。市舶司卽吾國海關之起源，專置官員以主緝對外貿易，所司職務，一方面稽征番貨，一方面管理貢事，故市舶務之設立，卽爲上海在宋熙寧時卽有對外貿易之明證。上海縣志又謂：「有受福亭在市舶司西北。」宋市舶司董楷記曰：「咸淳五年八月，楷奉命市舶司，」咸淳爲度宗末年（一二七二）。又海關條例載：「宋政和末（一一二七），置務官於華亭。」均爲上海宋時已有國外貿易之記載。攷上海縣志之上海圖說，謂古上海鎮隸華亭高昌鄉之西，爲宋時上海鎮市舶提舉司地址，於熙寧七年立鎮；又西曰青龍鎮，市舶提舉司地址，宋大觀元年，以鎮水治兼領市舶，元至元九年，罷屬上海，青龍鎮之前，卽唐之華亭縣；又日本木宮泰彥之日支交通史謂，兩所市舶司之沿革，宋高宗初年置市舶司於秀州華亭縣，統轄杭州温州秀州江陰明州等五市舶務，按宋時之通商口岸，雖無上海之名，然秀州實居重要地位，而秀州之通商地點，大約卽爲華亭所屬之上海鎮也。唯上海於宋熙寧時是否已成爲鎮市？論者多有懷疑；其最要之點，卽爲宋初市舶司爲杭州明州廣州三處（見宋史食貨志），其後于泉州置市舶司，未知

名之上海，斷無先泉州設立之理。而宋史及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均載杭明泉廣之設立市舶司，而於上海絕不提及；不過宋初制度，市舶事務均由州郡兼領，至神宗元豐中（一〇八一），州郡始不復預聞，（按宋史食志云乾德四年（九六六）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故宋設司頗早然州郡不復兼領船務始于元豐）熙寧時之上海置市舶司，正史未載，或由於此？且泉州之設立市舶司，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卽有記載，至於哲宗元祐二年（一一〇八七），所載謂泉州始立市舶，與州郡獨立，乃宋史標明元豐市舶事務制度更改，不歸州郡兼管，泉州單獨設立市舶之記載，並非泉州之置市舶，卽始於此時，故未能謂爲上海之先泉州設立市舶也。又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宣和元年（一一一九），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船舶輻輳，請設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是後設官專領焉。亦足爲宋初上海已有市舶之一證。蓋上海之有蕃船，爲時尙早，如唐時楚州（卽淮安）蘇州松江等地，卽已爲日本貿易船舶出入之地點，唯以浦江時有湮塞，故不能與杭州明州泉州廣州一並發達，固不能謂宋初上海有市舶爲完全無稽也。明顧憲上海縣志董楷傳，稱咸淳中（一二六五——一二七四），提舉松江市舶分司，似在上海，上海縣志亦同此

記載，條例云：「上海市舶提舉司，自董稽爲始。」故市舶分司設於上海，在宋咸淳左右；其見諸信史者，據元史食貨志所載；「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觸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又謂：「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故元初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上海確置市舶司，至大德二年，併入慶元。（慶元當指寧波而言元史地理志慶元降唐爲鄞州又爲明州宋升慶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爲宜慰使十四年改爲慶元路總管是也）攷上海之盛，由于吳淞江淤塞之所致，因吳淞江之壅塞，是以上流繁華之青龍港，次第移至上海焉。按青龍港在宋代對外貿易頗盛，據應熙青龍賦述其繁華謂：「粵有巨鎮，其名青龍，控江而滄浙輻輳，連海而閩楚交通」之句（府志卷二青龍縣引）。松江府志載爲海舶輻輳之地，人號爲小杭州，故當時頗極一時之繁華。吳郡圖經續記亦謂：「青龍福山，皆海道也，自朝家承平統一，閩粵之賈乘風航不以爲險，故珍貨遠物，畢集於吳之市；然太湖流沙淤積，次第淺狹，青龍鎮因以凋落。」單錫吳中水利略云：「自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松江長堤，介于江湖之間，橫絕江流五六十里，後爲泥沙漲塞，葦蘆叢生，因吳淞江水淺，

故船皆集於上海，上海因以發達甚速。」元初世祖至元十四年（宋端宗景炎二年西歷一二七七）立市舶司於上海，想是時上海已遂漸占貿易上之重要地位矣。據元史食貨志載：「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隣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上海想亦爲是時對外貿易之一埠，唯於大德時見併。明時因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洪武三年以諸蕃貢使益多，乃置驛于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唯上海之市舶司無紀載，蓋是時上海似曾未十分發達，而元明兩代對外貿易，在江南重要通商口岸者，似爲太倉之黃渡鎮，與上海相去不過數十里，太倉有太倉塘及崑山塘，總稱爲婁江，太倉舊志載：「宋明潮汐不通，元時婁江不浚自深，潮汐兩汎，可容萬斛之舟，每歲糧船必由此入海，爲其時要道，元至元十九年宣慰朱清張暄，自崇明移居太倉，制開海運漕運而外，諸蕃因得於此交通市易。」元史食貨志載：「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是以四關居民，閭閻相接，糧船海舶，蠻商夷賈，輻輳而雲集，當時設之六國碼頭，可想見其貿易之盛矣。明史食貨志載：「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

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罅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哥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永樂七年，鄭和遊南洋，即由太倉劉家港開船。明史河渠志亦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豔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茆港徑入海，皆廣川急流，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故元末明初，東南之國際貿易，當以此為最要口岸，而上海未預聞也。明亡清起，中國北部，多蒙慘禍，上海受兵禍亦烈，匪徒海寇，疊加騷擾，康熙時上海港口，控自然之形勝，及絹織物茶等之生產地，故次第隆盛，然仍未占重要位置也。顧自明以來，禁止海外貿易，僅廣東港許與外人通商（見明史食貨志），故絹織茶等皆由陸路入廣東輸出，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詔弛海禁除廣東外另闢三港，共為四港，即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是也。關即港之所在，據中西紀

事所載：「爲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江南之雲台山。」（見卷三五市檔案）雲台山若係大清統一志所稱之鬱林山，當在今之江蘇海州。松江府志引上海志云：「國朝康熙二十四年，設江海關於上海，專司海船稅鈔。」松江府志所引者爲乾隆十五年之李志，四十五年之危志，與康熙相距甚近，耳目相接，當較可靠。府志亦云：「關使署在華亭滬關後，上海寶帶門內戶舊巡按行署」明示其位置，江南通志載：「海關在上海，康熙二十四年設立云。」大清統一志亦載：「海關在上海縣東北黃浦江南，」並未言及海州，再攷縣志山川志，府志山川志，上海並無雲台山，則江海關可斷其必在上海，而雲台山之說，或先有此議，而實則設於上海耳。（按海州自唐時即爲貿易口岸故有議設海關之可能）此時上海貿易港，外船公開而來，並無阻礙，嘉慶時核減四關贏餘。江海關爲四萬二千兩，居末位，唯貿易勢力已逐漸發展矣。及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七五）因教案紛起，亦懼蹈印度覆轍，對外貿易又限於廣東一港，自後上海之船舶斷絕，蓋自此時以迄五口通商，全國貿易口岸，以廣州爲最重要，泉州寧波次之，上海復無何等重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因鴉片戰爭，香港被割，上海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同時開爲通商口岸。許外人居住貿易，外人極力經營，

並擁有廣大之租界，以爲侵畧中國尾閫，廣州因香港之勃興而見絀，上海原爲絲茶散集之場，經開爲商埠，一躍而興，後長江沿岸各港開放，於是再躍而起，與香港相頡頏，形成中國及太平洋上最重要之貿易中心。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上海貿易額爲三千四百萬兩，願是時入口，以鴉片爲大宗，同時出口絲茶，亦日有起色，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且達一萬兩以上。民國十年勞稅務司報告謂，民國九年上海商業之進口貨物統計，值關平八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上海一埠，可抵全國商務之半數，所收入之稅，統計一八〇〇八三三〇〇〇兩，佔全國海關收入五分之一，民國十七年之對外貿易總額，較光緒十七年大三十倍，上海一口之輸入，佔全國百分之八三，其增加雖速，但增加之值，幾全爲洋貨之輸入（全國洋貨輸入上海佔其半數），土貨輸出，雖又稍增，然較米棉之輸入（計六千萬兩），亦相差無幾，農業大國云乎哉！絲茶輸出，自開埠後頗極一時之盛。今則出口爲外人所奪，呈一蹶不振之象，鴉片烟之輸入，雖不見於記載，然每年所收入，足抵出口之絲茶而有餘。世人皆知上海爲吾國文化最高之商埠，亦莫不知爲吾國鴉片輸入第一繁盛之商埠也。從前印度波斯及我國自產之士，無不集中於上海，近年來印土價高，真已絕迹，祇有波斯土及土產者源源而來，

再由上海轉散各地，此不僅金錢消失於無形，而國民之體格，亦重因以羸弱，民族前途，何堪設想耶！

商埠及租界開闢之經過

清乾隆時中外通商，既限於廣東一隅，上海自不免相形見絀。願是時上海已爲英人所注目，乾隆二十年，英人來寧波互市，同年印度公司 *Dalrymple*，建議進取上海，以爲中國北方通商樞紐。當是時英國之工業革命方興，占殖民各國之領袖地位，既佔印度，更想東侵，越數年遣人至上海一帶調查，並探華官之意，不得要領而返。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請於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乾隆帝復敕誠不可行。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東印度公司復提議要求中國開放北方商埠，因遣林特賽 *Hugh's Hamilton Lindsey* 至中國各埠，泊吳淞江口可半月，華商頗有願與西人貿易者，而華官則嚴禁之，是故道光以前之上海，類爲澤國，沿黃浦而居者，多漁家，蘆花淺水，情致蕭瑟，其地雖經墾殖，顧村落絕少，惟見草木蒨蔥，阡陌縱橫，與夫一二茅屋，點綴於清流綠野間，亦時代爲之也。上海開埠之說，

既屢受挫折，上海之形勢，以爲外人所洞悉，而其欲得之心，又彌切矣。迨鴉片戰釁起，英將柏克 William Parker 攻陷吳淞，進破上海，大掠城中，所積盡空，清廷允以三十萬金贖上海，英不允，江寧議和，清廷屈從英人之要求，正式宣布上海爲通商口岸，指定黃浦一帶開闢租界，時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後商舶漸集，西人苦無卜居之地，乃購地建築，而地主索價高昂，英領白爾峯患之，乃於二十四年，與滬道訂立地皮章程，更於後二年八月，由江蘇蘇松太道與英領事會議劃界，二十八年復推廣之，時租界猶小，僅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以內英領石碑，北至李家場而已。英領以規模既具，乃注意於修築道路，來者漸繁，設柵守衛，秩序井然，蓋英人意在不使西人與華人雜處，自地產章程施行，各國領事次第設立，是時歐美商人，來者益衆，然遇事齟齬，權限不明，時有侵權爭執之弊，於是美法亦有自闢租界之議，先是中英吳淞之戰，法人未與訂約時，遣艦長薛西禮至南京，干預訂約，爲英使所拒，至是法領事馬德尼執中法條約，要求開闢租界，美比二領事亦思染指，議而未成。二十八年滬道去職，繼任林某，法人續前請，林諾之，遂於四月六日成議，卒以南盡城河，北至洋涇浜，東至廣東會館，西盡關帝廟河之地爲法界。美租界開闢於道光二十七年，

由美牧師蓬恩 Bishop Bone 與滬道商之，旬月而成，得蘇州河以北之地。三國租界既闢，但華人與領事管理租界之權，仍爭執不已，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英領愛而可克與滬道訂立條約，推廣租界，東南以洋涇浜橋爲界，東北盡蘇州河第一渡場，西南至周涇河，西北至蘇州河浜蘇宅，且得數十年爭執不決之領事館地，是時租界西人漸衆（道光間上海初有租界西人僅二十三人越四年乃增至一〇八人），商賈雲集，華廈巨屋，毗連相接，未數年而成績如此，不可謂非經營之力也。後太平軍進攻上海，終以昧於國際形勢，清軍得外人之助而平之。咸豐四年七月十二日，江海關始建於南京路江西路轉角處，以課出口稅，而前之賄賂漏稅等積弊，稍稍刷清，後經赫德之經營，始日臻完善，至租界行政，自開闢以迄太平軍時，三國各自爲政，不相爲謀，傾軋不已。咸豐十年，英人愛而可克馬海及伊登等，正式宣布實行新政策，頒新律十四條，同年七月十一日，三國領事開會，宣言謂：「今租界之中，蕩無法紀，言之齒冷，故自茲以後，無論英法美等國，一律受治於工部局之下，當服從新訂法律，以謀治安，而爲商業發達之基礎，」自是始有工部局之設立。斯時太平軍勢正盛，華人之避難於租界者且夥，後因被逐，流離無歸者數千人，反賓爲主，亦云甚矣！同治元年，

(一八六二) 法人忽倡言租界地產章程，雖經法領事之簽押，然未得法政府之認可，因宣告退出市政制，不復受工都局之管轄，於是法租界遂獨樹一幟，自行組織，市政府由法領事治之。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總領西華德與滬道訂定美租界，蓋美租界自開闢以來，未嘗與華人正式訂定界線，至是乃劃自濠溝起，即泥灘之戰所開掘者，沿蘇州河至黃浦江，過楊樹浦三十里之地爲美租界。至光緒二十五年，復西關泥城橋以西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至引翔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及新闢之地，共面積三萬二千餘畝，統名曰公共租界，是爲上海商務之中心。按租界之地皮章程，除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第一次得中國政府正式承認及批准外，以後三次，皆爲外人擅自修改，完全未得中國政府之承認，是以租界之行政權及種種不法之侵害，皆毫無條約之根據，揆之法理，豈得謂平？八十年前，上海外國租界僅房屋二十四間，英國商船僅四十四艘，後經外人數十年之經營，所費不下數千萬。至民國七年，工部局報告，公共租界外之工部局所築路兩旁房屋之地產稅，約爲一千八百萬兩，地價爲一兆五千一百萬兩，特其推廣如此之大且速者，非上海人自治，實外人治之耳。我國人其能無感於中乎？當太平軍時代，避難華人，廣集租界，上海富商組

織一愛國會，各出軍費，使歐人助之，以除太平軍，授人以權，是以外人勢力日漸膨脹。咸豐五年，江海關建設，清廷以海關收稅權授諸外人；工部局成立，所有上海地方治理權全無形爲外人管理；咸豐十年北京和約，外人又獲得領事裁判權，至同治年間已成習慣，迄今未能改造。夫租界以蕞爾之地，而各國裁判所多至十餘所，郵政局七，內地土匪，動輒逃入租界，以之爲護符，故租界彷彿成爲中國反動之中心，其龐雜混莽，實所未覩，今雖司法權一部份收回，然仍不免爲外人操縱，租界管理權仍全落外人手中，尤甚者外人以租界爲經濟侵略之尾閥，顧往思來，在在堪憂，今後如何？是不得不賴我中華民族之努力矣。

工商業之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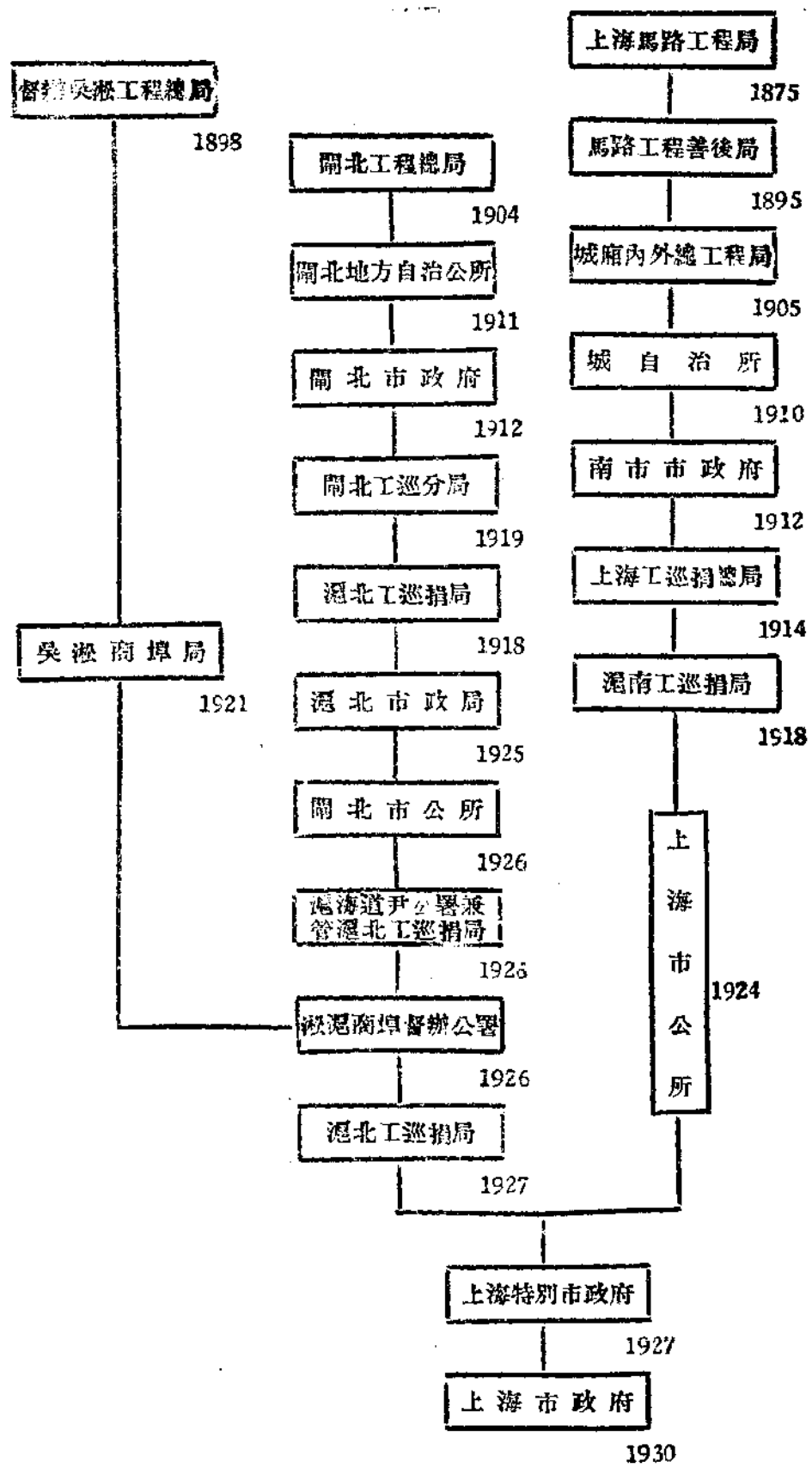
上海商埠萍興之故，其機有三：太平洋商務日趨繁盛一也；長江沿岸之商埠逐漸開放二也；沿海及外洋交通之中心點三也。上海適當大江入海之會，握東洋貿易之樞紐，故起而爲東方之紐約，開港後八年，有太平軍之役，官吏與洋人籌設會防局，城賴以安。華洋人之避難上海者，項踵相接，市廛日盛，城外之發達甚速，新街巷增加頗多，城北租界方面之發

達，更一目驚人，孫次公洋涇雜事詩云：「地下不知誰家家，忍將白骨換黃金。」瀛壖雜誌亦云：「上海城北，連薨接棟，昔日桑田，今爲廛市，皆從亂後所成者，煙火數萬家，爲大聚落，……自城北至城東，逶迤相屬。幾五十里許，自馬場街（老北門外）以至小瑯環里，（石路北）皆新所命名者也。」當時以寶善街最爲熱鬧，燈火輝煌，自宵達旦，（寶善街按縣志註在棋盤街北今當廣東路續縣志註稱廣東路廣東路卽五馬路五馬路之中段卽寶善街卽太平軍亂後最繁盛之地也）今則移至南京路矣。開港之初，華洋通用之銀元，爲開羅司大拉，俗稱本洋，爲西班牙之古錢幣，同治七年，以中國絲商之請，遂用銀兩爲通用銀幣。江南機器廠之成立，亦始於此時，同治元年，巡撫李鴻章恢復江浙於虹口設兵器製造所，五年移至今地。上海蘇州間鐵道敷設之議，始於同治二年，後遭反對而罷，光緒二年五月中旬，淞滬鐵道成，是年九月，政府因人民反對收買，旋棄之於海，今之京滬滬杭甬鐵路，則係英借款於清季設耳。淞滬間是時亦有電報，同治四年被毀，光緒元年總理衙門，復奏准開辦，三年五月五日，上海線告成。電話始於光緒八年六月間，英人比曉普設南北二局，次年春徐家匯教堂某神父，自該堂通線至各租界，以報風雨寒暑，復經某西人集資開辦，電話得以盛行。汽

船初入中國，始於道光五年，當時爲送廣東伶仃間旅客郵便之用，後遭國人反對，入虎門，改用帆船，同治元年，國人與西人初合辦汽船公司，十二年有招商局之設立，轉運漕米北上。西人立德創設電燈，外人先於黃浦灘裝訂路燈，以代煤氣。至上海華人自辦紗廠，以華盛爲始；麵粉廠以德人所設增裕爲始；今則紡織工廠，有四百五十所之多，食品工業有二百〇二所，他如化學工業，印刷業，機器業，及其他工業，總計亦千餘所，而以輕工業爲主要部份，原料多自舶來，製造之商品，由商人分配於全國，故引起商業上之繁榮。上海各洋行買辦以穆炳元爲最先，穆閑英語，爲英人所信用，復集弟子教以英語及貿易手續，泊商業日盛，乃分遣弟子料理之，此爲今日買辦制度之起源，唯不若今日之確定耳。今上海金融業操縱全國金融，而外國銀行尤爲上海金融業之中心，匯豐爲各銀行中魄力雄厚，根深蒂固，而與吾國政治經濟兩方面關係最密切者也。以上所述，僅涉其原源，略及今况，至若各業之發展，皆連帶有關，互發並茂，集中外精華，臻至盛之域，而匯爲中國工商業之中心焉。

市政之過去及現在

上海本爲縣治，鴉片戰後，租界林立，光緒二十一年，始有市政，原爲官辦，目的在修理黃浦灘一帶之馬路，兩年工竣，移歸紳辦，於城內外設總工程局，並成立議事會與董事會，粗具自治規模。迄民國三年，袁世凱稱帝，取消自治，上海市政，改歸官辦。十三年恢復自治，漸趨民辦，十五年江蘇省府聯合上海各區，大興市政，以是收回官辦，十七年國府建立於南京，規定特別市辦法，於是成立上海特別市，與上海縣之行政區域，釐然劃分。原夫特別市，醞釀已久，因上海有租界關係，商務發達，自爲富足之區，亦以大兵工廠設於附近，國內一有鬥爭，各派不惜用種種手段，奪得此地，故不僅地方受其蹂躪，亦引起外交問題。民國十年，北京內務部公布市自治制，將全國各市分爲兩種：一爲普通市，一爲特別市，當時即有設上海爲特別市之議，十三年江浙戰後，北京臨時執政明令劃淞滬爲特別市區，永不駐兵，取銷護軍使，並遷移兵工廠，同時江蘇省府亦聘任特別市籌備委員，調查市鄉各區，並訂定城市公約，因經費缺乏，與內戰關係，未能成功，今上海由特別市而爲上海市，新式市政府，已成立三年餘矣，但仍爲駐兵之地，兵工廠亦未遷移，於將來上海之安全發展，足以注目者也。上海固有外人租界，橫互於中，於是中國區域有南市開北之分，合併



上海發展之回顧

管理，實一大問題，南市舊城所在，發達較早，閘北逼近租界，發展亦速，但各自爲政，吳淞管理亦單獨進行，中間雖曾合併，究未倡行，及十五年淞滬督辦公署成立，始將南市閘北吳淞合併而受治於一市政機關之下，今之上海市由中央規定，區域大加擴充，共有二十五鄉，及五市區域，跨五縣（上海寶山松江青浦南匯），面積共約一一·〇八九四七畝，近復有整個計劃，將市區中心移至江灣一帶，與計劃中之上海港相啣接，將來發展，雖未可量，然其在中國之地位，能仍如今日之爲全國工商業中心者，實未可樂觀也。

本篇參攷書

同治上海縣志

上海續縣志

松江府志

江南通志

大清統一志卷七二

王韜瀛壖雜誌

宋元明各代食貨志地理志河渠志

史學 第二期

上海發展之回顧

102

王揖唐 上海租界問題

小竹文夫 上海之沿革

江上察蹇 中西紀事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

王之春 通商始末紀

武育幹 中國國際貿易史

溫汝能 方輿類纂

張其府 上海之地理（載在史地學報三卷四期）

顧炎武 天下郡國水利書

明史董其昌徐光啓傳

東華錄康熙卷三五乾隆卷二八賜英吉利王書

滬遊雜志（小萬靈齋輿地叢鈔收）

馬場銜太郎 上海之人口

馬場銜太郎 上海之交通

Land Regulation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Empires.

木宮泰彥 日支交通史

王際昌等 上海社會研究的背景

兩漢太學之學生生活

蔣百幻

- 一 太學之興建與學者之晉京
- 二 太學生之姓名籍貫
- 三 太學生之資姓體貌
- 四 太學生之讀書生活
- 五 太學生之友誼生活
- 六 太學生之經濟生活——兼訂陶希聖氏說
- 七 太學生之政治生活
- 八 太學生之家庭生活
- 九 太學生之教授事業
- 十 太學生之官場成就
- 一 太學之興建與學者之晉京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唯時宇內初定，待務萬端，雖求賢情殷，興學未遑。迨歷文景之治，武帝乃克始「興太學」（語見漢書武帝紀贊），肇茲鴻基。

（一）立學之經過

太學之師生，爲博士及其弟子，觀漢書賈山傳言：『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史記叔孫通傳言：『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對曰云云。』則六國之末及秦時，已有博士，且置弟子矣。漢興循之，益發皇焉。其歷程約如下述。

一·創業（約西元前一二四——八七年）漢書循吏傳言：『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是漢初博士亦置弟子教授，然員額未定。至武帝特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

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儒林傳曰：『丞相御史言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孟堅武紀贊言『孝武興太學』，明太學之興，固自武帝始矣。

二·日隆（約西元前八七年——西歷五年） 漢書儒林傳：『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疑即莽秉政時博士弟子員數。前漢高等教育之盛，於斯極矣。其學生人數，雖猶不及近世柏林巴黎等大學，但較之今日中國規模最大之中央大學，則負乎遠矣。

三·中興（約西歷二五——一〇七年） 『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四方學士，……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中

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後書儒林傳）先漢既墜之緒，濟濟乎，洋洋乎，復盛於永平矣。

四·衰敝（約一〇七——一二六年） 和帝以後，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及「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圓蔬，牧童羹墜，至於薪剝其下。」（後書儒林傳）以國學之尊，竟淪爲牧人樵夫會聚之地。後漢國學，衰敝極矣。

五·極盛（約一二六——一四六年） 物極必反，理之常然。順帝繼位，「感霍訕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後書儒林傳）。規模宏偉，遠邁往昔。迄孝質帝「本初元年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孝質帝紀）且「每歲輒以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儒林傳）。兩漢之太學，至是乃臻極盛。

兩漢太學之興建，始於武帝，而原因孔多。史記儒林傳言：「今上（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賢良文學方正之士。及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自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已請推明孔氏，立學校之官，言：『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虛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致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漢書本傳）武帝雄才大畧，席文景之富庶，亦欲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元朔之詔既下，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而太學遂興建矣。其後宣帝「高材好學」（宣帝紀），元成尤好儒生，王莽亦特尚學術。經新朝之亂，而光武明章復繼其軌，永平之際，重熙累洽，千載一時。且公卿之位，皆以經術進；經生卽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太學授人以經術，誘人以利祿，學者與時增盛。故至順帝更修黌宇，乃至三萬餘生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文華相尚。學生愈多，儒者之風衰矣。

（二） 太學之概況

前漢都長安，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後漢都洛陽，太學在洛學城南開陽門外。均甚宏

敝，分述如次：

一·長安之太學 長安太學之狀況，正史不詳。唯三輔黃圖稱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三輔黃圖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此所謂「市」「獄」，殆卽「消費社」「悔過室」之類也。其規模之宏偉，設備之周密，略可想見矣。且教室宿舍，亦各異處，一如今之大學。後書朱祐傳言：『祐初學安長，帝（光武）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是明證也。

二·洛陽之太學 自光武中興，修起太學，規模較前漢益宏，教室且分內外，觀翟酺言『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後書本傳）可見。明帝時，辟雍始成；於是太學之外，復有辟雍。儒林傳言：『明帝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則辟雍猶今之大禮堂，規模視太學尤雄偉矣。安帝以後，學舍頽敝。至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爨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誠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時學生都三萬餘人，以居此千八百餘室，殆六室而居百人，似嫌擁擠，然就後漢書攷

之，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仇覽傳曰：「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守之何固……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是學生所居之室，日可接賓客，夜可留賓宿，當必大於今日之學生寄宿舍矣。至教室則與宿舍異處，亦頗宏廣。光武帝紀注引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故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順帝重建，度必更大矣。

(三) 就學之員生

趙翼陔餘叢考「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曰：「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庚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順帝更修爨宇……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後書霍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後漢書光武帝紀：帝初之長安，受尙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史，太

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遊太學者。『凡此赴京之學生，固多出諸自動，自費晉京；但亦有由地方政府派遣或友人資送者，如漢書循吏傳言：『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書仇覽傳言：『年四十，選爲蒲亭長，期年稱大化。縣令王渙聞之，署爲主簿，尋資送入太學。』是也。儒林傳言：『明帝時，匈奴亦遣子入學。』則太學並有外國留學生矣。

二 太學生之姓名籍貫

前漢太學生人數，自五十人遞增至三千餘人；後漢遊學愈盛，達三萬餘生；則綜合前後漢共計之，太學生人數都凡數萬人。但人數雖衆，可攷者寥寥。周光倬仇良虎兩君，嘗事攷

訂，僅得百七十七人，約合總數千分之一而已。作者近爲搜求，新得五人，紀之如下：

一·張叔 詳漢書循吏傳，見上。

二·王霸 後書王霸傳曰：「潁川潁陽人也……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三·程曾 後書程曾傳曰：「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

四·庾乘 後書庾乘傳：「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復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離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五·梁郁 後書孔僖傳：「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駭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

周仇兩君之作，顏曰「兩漢太學學生攷」，析爲姓名籍貫師承行蹟著述傳授等項，頗爲詳盡，載於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茲爲篇幅所限，僅錄其百七十七人之姓名籍貫於下，以資參覽焉：兒寬，千乘；韋賢，魯國鄒縣；榮廣，魯；皓星公，魯；終軍，濟南；以上五

人，均武帝時（西元前一四〇——八七年）。王式，東平新桃；白奇，不詳；蕭望之，東海蘭陵；翼奉，東海下邳；匡衡，東海承縣；聞人通漢，沛；戴德，梁；戴聖，梁；庾普，沛；孔霸，魯；周堪，齊；馮野王，上黨潞縣；施讎，沛徙長陵；梁丘賀，瑯琊諸縣；孟喜，東海蘭陵；夏侯建，東平；林尊，濟南；筦路，瑯琊；以上十八人，均昭帝時（西元前八六——七四年）。張山拊，扶風平陵；張禹，河內軹縣；魯伯，瑯琊；何武，蜀郡郫縣；劉向，楚；平當，扶風平陵；陳翁生，梁；長孫順，淄川；粟豐，泰山；堂谿惠，潁川；朱雲，扶風平陵；彭宣，淮陽陽夏；戴崇，沛；胡常，清河；王中，瑯琊；李尋，扶風平陵；鄭寬中，扶風平陵；張無故，山陽；秦恭，信都；假倉，陳留；橋仁，梁；楊榮，梁；龔舍，楚；中章昌，楚；髮福，東海；以上二十五人，均宣帝時（西元前七三——四九年）。翟方進，汝南上蔡；孔光（霸子），魯；師丹，瑯琊東武；滿昌，潁川；伏理，瑯琊東武；趙玄，東郡；卓茂，南陽宛縣；朱普，九江；鮑宣，渤海高城；梅福，九江壽春；嚴望，九江；嚴元，九江；徐敖，扶風虢縣；蕭秉，梁；賈護，魏郡黎陽；塗暉，扶風平陵；王璜，未詳；以上十七人，均元帝時（西元前四八——三三年）。息夫躬，河內河陽；伏湛，瑯琊東武；班

伯·扶風安陵；以上三人，均成帝時（西元前三二——七年）。桓榮，沛郡龍亢；臯弘，吳郡；彭閔，不詳；云敞，扶風平陵；李業，廣漢梓潼；王咸，濟南；秦景憲，不詳；以上七人，均哀帝時（西元前六——一年）。孔子建，魯；崔篆，涿郡安平；景丹，馮翊櫟陽；鄭興，河南開封；逢萌，北海都昌；以上五人，均平帝時（西歷元年——五年）。劉續，南陽蔡陽；劉秀（光武帝），南陽蔡陽；劉嘉，南陽蔡陽；周黨，太原廣武；嚴光，會稽餘姚；彊華，不詳；鄧禹，南陽新野；陰識，南陽新野；高護，汝南新息；劉隆，南陽；耿純，鉅鹿；包咸，會稽曲阿；任延，南陽宛縣；張堪，南陽宛縣；郭丹，南陽穰縣；朱岑，南陽宛縣；尹敏，南陽堵陽；張充，汝南細陽；以上十八人，均王莽時（西九——二三年）。魯恭，扶風平陵；魯丕，扶風平陵；馬援，扶風茂陵；宋均，南陽安衆；廉范，京兆杜陵；尹勤，南陽；楊終，蜀郡成都；禮震，平原；樓望，陳留雍丘；樊儵，南陽湖陽；楊仁，巴郡閬中；孔奇，扶風茂陵；鐘興，汝南汝陽；杜撫，犍爲武陽；楊政，京兆；丁鴻，潁川定陵；鮑駿，九江；張禹，趙國襄國；井丹，扶風郿縣；賈逵，扶風平陵；梁鴻，扶風平陵；張酺，汝南細陽；李育，扶風漆縣；魏應，任城；朱暉，南陽宛縣；樂恢，京兆長陵；張武，

吳郡由拳；以上二十七人，均光武帝時（西二四——五七年）。王充，會稽上虞；崔駰（家孫），涿郡安平；孔僖（子建孫），魯；秦景，不詳；以上四人，均明帝時（西五八——七五年）。張衡（堪孫），南陽西鄂；周磐，汝南安成；李郃，漢中南鄭；戴封，濟北剛縣；石敬平，不詳；杜安，潁川定陵；張皓，犍爲武陽；以上七人，均章帝時（西七六——八八年）。崔瑗（嗣子），涿郡安平；楊震，弘農華陽；楊倫，陳留東昏；陳弇，陳留；唐檀，豫章南昌；以上五人，均和帝時（西八九——一〇五年）。李固（郃子），議中南鄭；公沙穆，北海膠東；董班，南陽宛縣；以上三人，均安帝時（西一〇七——一二五年）。任安，廣漢綿竹；鄭玄，北海高密；檀敷，山陽瑕丘；董扶，廣漢綿竹；以上四人，均順帝時（西一二六——一四四年）。陳實，潁川許縣；范康，勃海重合；郭泰，太原介休；符融，陳留俊儀；仇覽，陳留考城；魏朗，會稽上虞；岑暉，南陽棘陽；賈彪，潁川定陵；何顒，南陽襄鄉；崔琦，涿郡安平；高彪，吳郡無錫；張馴，濟陰定陶；劉陶，潁川潁陽；張鳳，未詳；郭亮，汝南；申屠蟠，陳留外黃；王子居，不詳；以上十七人，均桓帝時（西一四七——一六七）年。服虔，河南滎陽；臧洪，廣陵射陽；士燮，蒼梧廣信；張紘，廣陵；祝龜，漢中南

鄭；以上五人，均靈帝時（西一六八——一八九年）。范式，山陽金鄉；張劭，汝南；孔嵩，南陽；陳平子，長沙；任末，蜀郡繁縣；董奉德，不詳；王屯，廣漢新都；以上七人，年代無攷。

三 太學生之資性體貌

高深學問之基礎雖多，而體格與資性二者，實其首要。故武帝擇「儀狀端正者」，文翁遣「開敏有材者」，以爲太學生，良有以也。

(一) 幼童入學

武帝雖令「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實則太學生之年在十八以下者，正不一其人；甚且十二歲之幼童，亦入太學，故時有「聖童」「奇童」之稱，是亦可徵兩漢太學生年齡差異之甚矣。茲分述如次：

一。十二歲入太學者一人 任延 後書任延傳曰：「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二·十三歲入太學者三人 崔駟，楊終，杜安 後書崔駟傳曰：『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百家訓詁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楊終傳曰：『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力，遣詣京師受業。』杜根傳曰：『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三·十五歲入太學者二人 臧洪，戴封 後書臧洪傳曰：『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

四·十六歲入太學者二人 丁鴻，張堪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尙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見，說文候一篇，賜衣被。』又曰：『張堪早孤……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五·十八歲入太學者二人 終軍，馮野王 漢書終軍傳曰：『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馮野王傳曰：『受業博士，通詩……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據此，似野王入太學時，尙未屆十八齡也。

綜上所述，以十餘齡之幼童，即能入太學肄業，其資性之聰慧可知。試於今日求十七歲以下之大學生，豈可得乎！人智之演化，進步耶抑退步耶！

(二) 多才多藝

才藝貴乎雙全，而偏優者特多。漢太學生之多才多藝，自在意中。茲僅就三點以表彰之，藉覘一斑焉。

一·過目不忘 著「論衡」之王充，有過目不忘之才，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二·有才能文 如服虔張衡等是。衡並機巧，孤芳自賞，蓋亦謙謙君子也。後書服虔傳曰：「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張衡傳曰：「衡少屬文，遊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衡善機巧。」

三·雅才高才 漢太學生中，有雖具雅才而不善辭令者，如高彪是。後書高彪傳曰：「有雅才而納於言。」至若岑陞，則具高才，有幹國器，嘗爲人稱頌。後書岑陞傳曰：「陞

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既有高才……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

(三) 德性卓越

德性之卓越，極賴教育與唱導以圖成之。而漢既興太學，又尚氣節，宜乎其太學生德性之卓越也。茲就二方面言之。

一·行己 兩漢太學生處己之美德，計凡四點：(一)質直……韋賢，杜根，公沙穆等有焉。漢書韋賢傳曰：「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後書杜根傳曰：「根性方實，好絞直。」後書公沙穆傳曰：「自爲兒童，不好戲弄。」(二)貞節……杜安，檀敷，兒寬，樓望等有焉。後書杜根傳曰：「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檀敷傳曰：「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漢書兒寬傳曰：「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後書樓望傳曰：「操節清白，有稱鄉閭。」(三)好禮……朱暉周磐等有焉。後書朱暉傳曰：「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周磐傳曰：「磐少遊京師……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

(四)謙讓……施讎張衡等有焉。漢書施讎傳曰：「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張衡傳曰：「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但施張雖若是謙讓，太學中亦有好自誇詡者，如孟喜是。漢書孟喜傳曰：「喜好自稱譽。」何人度量之相越，有如是之甚也。

二·待人 漢太學生待人之態度，至爲可風，綜其要者，計凡五點：(一)俠……朱雲有焉。漢書朱雲傳曰：「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好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

(二)義……張堪有焉。後書張堪傳曰：「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志美行厲。」

(三)信……梁鴻有焉。後書梁鴻傳曰：「家貧而尚節介……學畢，乃牧羊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四)厚……卓茂有焉。後書卓茂傳曰：「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漢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五)友……漢太學生於師友之親愛，至爲顯著。本文第五節當詳言之，茲不贅述矣。

(四) 不修小節

漢太學生不修小節者頗多，如楊政劉陶等是也。後書楊政傳曰：「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劉陶傳曰：「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是雖不修小節，但頗重義，此亦良足風尙者矣。

(五) 體貌奇妙

武帝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其注重容貌可知。故漢太學生之體貌，除普通者外，尙有特別者三項。

一、壯貌 息夫躬，朱雲，臧洪等均有之。漢書息夫躬傳曰：「容貌壯麗，爲衆所異。」朱雲傳曰：「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後書臧洪傳曰：「洪體貌魁梧，有異姿。」此三人均有壯美之貌，故咸爲衆所聞。度其情形，當亦如今日學校中情形也歟！

二、奇貌 高獲貌奇矣，李固之貌尤奇，而光武貌則奇且美。後書高獲傳曰：「爲人尼首方面。」李固傳曰：「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光武帝紀曰：「身長七尺

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凡此雖未能謂爲真實不誤之描述，但此三人貌狀之奇特，固無可疑也。

三·文貌 茲所謂文貌，即指相術家認爲可由讀書出身之狀貌也。張禹翟方進等均有之。漢書張禹傳曰：「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翟方進傳曰：「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所能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

四 太學生之讀書生活

(一) 課程

兩漢太學之課程，時有變動。自五帝立五經博士，授施孟易，齊魯韓詩，歐陽書，公羊春秋，（禮無攷）；迄宣帝更增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劉歆傳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至東漢太學課程，凡十四種，即施孟梁丘京氏易，歐陽大小

夏侯尚書，齊魯韓詩，大小戴禮，嚴顏春秋，總稱五經，始於光武。漢書儒林傳曰：「光武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此其大較也。

(二) 考試

太學考試，初甚嚴格，且極重家法。其後行之日久，流弊漸生；終且開生姦路。或爭第而行賄，或因試而興訟。醜態百出，時人病之。故徐防說上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後書徐防傳）。呂強亦曰：「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賄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後書呂強傳）。腐敗之象，概可想見，是豈始料所及耶。

(三) 討論

漢太學中除傳授學術外，學生間相與討論之風，亦極盛行。甚者窮日盡夜，廢寢忘餐，談論不休。如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奠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旦。」亦有同學之間，以讀書與感，乃廢書而恣論人君者，如後書孔僖傳曰：「僖與崔篆孫

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專，僖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所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優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以討論而買禍，且作祟者即同舍之同學，良可歎已。

(四) 勤學

漢代尊重儒術，學優則仕；凡人之造詣若何，關係前程至巨；故苟有機緣，無不孜孜研讀，冀備世用。矧太學生地位優隆，詎有不特別奮發者乎。

一、好學不倦 有在官而仍受教不斷者，如班伯是；漢書曰：『班伯爲中常侍，成帝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上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有耕讀並作，刺客亦爲感動者，如崔琦是；續漢書曰：『崔琦字子璋……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賢之，實告琦，因得脫走。』有在學而遲婚者，如戴封是；謝承後

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嘗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慙過拜親，不宿而去。」有身處難中，亦仍誦讀不息者，如包咸是；後書包咸傳曰：「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二·苦學不厭 有貧困無燭，而穿壁引隣人之光者，如匡衡是；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有爲人傭役，乘閒而誦讀者，如兒寬是；漢書兒寬傳曰：「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有且耕且讀，致爲同伴所嗤諷，仍誦讀自若而日夜不倦者，如桓榮是；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耨拾，而榮開書讀之，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有躬步驅驢，千里尋師者，如李固是；司馬彪續漢書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驅驢，負書隨師。」後書李固傳亦曰：「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後漢書則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

(五) 博學

漢太學生「博學」所及，自以經學爲限；但亦有精通數術者，如平當尹敏等是。漢書平當傳曰：「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後書尹敏傳曰：「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至若太學生之明經而博覽窮通者，尤更僕難數；茲述五人，以覘大較：(一)崔駰……後書崔駰傳曰：「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常以典籍爲業。」(二)梁鴻……後書梁鴻傳曰：「博覽無不通。」(三)楊震……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後漢書楊震傳同)(四)李育……後書李育傳曰：「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五)李固……謝承後漢書曰：「固……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

五 太學生之友誼生活

(一) 志同道合

太學學生既衆，流品必雜，交遊不慎，殞越堪虞。故時締交之要件，輒有二端：一曰志同也；如後書劉陶傳曰：「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尙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一曰道同也；如後書孔僖傳曰：「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竟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似此志道不同，寧相決絕，誠大可效則者矣。

(二) 損友不友

「文人相輕」，自昔已然，充其極則互相傾軋，直欲置人於死而後快；甚至同學之間，亦相誣害，以洩私憤；友道之衰替，當無逾於是矣。此種敗行，漢太學中亦數見不鮮。故漢太學生或埋首窗下，不求友聲；或謹嚴自守，不輕交接。而同學之間，互相謀陷，似已成風；偶一不慎，輒遭不測。如前引孔僖孫翹，以暢論事故，未理它言，致爲鄰房同學陰控於上，幾瀕於危，是其例也。故謹嚴之士，常固守不輕與人交；如仇覽者，即同郡鄰房之同學數候之，亦不與言，必其造室謁談，始予接納，可謂謹慎極矣。後書仇覽傳曰：「覽入太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接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於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鄧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此則由疏遠而親密，友誼臻於成功，蓋亦慎於交接之報也。若好趨極端者，則逕閉門謝客，日夜苦讀，圖求快愉於呶呶咕嚕之中；如後書魏應傳曰：『閉門誦息，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此又足徵並京師風氣，亦以不友爲尙矣。

(三) 同學感情

上段論友，僅就一方面言之。若從另一方面言，則漢太學生友道之厚，實無可倫比。凡屬同學，雖多年契闊，而舊雨重逢之日，無論貴賤懸殊若何，貴者無驕，賤者無諂，握手道故，情致繾綣。如范式行部到新野，其老友孔嵩已先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卽與握手道故，無所矜驕。後書范式傳曰：『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

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裙，遊息帝學。」此誠富貴不忘，貧賤不移之交道也。他如爲亡友報父仇，厚贍亡友妻子，亦緣朋友情深，不忍負託，故存歿同然也。後書何顯傳曰：「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顯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顯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齧其墓。」朱暉傳曰：「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此種慰死扶孤之隆誼，自遠勝於生前之交密也。范式則更交死友，愴然誠懷，令人感泣。後書范式傳曰：「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獲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於素昧平生之同學，情厚且如此，其「烈」可知矣。至若爲亡友躬推輦車，送喪歸葬，於漢太學生中，尤數觀不鮮。如後書任末傳曰：「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

致其墓所。』申屠幡傳亦曰：「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幡。幡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事畢還學。」是顯例也。

(四) 師生感情

漢太學中，師生感情融洽異常，每相會晤，輒絮談不絕。故擅長辭令之太學生，頗不乏人，師長恆爲嘆服。如後書符融傳曰：「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裘，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若師犯罪當斷，學生輒鐵冠鐵鎖以請願；如後書高獲傳曰：「師事司徒歐陽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其師犯罪情節尤重者，學生輒匍伏道傍，涕泣請願，雖貫耳傷胸，亦所不惜。如後書楊政傳曰：「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身，政由是顯名。」此種事師精神，壯烈何極！然尤有更壯烈者，竟願殺身以代師命。如後書歐陽歆傳曰：「歆在郡教

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師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歛哀求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機，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師生情誼之親切，誠至矣極矣。故師有亡故，則送喪或奔喪，俱不辭萬里跋涉之勞。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聚妻。封慙過拜親，不宿而去。」後書桓榮傳亦曰：「事博士九江朱普……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坎。」馴至師以犯罪受誅，親故莫敢近視，而學生獨不勝師資之情，前往收殮；後書廉范傳曰：「受業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情誼之深，不辭鼎鑊，何其壯也。抑尤有甚者，太學生於其師，不僅生不忍別，死後亦不願相與遠離；故臨終之頃，

輒多遺囑近侍，歸葬師門。後書任末傳曰：「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士而已。」是著例也。

六 太學生之經濟生活——兼訂陶希聖氏說

漢承秦敝，益以天災人禍，連綿不絕，故國民經濟之艱苦，達於極度。在高祖時則「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在文帝時則「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其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織蠶，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武帝之初，國家亡事，漸趨富庶；但迄董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延至王莽秉政，「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流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粟，飢死者什七八。」（皆見漢書食貨志。）此前漢國民經濟情形之大較也。然人民雖感經濟之痛苦，不減求學之熱忱。故吾人披覽漢史，太學生之窮困異常者，數觀不鮮。或幸得友好資助，或全賴官府選遣；或先工後讀，或半工半讀；或家本貧寒，或窮中苦學；其複雜情形，正不亞於今日也。

陶希聖氏嘗作「中國學校教育之史的觀察」一文（教育雜誌二一卷三號），論漢代學校教育有曰：「在這種商人資本與土地兼併交相為用的情形之下，優先受教育的是什麼人，可想而知。所謂博士弟子員者，雖不必官僚貴族子弟，然亦非窮苦無告，瀕於破產或夷為奴隸的農家子弟。」陶氏蓋以朝錯言「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因其宮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因謂漢代貧苦農家子弟無受高等教育之機會，而斷定漢之太學教育為「特權教育」。

然今就太學生攷之，實未見其當，訂之如次。

(一) 家貧賤

兩漢太學生之家境貧賤者，指不勝屈；今舉九人，藉覘大較；前三人屬西漢，後六人則東漢太學生也。(一)翟方進……家世微賤；嘗爲小史，以聞術言，始詣太學。漢書翟方進傳曰：「家世微賤……給事太守府爲小史，稱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吏所冒辱。方進自傷，更從汝南蔡父相問已所能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學長安，織屨以給。」(二)蕭望之……家世業田，望之始入太學。漢書蕭望之傳曰：「家世以田爲業，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三)匡衡……世爲農夫，衡始好學，家貧穿壁借光，庸作以供資用。漢書匡衡傳曰：「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四)高彪……後書高彪傳曰：「家本單寒。」(五)檀敷……家甚貧，毫無產業。後書檀敷傳曰：「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家無產業，與子孫同衣而出。」(六)郭泰……後書郭泰傳曰：「家

世貧賤」(按范曄父亦名泰，故此處用太)。(七)公沙穆……後書公沙穆傳曰：「家貧賤……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八)申屠蟠……貧爲漆工。後書申屠蟠傳曰：「家貧，備爲漆工。」(九)梁鴻……家甚貧，學畢輒牧豕；嗣以過失，甘爲人傭。後書梁鴻傳曰：「家貧而尚節介……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二) 賴資助

漢代國民經濟既極艱窘，雖有深造之資，苦無入學之機；而政治整頓，急需人材；故政府官吏乃有資助學生入太學肄業者矣。(一)張叔等……均蜀郡人，由地方官文翁資遣詣京師入太學，冀其學成歸來以開化鄉邦。漢書循吏傳曰：「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此足徵漢太學生之必須繳納學費矣。(二)陳實……後書陳實傳曰：「出於單微……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三)仇覽……後書仇覽傳曰：

「年四十，選爲蒲亭長，期年稱大化。縣令王渙聞之，署爲主簿。尋資送入大學。」

(三) 苦讀書

漢太學生之經濟背景，類皆空虛異常。其賴資助者，固可勉強維持；而貧苦無告者，則惟有且工且讀或忍痛力學而已。茲舉此種苦學生七人，以窺大概；其二係前漢人，一爲中興之君主，餘則後漢太學生也。

(一) 兒寬……以資用無所出，乃爲同學之大廚役，且行賃作，俾得接濟。漢書兒寬傳曰：「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

(二) 翟方進……貧無資用，賴母織屨以給。漢書翟方進傳曰：「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

(三) 劉秀……後雖爲漢代中興之主，但讀書時，經濟極爲拮据，嘗與同學合錢購驢，使從者馱，以給諸公費。光武帝紀曰：「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東觀漢記曰：「受尙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馱，以給諸公費。」

(四) 王章……貧

困異常，病時亦無被，臥牛衣中涕泣而已。後書王章傳曰：「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五）公沙穆……在學無資，爲人傭作。後書吳祐傳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六）庾乘……在太學中，半工半讀，爲諸生傭；且能講論，諸生博士皆就讎問。後書庾乘傳曰：「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復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七）桓榮……本農家子。幼頗好學，爲人嗤諷。少學長安，貧爲客傭以自給。卒且學成大顯。後書桓榮傳曰：「少學長安，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乏，而榮誦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中，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太平御覽則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耨拾，而榮開書讀之，講頤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使人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爲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

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嘆曰，我本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乎。」上所援引，雖有參差，但桓榮之初甚貧因而讀書，固無可疑者也。

上舉二十餘人，均漢代之太學生，亦即陶氏「所謂博士弟子員者」也。而其經濟情形如是，遭遇如是，陶氏殆未之攷歟。

七 太學生之政治生活

學生干政，始於前漢。柳貽徵氏曰：「古無所謂學潮也。然學校諸生伏闕上書捲堂大散等事，頗類於今之所謂學潮，其風始於漢而盛於宋……學潮始祖，當推濟南王咸。」（語見「學潮徵故」）按漢書鮑宣傳曰：「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此漢太學生干政之始也。遞迄東漢，太學生勢力，足以左右朝政，黃梨洲氏且嘉爲三代遺風，其明夷待訪錄學校篇曰：「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此誠興學之效

也。且不特此也，漢太學生以純潔之心，激昂之行，干與腐敗之政治，實至可風，因述大較。

(一) 諷戒

崔琦諷戒梁冀，幾遭殺身之禍。續漢書曰：『崔琦字子璋……引古今成敗以戒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爲諷。……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賢之，實告琦，因得脫走。』如此始則委婉戒之，繼又爲文箴諷之，不惜犧牲，英勇何極。

(二) 議論

初以京師遊士譏訐朝政，官吏畏之，太學生遂嚮慕其風。後書申屠蟠傳曰：『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故聞流言，輒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致公卿以次，均畏其貶議，折節下之。但盛極必衰，卒爲人控告，拘禁遁逃，各以百數。黨錮之禍，於斯極矣。後書黨錮傳曰：『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後雖因霍譖竇武之請，赦歸田里；及張儉事起，又多被災者。太學生勢力之盛及後受禍之烈，前史所未有也。

(三) 上書

漢太學生讀書之餘，好上書言事，茲舉四人，兩漢各二。(一)梅福……於太學中上書，痛言人主求士之道。後書梅福傳曰：『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福復上書曰……：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二)終軍……上書言事，文爲武帝贊賞，卽荷拔選。漢書終軍傳曰：『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三)劉陶……慷慨直陳，略無隱諱；豪勇之氣，思之凜然。且所陳均的當可行，故帝常從之。後書劉陶傳曰：『連歲飢荒。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陛下既不能增明烈效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

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災異，以告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園……又使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時有人上書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帝竟不鑄錢。」（四）孔僖……爲同學誣控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恐受誅，上書白之；慷慨直陳，一如前例。故書甫奏，立得赦免，且受官焉。後書孔僖傳曰：「遊太學……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禍亦萃焉。……假使所非實是，固應悔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台令。」如此精神，方諸今之大學生，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矣。

（四）請願

漢太學生意志忠純，主持正義，見有賢者受屈，輒羣起請願救之。倘知貪官污吏，亦必羣起請願訟之。茲述三事，用概大較。（一）王咸等……以鮑宣冤獄，集千餘人請願，結果

完滿，「遂抵宜罪，減死一等髡鉗。」（詳見上引）。（二）劉陶等……集數千人詣闕訟朱穆。後書朱穆傳曰：「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三）張鳳等……集三百餘人，詣闕訟皇甫規。後書皇甫規傳曰：「其年冬徵拜議郎，論功當封……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上述三次請願，參加者少亦三百餘人，多至數千人，皆太學生合羣的政治活動也。

八 太學生之家庭生活

兩漢太學生有一大特點，即學生可偕家眷居住是已。茲畧述之。

（一） 與母弟居

後漢太學中，魯恭偕其母及弟丕俱居焉；隔下苦讀，儒林稱之。後書魯恭傳曰：「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

之。』前漢太學中，則有翟方進偕母居焉；其母織屨以給，積十餘年，方進始學成名就；是誠古今難得之賢後母也。漢書翟方進傳曰：『家世微賤……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

(二) 與妻子居

漢太學生偕妻子共讀者，頗不乏人，茲舉三焉：(一)梅福……初偕妻子在學，臨去竟棄之。漢書梅福傳曰：『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

(二)陳平子……偕妻兒讀書太學，死後賴同學范式營護之。後書范式傳曰：『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向汝揖哭，以爲死友，乃營獲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三)王章……獨與妻居太學苦讀，病中無被，相對涕泣。後書王章傳曰：『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是誠悲慘之小家庭也。

(三) 婚姻問題

漢太學生之婚姻情形，約有三類，即已結婚，已訂婚，未訂婚是也。前者大事已決，自無問題。後者頗當述論，用各舉一例，以資觀覽。

一·逃婚勤學 戴封有焉。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暨過拜親，不宿而去。」

二·戀愛結合 梁鴻有焉。後書梁鴻傳曰：「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鴻以太學生之尊（漢之太學生，猶今之國立大學學生也。）屢絕勢家女；而獨娶狀肥醜黑，力大如牛，且年高三十之平民女子，當必彼姝精誠有以感之，故如是也。謂爲真正戀愛結合，殆非過言。

九 太學生之教授事業

漢代學術，極重師承。而既受之於前賢，自當傳之於後學。故漢太學生在學則孜孜努力，盡得師傳；迄學成以後，亦諄諄講說，誨人不倦。

(一) 性高

挾才高傲，自昔已然。漢太學生既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雅好講學，特重師道。學生必親自造門就教，敬禮有加，始予收受。如王咸時，『太守黃讜署戶曹吏，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施讎尤謙高，漢書儒林傳曰：『施讎……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

(二) 詞利

太學生授書，言詞銳利，滔滔江河，時人稱之。(一)丁鴻……極善難說，殿中無雙。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明中引見，說文候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二)桓榮……敷奏經書，帝亦稱善。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三)楊政……說經鏗鏗，京師稱之。東觀漢記曰：『楊政字子行……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後書楊政傳亦曰：『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

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四）井丹……東觀漢記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五）魯丕……東觀漢記曰：「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三）擇地

講學之道，宜得地和。後書李育傳曰：「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此足徵漢太學生之極重講學地址矣。茲爲分類，約得四處：（一）精舍……檀敷桓榮等，於焉講學。後書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後書桓榮傳曰：「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東觀漢記亦曰：「桓榮爲博士，顯宗卽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二）家鄉……任安，程曾，杜撫等，均學成而還家鄉教授。後書任安傳曰：「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程曾傳曰：「受業長安……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後漢書曰：「杜撫……後還鄉里教授，沈靜樂道。」（三）山中……社會紛擾，教學未安，

乃徙講座于山中，如桓榮公沙穆等是也。後書桓榮傳曰：「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坟，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公沙穆傳曰：「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志。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恬淡之懷，何殊松風朗月。（四）澤中……魏應楊倫等講學焉。後書魏應傳曰：「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楊倫傳曰：「講授于大澤中。」

（四）時長

教授時間愈長，則愈覺教材嫻熟，收效必宏。漢太學生出爲人師，動輒十餘年，且講授諄諄，誨導不倦，故其弟子類皆多所成就。如漢書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弟子多成就爲博士。」他若任末等，亦教授十餘年；後書任末傳曰：「遊京師，教授十餘年。」

（五）徒多

漢太學生既熱心教學，故門徒衆多；其學生數在千人以下者，指不勝屈，茲不具論；僅

述其最多者如下：（一）一千人：……杜撫楊倫周磐等，各有學生千餘人。後漢書曰：「杜撫……後還鄉教授，沈靜樂道，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書楊倫傳曰：「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周磐傳曰：「教授門徒常千人……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以古稀老叟，猶集諸生講論終日，老當益壯，其行可風。而其身體之強健，尤所難及而深足贊羨者也。（二）三千人：……樊儵有學生三千餘人。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教學門徒三千餘人。」（三）九千人：……樓望誨人不倦，時稱儒宗，有學生九千餘人。迄其死後，學生會葬者亦數千人，可謂盛矣。後書樓望傳曰：「節操清白，有稱鄉閭……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門人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此足徵太學生誨人不倦，感人之深矣。

十 太學生之官場成就

漢代政治，日趨腐敗，奔競之風，方興未艾。後漢書左雄傳論曰：「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故桓靈時有童謠曰：「舉秀才，不

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鬼。』政治之腐敗，官場之惡濁，蓋至斯極矣。如此環境，而使志慮忠純之太學生涉獵其間，則其成就之微小，固無待著龜而可知者矣。

漢太學生之由官府派遣者，原為培植地方需要之人才計，故其學成以後，即返鄉以備錄用。如文翁所遣之學生，『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此無待個人自力營求者也。然「學優則仕」，儒家之訓。漢太學既專研經術，太學生於學成之後，詎有不致力於仕途者乎！雖其成就各殊，而位極人臣者，亦數觀不鮮；等而下之者，尤更僕難數。讀書之效，彰然畢陳，故時有「不如教子一經」之諺。後書曰：「韋賢字元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當時社會心理趨勢，大抵如此。但亦有特立獨行，潔身自好之太學生，不僅固自珍守而不入仕途，並不惜決絕好仕之至友，如孔子建是也。後書孔僖傳曰：「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貞義凜然，讀之感奮。

雖然，大多數太學生之思想行爲，固不出于「夫子之志」也。其成就有大小之殊，俱不可以不紀。因就本文第二節所舉一百八十二人，錄其最高之官職，得如下之統計表。表中未詳者特多，博士次之，合計將及半數，亦足徵其時太學生趨向之大較矣。

官職	未詳	博士	太守	太傅	尉	令	郎中	諫議大夫	丞相	大司空	
人數	四七人	二七人	一六人	十人	十人	七人	七人	七人	五人	五人	
侯	五人	刺史	議郎	司徒	光祿大夫	太中大夫	使節	尚書	少府	侍中	掾
御史大夫	左中郎將	大司農	大鴻臚	少傅	皇帝	太師	太常	內使	九卿	長史	
詹事	斬長	大將軍	膠東相	講學大夫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一人							

本文主要參攷書文

- 一 前漢書
- 二 後漢書

兩漢大學之學生生活

二五二

三 東觀漢記

四 太平御覽

五 史記

六 陔餘叢考卷十六

七 明夷待訪錄學校篇

八 王國維·漢魏博士攷(廣倉學叢書)

九 柳貽徵·中國文化史(載於學衡五十二期)

十 周光倬·兩漢大學學生攷(載於史地學報第三卷一期)
仇良虎

十一 盛耶西·二千年前中國之國立大學(載於民鐸五卷一期)

十二 陶希聖·中國學校教育之史的觀察(載於教育雜誌二二卷三期)

十三 柳貽徵·學潮徵故(載於學衡四二期)

一九三一，五，二六，南京。

兩漢人口之比較(續)

奚祝慶

前表所列戶口，得自漢書之地理志，與續漢書之郡國志，其數雖不能斷然無誤，然其梗概，殆可想見。兩漢地方行政之分區，至爲細密：州郡縣邑之下，分以亭鄉，鄉之下，復分以里；里有里魁，民有什伍。

漢書百官表說：『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是爲長吏；有斗食左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訴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

續漢書百官志說：『里有里魁，民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

故兩漢戶口，調查甚便，而其所得之數，不至有大誤也。然則前表所示後漢戶口之減

少，無疑矣。其減少之原因，則有兩端：

(一)王莽改制及用兵之結果：莽素饒機變，懷異志。初攝政時，學者每以周公頌莽，莽亦以周公自居；蓋其好古制，崇經義也。及既篡竊漢室，因素志未遂，乃紛更制度於內，用兵於外。

廿二史劄記卷三說：『王莽之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止不得買賣。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於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筦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鑄造機器；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於中國也。莽自以爲北伐匈奴，東致東海，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王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爲侯而叛。此召怨於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八人，兵三十萬，又謫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

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其討匈奴者，士卒死十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

漢書匈奴傳云：「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以是繇役煩劇，重以旱蝗相因，臣無大小，悉用苛暴賦歛。卒至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禁，而覆蔽之。遂使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亡；緣邊陷罪饑疫之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註一）

（二）光武中興用兵之結果：莽既紛更政令，橫挑邊疆，內外不堪其擾，加以法苛賦重，民多流離，於是豪傑並起，四夷交侵。邊徼則東北西南皆亂，中原之淮泗江漢間，爲亂尤甚，王匡等首起兵於荊州綠林山（湖北當陽縣）；樊崇等亦起兵於莒（山東莒州），號赤眉，破莽兵，轉掠青徐。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與復漢室，其餘先後遽起者無算。尋縯兵與綠林等兵合，共立劉玄爲帝，改元更始。莽聞更始立，大懼，發兵

四十二萬擊之。劉秀自將引兵大破莽於昆陽，關中豪傑聞之，相率入長安，殺莽；更始都長安。時秀出徇河北，更始三年，即帝位於鄴，爲光武帝。既而赤眉樊崇亦入長安，降更始，而旋殺之，光武遂定都洛陽。然此時海內之割據者尙多，赤眉據長安；公孫述據益州，及漢中；隗囂據天水，隗西；竇融據河西五郡；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得匈奴助，據九原高柳一帶；其餘青兗徐揚間，羣雄所在兵阻，不服漢。光武先命鄧禹馮異降赤眉，使吳漢耿弇等平江淮山東，尋又命來歙等西度隴，破隗囂氏，吳漢等南代蜀，殺公孫述，河西竇融已先歸命，盧芳來降不果，死匈奴中，地悉歸漢，彭寵，鄧奉，龐萌等亦均不久即平。然自莽亡，光武先後征伐凡十餘年，國家始復統一。而戶口傷亡於兵災人禍者，其數可驚，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云：『光武中元二年戶 4,279,634 口 21,007,820』其與前漢平帝元始二年之戶口相較，幾減去三分之二矣。

光武以後，明章銳意圖治，直至順帝年間，戶口漸見增加。雖有安帝年間之淫雨大雹，(註二)終未大傷民食，以限制戶口之增加；劉昭注郡國志謂：『明帝永平十八年，戶 5,850,173、口 34,125,021。章帝章和二年，戶 7,456,784、口 43,356,367。和帝永興元年，戶

9,237,112、口 63,256,229。安帝延光四年，戶 9,677,838、口 48,690,739。而郡國志謂：『順帝永和五年，戶 9,698,630、口 49,150,220』。此其證也。

永和而後，戶口之見於劉昭注者：建康元年戶 9,946,919、口 49,730,550。冲帝永嘉元年，戶 9,937,680、口 49,524,183。質帝本初元年，戶 9,348,227、口 47,566,772。

（通考：質冲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口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耶？）亦互有多寡。至桓帝永壽二年，戶 16,070,906、口 50,066,856。（通典作戶 10,677,960、口 56,486,656。戶少於漢書 5,382,943、口多於漢書 6,420,000。未知孰是。）通考以爲東漢戶口極盛之數，然視孝平元始二年之戶口，則爲少矣。（註三）

至東漢之末，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尤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際，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註四）亦云慘矣。

總觀後漢戶口之減少，強半爲損於兵革，然則戰爭所貢獻於人類者，祇有慘酷，悲哀，破壞而已。韋爾斯有言：『世界之各人種，各民族，苟猶循其狹隘自私，及互相衝突之民族習慣，則惟自趨於爭鬥之途，以自召滅亡耳。』古史所昭，在在可徵，固不必鑒於近事而云然也。

註一 見漢書食貨志。

註二 見後漢書五行志。

註三 參觀劉昭注。

註四 本節見通考卷十戶口考。

祆教雜考

沈嵩華譯

〔此篇譯自日本昭和三年史學雜誌第叁拾玖編第四號係神田喜一郎著〕。

中國文獻上關於祆教之記事，自民國十一年陳垣氏『火教入中國考』（註一）及石田之助學士『對於在中國之薩拉烏西特教』（註二）二論文發表後，幾摭拾殆盡。二氏博搜傍引之功，實不可沒。然中國文獻，浩若煙海，予最近所涉獵，忽有補足二氏遺漏之一二處。雖零細記事，不過殘膏賸膩，但對於極缺乏之中國祆教史料，不無裨補，棄之亦屬可惜。爰列舉之題曰『祆教雜考』，敢仰博雅示教焉。

其一於宋邵伯溫『邵氏聞見前錄』卷七有左之記事。

范魯公質舉進。和疑爲主文。愛其文賦。擬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父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後先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傭衣鉢亦相傳。周祖自艱舉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

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此乃范質於祆廟後門見土偶短鬼之一段事實，有關於祆教者不多，且其言亦荒唐不足信，然亦爲中國祆教史料，不可不注意之也。余先就見於此記載之祆廟而試爲穿鑿。

依陳氏與石田學士之說，北宋時代汴京（即東京）之祆廟與之適相合者有四。即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之（一）東京城北之祆廟，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之（二）大內西右掖門及（三）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姚寬「西溪叢語」所引宋敏求「東京記」之（四）寧遠坊之祆廟。予意此四祆廟中之（一）東京城北之祆廟與（三）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實係同一。（註三）蓋汴京舊城有三北門，其東爲舊封丘門。事見「東京夢華錄」卷一。（註四）謂爲舊封丘門者，即當東京城北故也。范質所見土偶短鬼之祆廟，以在封丘巷茶肆所逢容貌怪

陋之人物之事攷之，係指馬行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無疑。則予就范質之記事推測東京城北之祆廟與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爲同一者，非不可能事也。東京城北之祆廟，據張邦基「墨莊漫錄」所記，爲唐代以來世襲之祆廟，亦藏先世拜受之官牒等，其緣起之古可知矣。觀「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語，祆神在北宋頃必得相當之信仰於汴京都人之間。就范質之記事推之，舊封丘門外之祆廟，其存在亦必在五代或五代以前。予不知范質之記事爲何時假作者，若基邵伯溫「邵氏聞見前錄」(註五)之記載，則確爲流行於其時代之傳說。由此觀之，舊封丘門外之祆廟，大概非新造之祆廟可知。而斯傳說之流行，乃祆廟在當時現出一般或奇特之神異而有信仰之結果。綜合諸點攷之，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與張邦基所傳關於東京城北祆廟之事實，豈不符合乎？予得范質之記事，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之祆廟與東京城北之祆廟，更確信其爲同一。以其記事荒唐無稽之故，而漫然棄之不可也。

次舉宋董道「廣川畫跋」卷四所載如左之一文：

書常彥輔祆(呼烟反)神象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禱於祆神祠。明日

良愈。乃祀於庭。又圖象歸事之。屬某書。直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侏異。即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善救一切苦。能攝服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頌政坊。常有羣胡奉事，聚火咒詛。奇幻變怪。至有出腸決腹。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相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旣應則祠。旣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天（屬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

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祠。每年開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樂醉之神。後募一胡人爲祆主。取一刀刺腹。刃出背。亂攪腹肚。流血。食頃飲水祝之。平腹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胛下。卽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却至舊祆所。乃爲拔釘。一無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烏澗河中難派中有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桀。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無象。於大屋。置大小鑪舍。檐鄉西。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以上所引之文，據「適園叢書」本之「廣川書跋」。較之「王氏書畫苑」本及「十萬卷樓叢書」本，其間稍有異同。然大體「適園叢書」本最爲正確，故茲引用之，現就此文而說明其大略。

此文並非董適受常彥輔之託而題祇神畫像之文章。據其所言，元祐八年七月，常彥輔於開寶寺文珠院偶罹風邪發熱，即夜禱於祇神祠而速愈，乃祀祇神於其祠廟之庭，又作祇神畫像攜歸奉事之。此所謂祇神祠者，果指汴京之何祇廟乎？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開寶寺之所在：該寺在舊封丘門外斜街子。（註六）則此祇廟亦在舊封丘門外無疑。據此，舊封丘門外之祇廟，北宋頃得人民之一般信仰明矣。其「祇祠世以奉胡神也」以下之文，即是對董道所述之祇神之攷證；大都不過祖述前人之說。以祇神爲佛經之所謂「摩醯首羅」，見於杜佑「通典」卷四十一「薩寶府祇正」條。其後之「常有羣胡奉事聚火咒詛」二句亦見於同書同條。但祇教之傳入中國在隋初，根據何書而云然，則不知也。所謂立祇祠於頌政坊者，非指唐武德四年立於長安布政坊之祇祠乎？唐武德四年立祇祠於長安布政坊之事，見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至布政坊何故誤爲頌政坊，亦有攷證之必要。蓋布政坊之一之北坊，種爲頌

政坊，「頌」則「頌」之譌也。從其祇教徒之演奇怪幻術，出腸決腹，吞火踏刃之事觀之，可與後文河南立德坊之祇祠記事。相參照。其次引用唐之祠令，述薩寶府官之事。此祠令爲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各令之何者，未詳。而薩寶府官之事，今更不見於「通典」與「舊唐書職官志」等書。其語之來源，近年大惹起東洋學者間之注意。其「與得悉(唐國)順天(屬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一句，「得悉」，於「北史」與「隋書」西域傳曹國條有「國中得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之記載，大約指神。本文得悉下分注「唐國」二字，固爲「曹國」之譌，「王氏書畫苑」本之「廣川畫跋」明作「曹國」。又「順天」，於「北史」與「隋書」西域傳曹國(於此有「漢時屬賓國也」)條，有「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鑲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之記事，亦係指神無疑。依董道之所謂神，與「得悉」「順天」之二神有別，而「得悉」「順天」果爲何種神，予不詳之。據聞近時馬兒庫爾特對此將有新研究。(註七)再董道述於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之胡祇祠，每年胡人之祇主演幻術事，其記事大體與唐張鷟

「朝野僉載」卷三所載一致，恐係引用之者。關於幻術，最近藤田豐八博士發表之「黎軒與大秦」論文（註八）中有所考證。幻術記事後，有「段成式曰」，舉俱德建國之祆祠事，出於其「酉陽雜俎」卷十。今不更列舉之。見於同書卷四孝億國之祆祠記事，亦屢屢牽起學者之注意。

以上就董道之文而略述我之意見。但對於本文主題之祆神畫像更不能不加考究。案畫祆神之像，在唐代中國西陲地方亦行之。近年從敦煌發見之唐光啓元年之書籍，雖係伊州地方地志之斷片（註九），其中關於該地方之祆廟記事有「祆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之語。」觀董道所言，祈願於某祆神而靈驗時，則畫其神像，乃一種向來之風習。則伊州祆廟中有無數之素書形像者，並非無何等理由。予以爲素書形像，非必爲崇拜之對像而畫，或與我國（日本）神社之繪馬有略同之意義。常彥輔之畫祆神像，乃暗受其遺風也。然此不過予之想像，祆神畫像事於他處亦有所見。敦煌出土之唐鈔本「沙州圖經」踐卷記同地之祆廟，有「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之記載，則爲崇拜之對像而畫者。然其神像如何相貌，不得而知，亦無何等史料。唯董道文中有「其相像異」一語耳。近年在中央亞細亞發掘出之繪畫，有不少奇妙之神

像，其中大約亦有祇神之像，甄別之，則待諸將來，亦有興味研究之一也。

最後爲明彭大翼纂著之「山堂肆考」宮集帝屬第三十九卷「公主」條之記事。

幸祇廟

蜀志。昔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攜幼子與公主居禁中。約十餘年後。以宮禁。逐而出者六載。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祇廟爲名。期與子會。公主入廟。子睡沈。公主遂解幼時所弄玉環附之子懷而去。子醒見之。怨氣成火而廟焚。按祇廟。胡神廟也。

蜀志不知爲何書，「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第一百卷公主駙馬部外編與「淵鑑類函」卷五十八后妃部二公主條，亦引此文，恐根據「山堂肆考」者。予不能檢出其確實出典，遺憾也。雖然，此記事決非「山堂肆考」編纂時代所假造者，實有其他證據。此傳說實普及於元時代。元曲中用此種傳說之故事之句頗多。例如元時代通俗文學之「西廂記」（王實甫本）第二本崔鶯鶯夜聽琴雜劇第三折有「不鄧鄧點着祇廟火」，（註十）明末人閔遇五所著「西廂記」註釋「五劇箋疑」，引用「蜀志」而注此句。此句係用此傳說之故事無疑。元

曲「爭報恩」之第一折有「我今夜着他個火燒祆廟」，「倩女離魂」之第四折有「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皆屬相同。明曲「紅拂記」第十四齣有「只合藍橋水斷祆廟延燒」，恐因襲之者。陳繼儒之「釋義」(註十二)，亦引用「蜀志」之文。又元李直夫之著作中有「火燒祆廟」爲題之曲(註十二)。今雖不存，然自其題名而推想之，大約爲此類之故事。據此種種，非此傳說普及於當時之反應而何？則其爲元代以前所假造無疑。然則果爲何時假作者乎？

予對於此記事之主人公爲蜀帝之公主，而亦想起唐樂府「牧護歌」事。「牧護」一作「穆護」，與有名之唐會昌五年排佛詔勅(註十三)「勅大秦穆護拔三千餘人還俗」之穆護同。非指祆教徒。此事宋姚寬，「西溪叢語」攷證於前，明方以智於其名著「通雅」卷二十九亦舉詩餘之牌名「穆護沙」與「木斛沙」，而益說明「穆護歌」之源流。方氏謂「始或以賽火祆之神起名。後入教坊樂府。文人取其名作歌。野人歌以賽神。樂人奏以爲水調。」此其是非雖難斷言，然唐代有「牧護歌」盛行於蜀地之形迹。宋黃庭堅之「題牧護歌後」(註十四)文中有一「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劉夢得文集」無此歌，或已散佚。意劉禹錫爲夔州刺史，夔州地方「牧護歌」流行，因作此歌。姚寬等亦謂「劉作歌。」

止效巴人之語」。即此考證錯誤，唐代祇教之行於蜀地亦易想像知之。故以蜀帝公主爲主人公之記事，有關係於祇教，亦非偶然之言。惟予不能自此記事之起源，而得其間之關係耳。

此記事中主人公爲蜀帝之公主之說，仍有其他解釋。石田學士於其「對於在中國之薩拉島烏西特教」之後，附記「北齊之一公主與其乳母子陳氏，元夕約會於祇廟之小說，引於某書」。予以私信問學士之所謂某書者爲何書。學士答謂爲明丘瓊山撰平安三宅元信輯之「故事必讀成語集法」。此書卷上「女子」條之「齊女會陳郎而燬廟。此女之淫者。」之記述。註謂「北齊公主生。命乳母陳氏撫養。乳母攜子入宮。主與子日弄玉環嬉戲。後其子年長。不許入宮。日夕思主病。乳母白於主。主約元夕夜祇病（病廟字之譌）相會。主未至而陳氏睡。主既至而仍不醒。因以幼時所弄玉環寘之懷而去。陳氏醒覺。心火忽燃。遂燒其廟」。案祇教之傳入中國，大體在北魏之前後，北齊時代祇教已略流行。「隋書」禮儀志謂「後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魂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可爲明證。則以蜀志之主人附會於北齊之公主，非無理由。然「故事必讀成語考集註」，石田學士時書爲某書而不明示其書名，較予所據之「山堂肆考」更不可信。今唯記斯一說而止。

註一 最初爲寫牘版刷之單行本而發表，後登載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註二 「史學雜誌」第三十四編第四號所載。

註三 對於寧遠坊之祇廟，予有多少疑問，汴京之坊巷名爲寧遠者，原因不知。姚寬「西溪叢語」所引想無何等錯誤。

註四 參看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一與清周城「宋東京考」卷一更明瞭。

註五 參照宋紹興二年邵伯溫之自序。

註六 「汴京遺蹟志」卷十及「宋東京考」卷十四亦各有關於「開寶寺」之記事，並明示其位置。

註七 舊來之研究，於西雅保之「西突厥志」百三十九及三百十二頁，有關於「得悉」神之考證，其所有極曖昧。

註八 「史林」第十三卷第一號所載。

註九 此地志引用於「史林」「黎軒與大秦」之中，又於藤田博士「西域研究」第一回（「史學雜誌」第三十五編第十一號所載）亦見此地志，博士考爲「沙州都督圖經」之斷片誤。

註十 通行之金聖嘆本第七折賴婚第八節有「赤勝騰點着祇廟火」。

註十一 附載於暖紅室「傳奇彙刻」本之「紅拂記」，因「傳奇彙刻」本祇字皆誤作袞。

註十二 「太和正音譜」所載。參照王國維氏「曲錄」卷二。

註十三 「唐會要」卷四十七「大唐詔令集」卷一百十三等所載。

註十四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所載。

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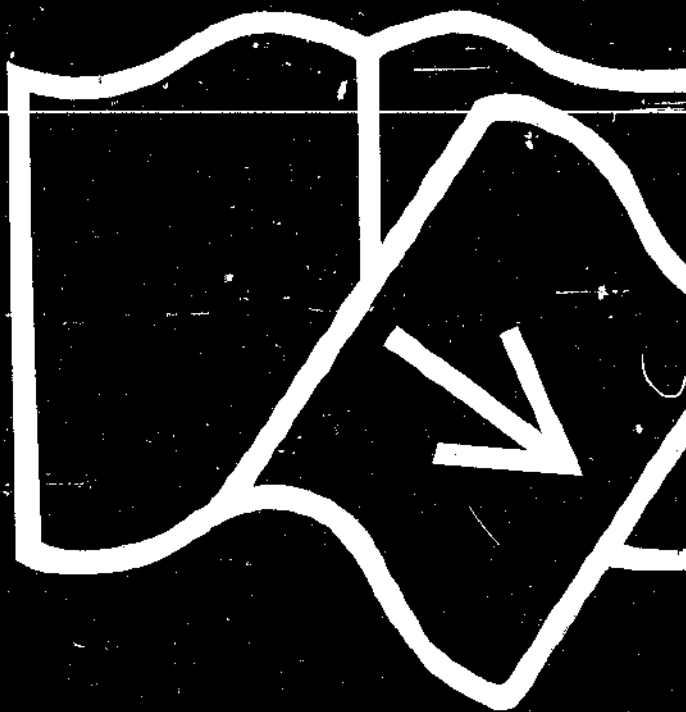
周鑑頤譯

本篇原文，爲日人後藤末雄所撰，載日本史學雜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內史學會出版）第四十二編第三號。（昭和六年即民國二十年三月）中國近世史學程中，教師陳訓慈先生，嘗以康熙帝與法王路易十四相提並論。以爲二君生於並世，皆統治一大國，其武功拓疆相同，其整理內政，勤政有爲相同，而其獎勵文藝，提倡科學又莫不同。雖地異勢殊，自有差別，要爲東西相望之二名君，比較印證，實一有趣之問題云云；私心頗有感其言。旋見史學雜誌中載有此文，雖所述非比較之作，而爲當時路易十四派遣教士來華對康熙之影響，然二君間精神上之聯絡，由此更明，不可謂非近世中西交通史上有趣味之史料也。爰爲逐譯，并請陳師略一校改。譯文務求符合原文，惟原文有過於累贅無關重要之字句，偶有簡略，以求通順。舛漏未妥之處，尙望讀者指正。

一

自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租借澳門，把持中國貿易以來，中國之名產如陶器漆器絹織物錦繡等，葡商滿載以歸，暢銷歐洲市場，頗獲鉅利。加之葡萄牙在當時有保護中國傳教事業之責，於是葡人不僅遣其本國之耶穌會教士往中國，即他國之耶穌會教士，亦無不竭力招致，由里斯本出發，航海東來。蓋欲利用基督教，藉以收攬中國之人心，不與葡人爲難。而東來之耶穌會教士，本其科學的造詣，爲明廷鑄造銃砲，挽救國難，明廷信任有加，授以祿位，於是葡萄牙之威勢，乃以朝廷之扶植而益固。當時葡萄牙又能悉心研究中國之文物制度，以其所得，歸告國人，在歐洲諸國對於東方研究之新興潮流中，葡萄牙遂執「中國研究」之牛耳矣。

法王路易十四，對於葡萄牙人在中國之發展，其初祇能拱手傍觀。蓋法國自開始侵取 *Franche-Comte* 以後，王注力於本國境土之開拓，國事紛繁，不遑他顧。然王對中國仍甚關懷，早年即注意中國之文化，深致愛慕。迨凡爾塞宮建成後，彼即將自法蘭西斯第三 (*Francis III*) 路易十三以來歷代所搜集之中國工藝美術品，擇其尤者，移置新宮，其愛好中國之文化，即此可見。後又以有名之儀禮問題 (*Question des Rites*) 發生，留意於儒教思想，命曾在



原件短缺

晉書彙目考略

正史彙目
考略之一

鄭鶴聲

(一) 唐修晉書未成前目

秦始以來大事

晉書武帝本紀：秦始六年詔曰，自秦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祕書寫副。後有其事，輒直綴集以爲常。

賈謐等撰晉書

晉書賈充傳：充無嗣，取外孫韓謐奉充後，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是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秦始爲斷，於是專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都騎尉濟北侯荀陵，侍中荀藩，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

議遂施行。

荀綽晉後書十五篇

晉書荀勗傳：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晉後略記五卷 晉下邳太守荀綽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後略記五卷，下邳太守荀綽撰。謹案見隋志，荀勗傳。綽撰晉後書十五篇，行於世，卽此記。新唐志作晉後略，宋志史鈔類作晉略。云九卷，羣書治要（二十九）則引作略記。

隋書經籍志考證：晉書荀綽傳，綽撰晉後書十五篇，舊唐志作晉後略記，新唐志作晉後略，皆一卷。世說賞譽篇注劉謨以清識爲名。術解篇注杜夔荀勗定鐘律。水經穀水注陸機爲都督，敗於鹿苑。太平御覽地部張方圍京邑，決千金堰。皇親部賈后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又賈后殺楊庶人，信妖巫殯之施諸厭勝。又張后於武帝受禪，追尊爲太后。職官部武舍以母誨辭常侍爲吏部郎。服用部張方兵入洛，割御室流蘇帳爲馬戰。布帛資財部成都

王園京邑，城中賣死驢馬肉，雜人肉買之。菜茹部成都王園京邑，城中以陳韭菜爲御膳。共引晉後畧十一事。宋志史鈔類奇綽晉略九卷。

傳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

晉書傳祇傳：祇子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囊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講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序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

隋書經籍志：晉諸公讚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傳暢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晉書傳暢傳，暢作晉諸公叙讚，魏志三少帝紀注王沈王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世說賢媛篇注謂傳暢于寶二家所記，深得之。于寶晉紀王於我經正直不忠心故誅之

通典職官門注汝南王亮爲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又陳寔爲大司馬，賜亮冕之服二事，皆今晉書所闕。水經穀水注都水使者陳狼盤都渠事，題傳暢晉書。左傳莊公正義司隸傳祇，於王愷家得鳩鳥奏燒於都街，題晉語諸公讚，語字誤增。他書徵引。或稱傳暢晉

讀，省諸公二字。唐志二十二卷。

東晉晉書帝紀十志

晉書東晉傳：博學多聞，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所著晉書紀志，遇亂亡失。

史通正史篇：佐著作郎東晉，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

補晉書藝文志：晉書帝紀十卷，晉東晉撰。謹案見本書晉傳，言此書亡於永嘉之亂。

華暢晉紀

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夏侯湛晉書

晉書陳壽傳，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

王隱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王隱傳：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遇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能立，君少長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及郭璞作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接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作也。

史通正史篇：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遂未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

史通書志篇：王隱後來，加以瑞異。

史通鑿謬篇：王隱徐廣，淪溺罕華。

史通書事篇：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史通論贊篇：王隱曰議。

史通稱謂篇：時采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十士寒儻，沈宋之二凶索虜，卽其事也。

史通浮詞篇：隱稱諸葛亮挑戰，冀扶曹谷之利，其事相符，言之謔矣。

史通曲筆篇：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史通人物篇：當兩晉殊宅，若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王隱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網漏吞舟。史記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編之列傳之中，王隱則謂之爲紀，而在列傳之首也。

隋書經籍志：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書九十三卷，著作郎王隱撰。謹案見七錄，隋志存八十六卷，兩唐志較

隋志多二卷，通志仍九十三卷，蓋鄭樵據七錄列入，非實見是書也。御覽引書綱目有隱書

處士傳，唐劉廣稽洪引隱書瑞異記，原本原鈔。(七十五)引隱書石瑞記疑即瑞異記。史通引隱書十

士寒儻，皆其篇名。書鈔設官部引王隱吳郡顧錄孫何法盛書之類不足據信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其體不似史中論讚，文選

謝修卜忠貞墓啓引徵士翟湯數語，則不稱議而稱述。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有石瑞記書鈔引此雖未明稱王隱

而文部補注引賈逵墓碑生金事則應王隱石瑞記補注乃明陳萬謨所發明人言固多不可信而此似有所本當即史通所謂瑞異，其時張掖元石圖指爲晉受魏祚

之祥，故因以題篇。史通以王隱瑞異與魏收釋地言沈約州郡志鄭氏水經注，復引隱書地道記劉昭續漢

鄭國志注引晉書地道記尤多然不是知易志爲記，王隱所撰，非何氏所題。史通題曰何氏中與易志爲記太平御覽

人事部劉叔龍赤色大臂，少言語，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一事，題名寒儻傳。文學

部王褒讀詩流涕一事，題名處士傳。處士與十士異。史通以二凶對言，取數相配。非處士

之訛。藝文類聚靈異部王矩至長沙，見一人自稱天上社靈。太平廣記載蘇詔夏侯愷亡後見

鬼事，御覽人事部亦引蘇詔事而廣記似全篇自是鬼神傳中之詞。其他逸篇，徵引衆家晉史，以王隱爲最多。唐

志八十九卷。

謝沈晉書三十卷

晉書謝沈傳：沈字行思，會稽人。撰晉書三十餘卷。

虞預晉書四十四卷

晉書虞預傳：預雅好經史，憎疾元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著晉書四十餘卷。

隋書經籍志：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書四十四卷，散騎常侍虞預撰。謹案見七錄，隋志二十六卷，云訖明

帝。兩唐志則云五十八卷。考本書作四十餘卷，與七錄大數合。不應唐時卷數轉增，疑有

誤文，不足據。

隋書經籍志考證：魏志王粲傳注引預書曰，嵇康家本爲奚，先自會稽遷於譙之鍾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鍾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今晉書康傳祇載鍾有嵇山一說。太平御覽皇王部上雖服膺文藝，而雅有雄霸之量數語，乃預宣帝紀論。其論阮籍裸袒，則籍傳論也。今晉書皆不取。初學記設官部何楨爲宏農郡守，賈縣吏楊囂於朝。北堂書鈔設官部何楨爲尚書郎，參祕書右丞，右丞之置，自楨始也。是知王隱所不編，預固有傳。唐志五十八卷。

朱鳳晉書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晉書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

補晉書藝文志：晉書十四卷，中書郎朱鳳撰。謹案見七錄，隋志作十卷，云訖元帝。兩唐志仍十四卷，書本未成之稿，見本書鳳傳。

隋書經籍志考證：北堂書鈔設官部何法盛中興書曰，華譚爲祕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二人，並有史才，譚荐補著作佐郎。今晉書華譚傳同唐志載鳳書十四卷。世說德行篇注引宣帝張夫

人生梁孝王，柏夫人生趙王倫。言語篇注文王諱昭，宣帝次子。又元帝諡法，始建國都曰元。汰修篇注彭城穆王權，太始元年封。文選關中詩註趙王倫請三萬人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安陸王碑注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北堂書鈔車部咸寧中，詔賜齊王攸之朝車設旗。太平御覽職官部詔以陳寔之子爲通直常侍。又文帝立度支尙書以司馬孚爲之，共引鳳書九事。

謝承晉書三十六卷又錄一卷

案見史略晉書條著錄。注云：宋臨川內史。

何法盛晉中興書七十八卷

南史徐廣傳：時高平鄒紹亦作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

宋書沈約自叙：沈伯玉與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宮。

陳書何之元梁典序：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

史通正史篇：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

史通論贊篇：何法盛曰述。

史通題目篇：何氏中興，易志爲記。肥乃說字之訛

史通表歷篇：法盛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

史通因習篇：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爭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

史通鑿說篇：法盛中興，荒壯原注一作拙少氣。

史通雜說篇中：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彰，良可惜也。

隋書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多引法盛徵祥說，其載麟鳳，騶虞，甘露，嘉禾，等瑞，符瑞志體，其陰霖，雷震，天鳴，山崩，豹尾，忘設鷗集，太極等異。乃五行志體。開元占經晉咸和二年五月申朔，日有蝕之，在東井女主之象。明年皇太后以憂崩。

見占經卷十井女主之象句又見卷六十二並題懸象說題法盛懸象說，是則天文志體。史通所稱刑法志當作刑法說。北堂書

鈔設官部齊王攸爲司空，行太子太傅事，題百官公卿表注，又太子中舍人咸寧加名治文書三語，題百官公卿志注，此易表爲注之證。文選殷仲文桓公九井詩引桓元錄謝靈運述祖德詩，元暉八公山詩，任彥昇奏彈王源注，並引陳郡謝錄，阮嗣宗勸進表注，引劉聰錄庾方規讓中書表注引潁川庾錄，謝修卞忠貞墓啓注引濟陰卞錄，北堂書鈔設官部所引有會稽賀錄，瑯琊王錄，濟陽江錄，陳郡袁錄，太原王錄，順陽范錄，太原瑯琊二錄再見共書鈔引八事明陳禹謨補注所引尙不止此今俱不取合史通所稱劉隗錄，鬼神錄書事篇王隱何法盛爲鬼神傳錄此又改傳爲錄之證。書鈔政術部庾冰一事題謝沈傳傳字俱宜作錄蓋典注說錄四體，以易紀表志傳也。

宋繪注王隱書中興書

北齊書宋顯傳：顯從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

陸機晉紀四卷

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所著文章二百餘篇。

文心雕龍史傳篇：晉代之書，陸機肇始而未備。

史通本紀篇：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史通本紀注：晉書本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母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

史通曲筆篇：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

史通正史篇：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

隋書經籍志：晉紀四卷，陸機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四卷，陸機撰。謹案見隋志，兩唐志作晉帝紀。

隋書經籍志考證：太平御覽職官部人事部兵部並引武紀曰，王濬在巴郡，夢懸四刀於壁

上，問主簿李毅，毅賀曰，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

藝文類聚卷中器部靈異部
北堂書鈔武功部皆引之初學記帝王部云，文帝勢崇乎三分，而身終乎北面。雖曰未假王業，固

已固矣四語。乃文紀論。又文部云，三祖實終爲官，教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

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之之義數語，題陸機限斷語。

干寶晉紀二十三卷

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父瑩，丹陽丞。寶小勤學，博覽書記，以才氣召爲著作郎。平杜陵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頒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文心雕龍史傳篇：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

史通正史篇：尙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

史通二體篇：晉史有王虞，副以干紀。又干寶著書，盛譽邱明而深仰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

史通載言篇：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邱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註。

史通論贊篇：必擇其善者，干寶范蔚宗，裴子野，是其最也。

史通叙例篇：惟令升先覺，遠述邱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已下，遂躡其蹤。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蔚宗，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繁而寡要。

史通載文篇：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

史通補注篇：掇衆史之所長，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國志注，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之類是也。

史通模擬篇：春秋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則云我而已。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一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左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志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晉師是討，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干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擬左氏，所謂貌同心異也。君父見害，義常略說，不忍斥言。左傳叙桓公遇害，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心異也。

史通書事篇：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

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史通申左篇：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原注云事具干寶晉紀中

隋書經籍志：晉紀二十二卷，干寶撰，訖愍帝。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三十卷，干寶撰。謹案見本書寶傳。隋志存二十三卷。兩唐志二十二卷。家大人曰：新志編年類既列此書，正史類又有寶晉書二十二卷，蓋誤紀爲書，遂爾複出。

隋書經籍志考證：干寶論武帝革命，及晉紀總論，昭明太子文選，屏喬修晉書，全取總論，而徵有刪節。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曹爽傳注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陳泰傳注文王謂曰：元伯卿何以處我。世說賢媛篇注王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文選晉紀總論註高貴卿公之弑，通鑑從干寶而著於考異。世說方正篇注亦引之。文選注所引有武紀，惠紀，懷紀，愍紀。惟北堂書鈔設官部傳成兼司隸，數日三奏免官一事。題晉總記。唐志編年有干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有干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

曹嘉之晉紀十卷

魏志楚王彪傳注：王隱晉書曰：吏部郎中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嘉無之字北堂書鈔設官部亦引此事作曹嘉之良素修潔，先代之後，可以爲員外散騎侍郎。

隋書經籍志：晉紀十卷，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十卷，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謹案見隋志据王隱晉書原本書鈔設官部引嘉之曾官東莞太守，員外騎侍郎。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方正篇注引曹嘉之晉紀和喬爲中書令，荀勗爲監，嶠專車而坐事。

黨譽篇注劉疇避亂塢壁，吹笳而羣胡散去。又蔡謨稱劉王喬爲司徒美選。文選思舊賦注嵇康刑於東市，顧日影彈琴。顏延年五君詠注，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

阮嗣宗勸進表注，劉琨封印表畢對使者流涕遺之。張華女史箴注，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初學記職官部，荀勗遷尙書令，恚曰：奪我鳳凰池。北堂書鈔天部，諸葛誕霹靂震

柱，讀書自若。設官部詔荀勗守尙書令。藝文類聚職官部，汝南史躍爲山濤所知。太平御覽職官部，王戎再至，司徒見者不知是台司。又羊暨爲刺史，牛產犢，及遷官遣之而去。

人事部夏侯元爲征西，賈充送元，執手曰賈侯。共十一事。並作曹嘉之。唐志卷同。

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

晉書習鑿齒傳：鑿齒爲桓溫主簿，出爲滎陽太守。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之焉。

世說文學篇：鑿齒史才不常，爲衡陽郡，於病中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檀道鸞續晉陽秋：鑿齒著漢晉春秋，斥桓溫覬覦之心也。

史通論贊篇：習鑿齒時有可觀。

史通稱謂篇：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元德，原注云習氏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則呼爲元德

史通直書篇：當宣景開基，曹馬構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伏雲臺，取傷成濟，

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鑿齒乃用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

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古之遺直歟。

史通探蹟篇：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追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諷上，若豪士作賦，女史獻箴，斯皆短篇小作，可率爾而就。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求之人情，自不當爾。

隋書經籍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訖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補晉書藝文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習鑿齒撰。謹案見隋志，本書習鑿齒傳作五十四卷，兩唐志同此書起漢光武訖晉愍帝。

隋書經籍志考證：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犯蹕事，臣松之以爲鑿齒雖最後出，然述此事，頗有次第。惟高貴鄉公之葬，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惡言，不如是之甚者。蜀志諸葛亮傳注引亮圍祁山，司馬畏蜀如虎。太平御覽兵部同引之亮據武文原，至數挑戰，賊不復出。與死諸葛戰生仲達。御覽人事部亦引之皆鑿齒直筆，先主傳注云先主雖顛沛險難，信義愈明。二主妃子傳注云先主無權事之逼，而引前失以爲譬，先主從之過矣。二事皆鑿齒

論，並稱先生。而通鑑引顛沛險難數語，則稱元德。魏劉表傳注，太祖征柳城，劉備說表襲許。通鑑建安十三年，劉備屯樊，是其敘事，亦稱備名。劉璋傳注曹操暫自矜伐，天下三分，君子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藝文類聚祥瑞部，青龍三年，曹叡崇華殿災。太平御覽兵部曹叡謁曹叡慕於大石山，皆稱名。至曹髦見威權日去，自討司馬昭。世說方正篇賢媛篇注所引稱名。魏志注語同，而於髦稱帝，於昭稱文王，此昔人稱引互有改易，不盡鑿齒原本。御覽人事部引有創周魯通，諸葛論，通鑑未取。春秋又名陽秋。晉避簡文太后諱也。

鄧粲晉紀十一卷晉陽秋二十二卷存疑

晉書鄧粲傳：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光明紀十篇。

豫章十代文獻略引太平御覽云：粲字文獻，南昌人。父邁，棠邑令。後漢末，自南陽徙家焉。粲善言辭，博通經典，任散騎常侍，撰晉史十卷。

文心雕龍史傳篇：按春秋經傳，舉例癸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及鄧氏之規焉。

隋書經籍志：晉紀十一卷，訖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十一卷，荊州別駕鄧粲撰。謹案見隋志。本書粲傳作元明紀十篇。舊注云，是書訖明帝。考世說賞鑒篇注引此紀有成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爲達，卞壺欲治之語。咸和爲成帝年號，隋志所言，殊未覈。或後人有增益歟。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注引粲記二十餘事。任誕篇注劉伶裸袒事，今晉書不載。太平御覽人事部漢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以嗣饒鬚，內羊闐中。始興太守尹虞字壬卿，長沙人也。此注未審撰人。羊嗣事今晉書亦無考。又世說賞鑒篇注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爲達，卞壺欲奏治之。按咸和成帝年號，是粲所紀，不止訖於明帝。御覽人事部張華多鬚，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華雲皆卒於惠帝時，元明紀中，不宜載之。唐志粲紀十一卷外，又有粲晉陽秋三十二卷。舊唐志二卷粲不聞撰晉陽秋，當是

誤增。朱氏經義考
踵唐志之誤

補晉書藝文志：晉陽秋三十二卷，鄧粲撰。謹案見兩唐志，舊志誤衍春字。家大人曰，本書粲傳不言著陽秋，七錄隋志，亦均不著錄，疑即孫盛書誤屬之粲，複出而不悟也。無確

證糾其謬，故過而存之。

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孫盛傳：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遂爾改之。盛寫兩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博求異文，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文心雕龍史傳篇：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

文心雕龍才略篇：孫盛干寶，文盛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史通採撰篇：安國之述陽秋，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列爲竹帛正言，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史通直書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

史通論贊篇：孫安國都無足採。

史通言語篇：裴少期議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詞，雖言春秋，而事舛乖越者矣。

史通模擬篇：春秋請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舊，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史通忤時篇：孫盛實錄，取嫉權門。

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蜀志譙周傳注引桓溫平蜀，荐譙秀表與文選同。吳志孫皓傳注王濬收其圖籍戶口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今晉書闕載米穀舟船。世說方正篇注諸葛亮遺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通浮詞篇止稱王隱說言，而不及孫盛，自是所考未精。水經河水注杜預造河橋於富平津。元和郡縣志亦引之：通典禮門傳元議正朔服色依前代，庾純奏父老不歸養二事，並取晉陽秋論。太平御覽皇王部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乃懷帝論。明帝初在東宮，敬禮賢士，乃明帝論。今晉書惟取懷帝論。又元石圖有牛

繼馬後，恭妃通小史牛金而生元帝，孫盛先有此言，史通獨譏沈約誤也。文選求爲諸孫置守冢表注引謝詢張俊事，題晉陽春秋，春字誤增。初學記職官部引中興書，稱盛著三國陽秋三國二字未詳。

張氏晉書鴻烈六卷

補晉書藝文志：晉書鴻烈六卷，張氏撰。見冊府元龜國史部，隋志亦著錄，不言晉人。

阮籍晉紀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阮籍撰。謹案見御覽引書綱目。

謝靈運晉書三十六卷

宋書謝靈運傳：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書閣，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梁書止足傳序：靈運晉書止足傳，凡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殊非其人，惟阮思曠遺榮好遁，殊遠辱矣。

史通論贊篇：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尼無當，曾何足云。

隋書經籍志：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唐志三十五卷，又錄一卷。文選蕭楊州荐士表注引序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干寶論武帝革命注引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潛稱以爲禪代耶。禪位表不詳其義。初學記職官部引志曰：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又云漢成帝以後，無復中書之職。又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古司馬之官，掌九伐之職。又云，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又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杜紀通典亦引三台之說器物部孝武節奢，飭禁絹扇。果木部元康二年，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世祖論人事部引愍懷妃義不受辱事。

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

宋書劉康祖傳：康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

隋書經籍志：晉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政事篇注許柳從祖約爲逆，後以逆誅，文學篇注，謝安議簡文證法。方正篇注，王敦欲廢明帝，溫嶠正言。賞譽篇注，蕭掄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汰侈篇注，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言語篇注，桓元欲復虎賁中郎將劉簡之，以秋興賦序對。文選秋興賦注引同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應詹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以容放爲夷達，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蘭薰之器。北堂書鈔藝文部，王恭每讀左氏傳，至奉王命討不庭，輟卷而嘆。設官部中書令王獻之卒，以待中王珉代之。太平御覽飲食部，王恭誅，有昔食麥屑，今食萱豆童謠。共十事。並引謙之晉紀。唐志卷同。

王韶之晉紀十卷

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寒賈，父偉之爲烏程令，因居縣郡，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事。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恭元隆安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尙書郎。韶之爲晉史，叙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

歐子華，並貴顯，詔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

南史蕭韶傳：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

文心雕龍史傳篇：王韶續未而不終。

史通雜述篇：若王韶晉安陸紀，此之謂偏記者也。

隋書經籍志：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注初學記所引並題韶之晉安帝紀，新舊唐志則稱韶之崇安記新志入雜史舊志入

編年皆十卷今以初學記文部義熙二年彩虹出西方蔽月事，合他書徵引，大抵皆安帝事，故題晉

安帝紀。義熙改元隆安，唐志諱隆故作崇。史通安陸，當是隆安之訛，世說德行篇注引孫

恩反，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今晉書恩傳作恩窮蹙赴海自沈，此足考異。藝文類聚人

部，司馬休之敗奔淮泗，從者作歌。太平御覽職官部，李邕徵時爲姜顯所陵。獸部，司馬

休之加驩馬號揚武。竹部，司馬尚之將士多飢，指筍曰，且噉此，足解三日。香部，王鎮

惡亡，郭宣之畫見來叙舊。此四事，又題續晉安帝紀，驩馬一事，吳淑事類賦獸部注亦引

之，題續書林晉安帝紀，書林二字未詳。

周祇崇安記二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崇安記二卷，周祇撰。不著錄。見兩唐志。舊志入編年，新志入雜史。世說德行篇注，楊廣宏農人，楊震後也。王恭祖濛，風流標望，父蘊亦得世譽。文學篇注殷仲堪好學，有理思，桓元善言理，與仲堪終日談論，不輟。任誕篇注王廐叛，劉牢之討廐，廐敗。排調篇注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九悔篇注殷仲堪遣人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共七事，並引周祇隆安記。

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

南史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史通雜說篇中：王檀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史，其陸賈褚先生之流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嗤者矣。又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按道鸞編年書不宜言有傳劉遺民即劉騷之今晉書列隱逸傳史通誤也

隋書經籍志：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德行篇注陳仲弓造荀淑，大史奏德星聚，事在炎漢，而稱道鸞晉

史，未詳其義。開元占經所引，則皆日蝕星移之徵。舊唐志作注晉陽春秋，注當作續，春字誤增。新志作晉陽秋，脫續字，卷同。

徐廣晉紀四十五卷

晉書徐廣傳：廣字行思，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

宋書徐廣傳：義熙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二卷。

貞觀修書詔：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

隋書經籍志：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補晉書藝文志：晉紀四十六卷，徐廣撰，謹案見本書廣傳。隋志作書四十五，兩唐志同。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政事篇注王導阿衡三世數語，題徐廣歷記，歷乃晉字之訛。雅量篇

注春元二十年有彗星如粉絮，劉孝標謂泰元末，惟有此妖，以證華林園杯勸長星之說，爲

不足信。後魏書載劉淵南移蕭子，通鑑考異譏魏書夸誕，据水經河水注引廣記固云，劉淵

自離石南移蕭子，溫公失考。初學記服食部，建興元年，京城糧盡，屑麴爲粥，以供帝食

一事。題徐廣晉志。太平御覽飲食部引作紀。

裴松之晉紀

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覽典籍，所著晉紀行於世。

貞觀修書詔：于陸曾鄧，略紀帝王鸞盛廣松，縱編載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隋書經籍志考證：晉紀卷亡，裴松之撰，不著錄，北堂書鈔設官部江彪三爲選官，少有荐舉，題松之晉紀。

郭季產續晉紀五卷

隋書經籍志：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舊唐志作郭秀彥晉續記，新志作季產。

晉錄五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晉錄五卷，不著錄，見唐志。北堂書鈔設官部魯芝清約儉嗇，上賜絹三百匹，袁奧行誼優異，可從九卿。崇重楊泉，清操自然，詔拜郎中。魯芝素無華宅，使軍兵作屋五十間。藝文類聚菓部，咸寧中，嘉瓜同蒂，生於成都。白帖卷十六，咸寧三年，

制改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共引晉錄六事，無撰名。

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

南齊書文學傳：榮緒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陳書何之元傳：榮緒稱史無論，猶起居注耳。

史通論贊篇：必擇其善者，臧榮緒亦其次也。

史通書志篇：司馬彪臧榮緒，相承載筆，競志五行。

隋書經籍志：晉書一百一十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太平寰宇記，山南西道引榮緒地理志曰：漢陰縣屬魏興郡。北堂書鈔刑法部引榮緒刑德志曰：刑以正刑。此其志篇之可見者。又案今晉書李重傳，稱重議官階，見百官志，司馬彪傳稱彪議南郊，見郊祀志，張元傳元述歷贊，見律歷志，摯虞傳表論封神，見禮志，議云輅兩社，見輿服志，依檢志內，俱無其文，錢宮詹晉書考異嘗辨之。然唐會要言貞觀修晉書以臧榮緒爲本。則百官郊祀諸志，當是臧氏之志也。書鈔設官部引熙寧二年，省司農職，孝武寧康復置，乃百官志語。文選藉田賦注引大駕鹵簿有大輦，又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北山移文注騶六人。太平御覽皇親部帝之姑姊妹皆爲長公主加綠綬。乃輿服志語。初學記歲時部，熊遠議履端元田。御覽時序部元會設白虎樽事，乃禮志語，紀傳之體，其詞易見，惟錄體未詳。唐志卷同。

袁炳晉書

南齊書王智深傳：陳郎袁炳，字叔明。有文學才，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裴伯茂晉書

魏書文苑傳：裴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蕭子雲晉書十一卷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所著一百一十卷。南史同

顏氏家訓雜藝篇：蕭子雲每嘆曰：吾著晉書刊本作志書誤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

唐貞觀修書詔：子雲學壅涸流。

隋書經籍志：晉書一十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蕭子雲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太平御覽人事部，明帝以太常桓榮爲五更，躬軾其間，親行養老之禮。乃後漢事，而題蕭子雲晉書。唐志九卷。

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

隋書經籍志：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唐志編年類有蕭景暢晉史草三十卷。子顯字景陽，暢乃陽字之訛。太平

御覽兵部引晉史草曰：姚略時有賀僧者，不知何人，自云游歷五郡，時人號爲賀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略死，泓立。僧爲泓曰，宜潔掃一馬廐，開屋設大柳，有異馬，其大非常，自遠所來矣。題稱蕭子雲，與隋志不合。

沈約晉書一百一十卷

宋書自叙：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賜許所撰書，凡二百二十卷。南史一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

梁書沈約傳，約所著晉書一百十卷。

史通斷限篇：沈錄全行，上稱劉主。

史通採撰篇：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

史通外篇：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馬繼牛後之徵。

隋書經籍志：晉書一百一十卷。梁沈約撰。梁有隋亡。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文學篇注康僧淵氏族，所出未詳，尙書令沈約撰晉書，稱其有義

學。品藥篇注引約書王敦憚周覲，見輒面熱。初學記器物部引王義之任會稽山，爲老姥書竹扇。北堂書鈔設官部裴潛風神高邁，見者改容。藝文類聚 職官部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夏殷以上，內職無聞。姬氏之隆，婦官爲盛。前漢列級十四，世祖受命，又有美人，以此職焉。數語。

庾詵東晉新書七卷

南齊書王智深傳。先是陳郡袁炳，有文學。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詵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補晉書藝文志：東晉新書七卷，庾詵撰。謹案見七錄冊府元龜，次在晉代。

鄭忠晉書七卷

隋書經籍志：晉書七卷，梁鄭忠撰。

張緝晉書鈔三十卷

梁書張緝傳：緝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釋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緝者，隋問便對，略無遺失，緝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鈔晉書衆家異同，爲晉書鈔三

十卷。

隋書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緬撰。

北齊書宋顯傳後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史。

史通雜說篇中：臧氏晉書，稱符堅之潛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張勳字誨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此言，不從沙汰。

劉協干寶晉紀注六十卷

梁書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干寶晉紀注六十卷，劉協撰，不著錄。見唐志，史通亦作劉彤。太平御覽設官論引李允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一事。題劉彤注。唐志作劉協，恐誤。

〔附錄〕湯球漢晉春秋輯本

彙刻書目二編：漢晉春秋輯本，清黔縣湯球輯。廣雅局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三卷，杜延業晉春秋一卷。

〔附錄〕湯球晉陽秋輯本

彙刻書目二編：清黔縣湯球輯。廣雅局本。孫盛晉陽秋三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卷。

〔附錄〕湯球晉紀輯本

彙刻書目二編：晉紀輯本，清黔縣湯球輯。廣雅局本。干寶晉紀一卷，陸機惠帝起居注一卷，曹嘉之晉紀一卷，鄧粲晉紀一卷，劉謙之晉紀一卷。

〔附錄〕湯球晉書輯本

彙刻書目二編：晉書輯本，清黔縣湯球輯。廣雅局刊。臧榮緒晉書十七卷，補遺一卷，王隱晉書十一卷，虞預晉書一卷，朱鳳晉書一卷，謝靈運晉書一卷，蕭子雲晉書一卷，蕭子顯晉書一卷，沈約晉書一卷，何法盛晉中興書一卷，晉諸公別傳七卷。

〔附錄〕黃奭輯晉書

書目答問補正：黃奭輯晉書若干，刻漢學堂叢書中。

漢學堂叢書目：虞預晉書，朱鳳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附錄謝靈運晉書，臧榮緒晉書，

陸機晉書隋志作晉記，干寶晉紀，習鑿齒漢晉春秋，鄧粲晉紀，孫盛晉陽秋，劉謙之晉記，王韶

之晉安帝紀，徐廣晉紀，檀道鸞續晉陽秋，裴松之晉紀，蕭子雲晉書，蕭景暢晉史草，沈約晉書。

公師曠高祖本紀功臣傳

史通正史篇，前趙劉聰時，領右國史公師曠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

凌修潛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

十六國春秋：前趙公師曠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爲劉聰所誅。

和苞漢趙記十篇

十六國春秋：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興子。

隋書經籍志：漢記十卷，和苞撰。

史通正史篇：和苞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

隋書經籍志考證：初學記居處部，劉聰嘉平三年，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元達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聽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爲愧賢堂。太平御覽兵部麟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同郭默於洛陽。光初二年，石勒造攻車飛機攻平陽小城，今上擊之，勸師潰。人

今上殺梁緯，妻辛氏乞就辟有司，以事地下舅姑。上曰，貞婦也。又王廣女爲父報讎自殺。又隴上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禮儀部盜發上洛男子張盧家，盧得蘇。共引和苞漢趙記七事。按苞稱劉聰名稱曜爲今上，粲爲太子，是其史例。唐志十四卷，舊唐志入編年類。

〔以上前趙〕

徐光等上黨國記

史通正史篇：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愷等撰上黨國記。

十六國春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秘書監。

王蘭等趙書

史通正史篇：後趙石勒，又令王蘭陳晏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

田融趙書十卷

史通正史篇：後趙石勒，命其臣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爲鄴都記，趙記等書。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記石勸事，僞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開元占經載前石時安定太守上言，蛇與鼠鬪於郡門。北堂書鈔禮儀部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太平御覽人事部前石數游獵，每亟馳騁，主簿程琅諫前石馳逐自若。卓間有瓦禾，馳馬逐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又云，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成將軍。刑法部後石率精騎五千襲趙續，一戰擒續。又車部後石遠獵，車千乘，轅長三尺，布帛部前石死，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晉徵部前石時，有婦人震死，瘞之三日，霹靂重出之。虫豸部前石時白羌婦產卵，大如孟。並引趙書，皆稱前石後石。其稱石勸石虎者當是徵引所改今不採一切經音義曰，麥越諸書所無，惟趙書有人姓姚名翹，作此字也。唐志作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又二石記二十卷。

舊唐志入編年類。

王度二石傳二卷

隋書經籍志：二石傳二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晉經籍志考證：新唐志王度隨翻二石偽事六卷，二石書十卷。

王度二石偽治時事二卷

隋書經籍志：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開元占經，石混說建武時，有馬四匹，錄著殿中，十餘日哭去，不知所
在。太平御覽兵部郭權降石虎，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事。又劉曜攻金墉城，石勒軍
卒，至交戰擒曜。又石虎攻中山，得鄭略士妹為妾。鄭讒崔氏，虎射崔中腰而覆。禮儀部
佛圖澄死，終年，再閱開棺視之，惟杖鉢存焉。服用部器羽族部石混降，說鄴中有鳳凰將九
雛，在延明門外石西道。共六事，作二石偽事會治時北堂書鈔議飾部石虎二年，遷鄴鄴
宮，照一大鏡，不見頭。又佛圖澄死後，開棺惟見金杖二事。作二石遺事。

〔以上後趙〕

常璩漢之書十卷

顏氏家訓書證篇：蜀李書，一名漢之書。

史通正史篇：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
蜀李書。

隋書經籍志：漢之書十卷，常璩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陸氏經典釋文序錄蜀方，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藝文類聚鳥部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鳥赤足來翔，范賢曰，必有遠人懷惠，果關中流民請降。太平御覽人事部賈夷，字景叔，梓潼人。少仕晉，中原散亂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皇子雅生，因名賈夷。又武帝雄字仲雋，相工相之曰，位必過三公。不疑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語鄉里，李仲雋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又武帝母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斷。珍寶部武帝諸將進金銀，或以得官，楊褒諫帝，謝之。各徵部哀帝即位，有白氣一道帶天，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共七事，皆稱蜀李書。新唐志有蜀李書九卷舊志入編年類，又有漢之書十卷，重出。

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

史通正史篇：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

史通補注篇：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

史通雜述篇：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常璩華陽國志，此之謂地理書也。

史通雜述篇：常璩之精審。

史略：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志巴漢風俗，公孫以後据蜀事。

郡齋讀書志：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後自晉至周顯德，近七百年。而史所記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豈不重可歎哉。

直齋書錄解題：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蜀郡常璩道將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淵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爲序志。云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

四庫簡目：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晉常璩撰。世所行本十卷，中缺一子卷，今以影寫宋本補足，并附以張佳允所補一卷。其書述巴蜀之事，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文詞典雅，具有史裁。

四庫總目：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浙江江寧府常璩撰。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

散騎常侍。晉書載勸勢降桓溫者，即璩，益亦譙周之流也。隋書經籍志霸史類中載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漢之書唐志尙著錄，今已久佚。華陽國志存，卷數與隋志舊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首爲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孫劉二牧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漢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次先賢士女總讚論，次後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爲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璩序，稱呂刻刊闕，觀者莫曉，所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志益都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迕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亂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璩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續成以補其闕，則是書又於殘闕之餘，李璩爲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矣。璩刻本世亦無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吳瑄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之本。何吳二家之本，多張佳允所補，江原常氏女士志一卷。蓋璩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鏜等僅刻其下卷也。又惟後賢志中二十人有讚，其餘並闕，璩本則蜀郡廣漢犍爲漢中梓潼

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讚，字度本亦同。蓋明人刻書，好以意爲刊削，新本旣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覩。字度之本，從丞本錄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丞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字度本升於簡端，考丞序道述巴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潛竊。以西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則序志本在後，字度不知古例，始誤移之。又總讚相續成文，丞序亦與序志並稱，宜別爲一篇，而丞本亦割冠各傳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詩序，李鼎祚之分序卦傳乎。今姑從丞本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十九人，亦併從何鐘吳瑄二本錄入，以補璣之遺焉。

鄭堂讀書記：華陽國志十二卷，

嘉慶甲戌廖氏題辭館刊本

晉常璩撰。

康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散騎常侍

四庫全書著錄，又有

附錄一卷，則明張佳胤所續，常氏女十九人，爲此本所無也。隋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十二卷，舊唐志作三卷，唐志作十三卷，宋志別史類作十二卷。大都作十二卷者是，餘俱傳寫誤也。其書記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漢昭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而稱華陽者，晉代梁益寧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

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因摘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句之二字，以名之也。卷一至卷四爲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俱如地志之體。卷五至卷七爲公孫述，劉二牧，先主後主志皆錄後漢書蜀志之文。卷八爲大同志，紀自漢成熙元年，迄晉建興元年蜀事。卷九爲李特雄期壽勢志，全記當時之事，卽晉書載記所取資也。卷十爲先賢士女總讚，皆列於上，而分繫以小傳。其讚全仿楊戲季漢輔臣讚。卷十一爲後賢志。則總列讚於前。而列小傳於後。卷十二爲序志，爲三州士女目錄，蓋仿古書序目在末之例。每卷各繫以讚曰，猶之班固曰贊，華嶠曰詮，陳壽曰評也。函海本俱改作讚，殆失之不考。宋元豐戊午，呂微仲大防嘗刊是書，至嘉泰甲子，李叔塵丞復爲之刪正，已非盡常氏之舊矣。近鄰水廖寅據李氏刊本，以數本合核之，參以書傳所引，訂足譌錯，稍復舊觀，復爲之補三州郡縣目錄，附於末，并序以付梓。又全載徵仲叔塵兩序於首，以視李雨村所刊本，則固有過之無不及矣。漢魏叢書所收，作十四卷。

郎亭知見傳本書目：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晉常璩撰，四庫依張佳胤嘉靖甲子足本著錄。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皆不全。明何宇度本良。函海本全。嘉慶甲戌廖寅題襟館本，

乃顧千里校，宋元豐中呂大防成都刻本。嘉泰甲子李至刊本。宋李至嘉泰甲子本校明何鑑吳瑄本，增出卷十之上中兩卷，李廖二卷皆有之。

書目答問補正：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晉常璩撰。顧廣圻校，廖寅刻足本。潮州鄭氏龍溪精舍重刻廖本，函海本，漢魏叢書本，古今逸史本，四部叢刊影印明錢叔寶鈔本，皆闕兩卷。

〔附錄〕顧觀光華陽國志校勘記

書目答問補正：顧觀光華陽國志校勘記，武陵山人遺書本，成都存古書局單行本。

〔附錄〕繆荃孫華陽國志條校

書目答問補正：繆荃孫華陽國志條校，在自刻警風堂讀書紀內。

〔以上李蜀〕

杜輔全燕紀

史通正史篇：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

畫統後燕史三十卷

史通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

史通直書篇注：董統燕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

隋書經籍志考證：水經河水注，引燕書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潰。濁漳水注王猛慕容評相遇於潞州，評障固山泉鬻水軍入匹水一石。潞水注建興十年，慕容垂自河西還，築燕昌城，共三事。通鑑考異所引燕書有武宣記，文明記，征虜仁傳，慕容翰傳。太平御覽天部所引有烈祖後記，此其分篇之可見者。其不題紀傳者不取又御覽人事部云烈祖崩，晉人喜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其憂方重耳。唐志宋志皆二十卷。舊唐志入編年類誤。

范亨燕書二十卷

史通正史篇：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僞燕尙書范亨撰

張詮南燕錄五卷

隋書經籍志：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僞燕尙書郎張詮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北堂書鈔地理部慕容德時，王瓚得古銅鐘四枚獻之，賜爵關內侯。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慕容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又以桓遵爲徐州刺史，亦理此。宋武北伐，遵舉城降。二事。並引南燕錄。初學記職官部慕容德以封嵩韓博爲僕射，以嵩弟融，諱弟軌爲中郎將，御覽人事部慕容納沈靜深選外訥內敏。二事。並作張詮南燕書。唐志作張詮南燕書十卷，舊唐志入編年類。

王景暉南燕錄六卷

十六國春秋：南燕王景暉，符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遣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

史通正史篇：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後，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

隋書經籍志：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初學記地部王景暉南燕書曰，姚秦皇初三年，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蠶，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新唐志作景暉南燕錄。舊唐志作景暉，入編年類。

高閻燕志十卷

隋書經籍志：燕志十卷，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閻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初學記居處部·慕容熙造逍遙宮。太平御覽天部，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石部王荀妻產妖，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兵部光始五年，慕容熙與符后征高麗，爲衝車馳道以攻之。人事部李陵君長，谷之東，先生與高雲游燕往來，每憩其家。陵與妻王氏每夜自齎酒饌而至。三事。引高閻燕志。新唐志同。舊唐志編年類有燕志十卷，無撰名。

〔以上燕書〕

趙淵等秦書

史通正史篇：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諱，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苻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

董誼秦書

史通正史篇：秦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

車頻秦書三卷

史通正史篇：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訪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類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

隋書經籍志考證：秦書三卷，秦馮翊車頻撰，不著錄，世說識鑿篇注，引符堅本姓蒲，祖

父洪詐稱識文，改曰符。與裴景仁秦記同，而增詐稱書法，符堅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御覽人事

部亦引之堅六歲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焉。御覽人事賞譽篇注釋道安爲慕容晉所掠，竺法汰渡

江至楊土。水經渭水注符堅建安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濟水注符堅時，

沙門竺僧朗從隱士張巨和遊。北堂書鈔武功部符登刻兜整作死休字，示士必死爲度，故戰

所向無前。又姚萇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克之。二事御覽兵部引同符堅立，有黃雲五色迴繞臺榭，時以

爲景雲，御覽天部曰時以爲瑞賜民醕五日初學記武功部符堅使熊逸造金銀細縷鏡金，爲縱以縹之。藝文類聚

山部慕容評拒王猛，恆賈水與軍人，衆思爲亂，猛因敗之。人部符堅時民歌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開元占經載符生壽光三年，符堅建元八年，九年星變。並引車頻秦書類賦作類太平御覽引十九事。

裴景仁秦記十一卷

宋書沈曇慶傳：曇慶，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僧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

史通敘事篇：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受紇洛于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羌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史通正史篇：河東裴景仁正車頻秦書訛僻，刪爲秦記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隋書經籍志考證：世說排調篇注符朗降謝元，用爲散騎侍郎，善識味，著符子數十篇，蓋

老莊之流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姚萇圍符堅，遣射僕尹緯詣闕陳事。堅曰：卿宰相才也。二事題表景仁秦書。初學記地部符健至長安，賈元等上尊號，設壇城南渭水之陽。又符健皇始四年，山鷄來入人家，栖宿養子而去。御覽地部皇始五年鳳凰降渭濱。三事。題表景仁符書。御覽人事部符堅幸太學，博士盧瑩曰，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堂，隔紗幔而授業焉。初學記此作景仁前秦記。藝文類聚人部，符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草部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如竹，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識文改姓符氏。木部初長安謠云，鳳凰止阿房，至慕容冲入阿房而居焉。冲小字鳳凰。服飾部韋逞母授經事並題秦記，不著景仁名。御覽人事部邵宏言稱名稱字之法。又司馬勳殺趙琨而棄其尸，琨子漫求父尸不得，有羣鳥悲鳴，尋鳥向山而得父尸。又姚萇大破符登，置酒高會曰：吾不如王兄者四。又桓溫問楊亮曰：姚萇何如人。答曰：天下傑也。服章部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工藝部呂光破龜茲獲鳩摩羅什。飲食部符朗善別味。共七事。亦引秦記，不著撰名。姚和都亦撰秦記字從系景仁記從言從言諸書徵引不著景仁名者皆

作記自係景仁之書且韋逞母授經符期別味二事與書景仁名所紀正同

舊唐志席惠明作杜惠明，入編年類。新唐志亦作杜，入僞中。

類。

馬僧虔等秦史

史通正史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

姚和都秦紀十卷

隋書經籍志：秦紀十卷，記姚襄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通正史篇：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

〔以上秦書〕

索綬涼國春秋五十卷

十六國春秋：前涼索綬，字士艾，燉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內外事付綬，著涼春秋五十卷。

史通正史篇：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劉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綬，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劉慶涼記十二卷

史通正史篇：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

索暉涼書

史通正史篇：建康太守索暉又著涼書

張諮涼記八卷

隋書經籍志：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燕左僕射張諮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唐志十卷，舊志張諮作張證。世說言語篇注引張天錫二事記。按涼國春秋，隋唐志皆不著錄，張諮涼記，史通亦闕載。

劉景涼書十卷

後魏書劉昞傳：昞著涼書十卷。昞隋志作景，避唐嫌名。

隋書經籍志：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

史通正史篇：從事中郎劉昞，著涼書。

史通論贊篇：劉昞曰表。

喻歸西河記二卷

隋書經籍志：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元和姓纂曰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唐書作二卷，喻作歸。唐志闕撰名。初學記州郡

部姑藏匈奴故曰蓋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太平御覽州郡部洪洞縣地固

重複，控據要險，故曰洪洞焉。羽族部涼州罪人將刑，有白雉鳩飛於人邊，長鳴伏地，刺

史張義免其坐。麟介部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見，水通變綠色。布帛部西河

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上加細布裳。北堂書鈔衣冠部亦引之。

劉景燉煌實錄十卷

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燉煌實錄十卷。

後魏書劉昉傳：昉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史通雜述篇：郡書如常璩之詳審，劉昉之該博，能傳不朽，見美來裔。

史通外篇：燉煌僻處西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既而劉昉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

矚。

隋書經籍志：燉煌實錄十卷，劉景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續漢五行志注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君恩又下逮而教逆也。又嘉平元年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坐。白帖卷三十一有盜發王禁冢，見禁與人搏蒲，賜盜者飲。太平寰宇記涼州牧李暹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遙呼暹爲西涼君，太平御覽兵部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人事部汎游博學善屬文，弱冠屢陳損益，又董翼有才，太守京兆舉翼功曹。諒卒翼送喪遇寇，叩頭救請。又索苞征伐克敵，勇冠三軍。宗親部汜固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兄子，樂部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瑟悲歌，時人號曰雍門周。資產部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羽族部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太平廣記夢類載張駿夢一人鬢眉皓白。自稱子瑜。索充，夢一虜脫上衣來詣充。宋桶夢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共引燉煌實錄十六事。唐志二十卷，舊唐志入雜傳類。

段龜龍涼記十卷

史通正史篇：段龜龍記呂氏。

隋書經籍志：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初學記人部呂纂遊獵，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政理部呂光時。燉煌太守獻同心梨。武部咸寧三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引段龜龍涼記三事。或作西涼州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亦或作涼州記。

高道讓涼書十卷

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字道讓，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州，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

隋書經籍志：涼書十卷，高道讓撰。

宗欽涼書十卷

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涼書十卷。

十六國春秋：北涼宗欽，字景岩，金城人。博綜羣言，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撰涼記十卷。

隋書經籍志：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撰。

史通正史篇：宗欽記沮渠氏。

拓拔涼錄十卷

隋書經籍志：拓拔涼錄十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無撰名，舊唐志入編年類。

史通正史篇：失名記禿髮氏。

韓顯宗馮氏書

史通正史篇：韓顯宗記馮氏。

〔以上涼〕

趙思羣等夏史

史通正史篇：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

十六國春秋：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符堅。堅敗，仕姚興父子。入夏爲太史令。

〔以上夏〕

〔附錄〕湯球三十國春秋輯本

彙刻書目二編：三十國春秋輯本，清黔縣湯球輯。廣雅局本。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常璩蜀李書，和苞漢趙記，田融趙書，吳篤趙書，王度二石傳，范亨燕書，車頻秦書，王景暉南燕書，裴景仁秦記，姚和都後秦記，張諮梁記，喻歸西河記，段龜龍涼記，劉晒燉煌實錄，張詮南燕書，高閭燕志。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

隋書經籍志：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萬等撰。

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史通雜說篇注：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爵弟二名之共字也。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爲萬，再誤萬爲萬。考覈之學，良未易言。

史通稱謂篇：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

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史通模擬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趙，熊率且比曰，季梁在河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明廷聞慕容備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史通雜說篇中：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

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敬友子鴻，歷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備，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篇。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右，故不錄潛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

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子子元，祕書郎。永安中，乃奏其父書。

史通正史篇：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目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於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鴻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史通表歷篇：當晉氏播遷，南据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爲切要者矣。

史通言語篇：彥鸞魏修僞國諸史，收魏弘撰魏周二史，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北乞伏，秦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史通探賾篇：魏收云鴻述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逃被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攻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立，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敢其書而已哉。

隋書經籍志：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

四庫簡目：十六國春秋一百卷，舊本題魏崔鴻撰。考鴻書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此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僞作，故以晉宋之號繫年，與史適合。而無表，則與史通不合。無贊無序，亦與魏書不合，然皆據諸書，所引鴻書，聯貫排比而成，與他僞書究不同也。

四庫總目：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安徵述撰探進本舊本題魏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作也。

鴻作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見魏書本傳。隋志唐志皆著錄。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覽猶引之。崇文總目始佚其名，晁陳諸家書目亦皆不載，是亡於北宋也。萬歷以後，此本忽出。莫

知所自來。證以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論者或疑鴻身仕北朝，而仍用晉宋年號，今考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曰：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喬孫等巧附斯義以售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病。惟魏書載鴻子子元奏稱刊著越燕秦夏梁蜀遺載，爲之贊序，而此本無贊序。史通表歷篇稱晉氏播遷，南据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而此本無表，是則檢閱偶疎，失於彌縫耳。然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十六國之事者，固宜以是編爲總匯焉。

鄭堂讀書記：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明萬曆己酉關碑堂刊本

舊題魏崔鴻撰。鴻字彥遠東清河人官散騎常侍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本也。四庫全書著錄。按彥鸞著

十六國春秋百卷，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合爲一百二卷。其著作大略，具見魏書本傳。隋志作一百卷，蓋不數序例年表。新舊唐志俱作一百二十卷，蓋誤衍十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載，而太平御覽猶引之，當宋初尙存也。至明萬曆中，其書忽出，每卷首題魏崔鴻撰。末題屠喬孫項琳之同訂，冠以魏書崔鴻本傳及廿士序。大抵屠氏等采摭

晉書并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又附益以他書而成也。其書凡前趙錄十卷，後趙錄十二卷，前燕錄，前秦錄，後燕錄，後秦錄各十卷，南燕錄三卷，夏錄四卷，前涼錄各三卷，北涼錄四卷，北燕錄三卷，合一百卷，共五百四十四人，其名國稱錄，與史通正史篇所云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相合。其紀年皆用各國年號，則與史通探賾篇所云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不相合。此或屠氏故留此敗闕，以示其實非鴻書，亦是可知。惟鴻傳明言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而此本絕無贊序，蓋其才力祇能鳩合衆書以成書，而不能獨抒己見，自鑄偉詞故耳。然較之同時人之作僞者，則大不侔矣。因當與後來吳氏十國春秋並傳云。

邵亭見知傳本書目：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明屠喬孫等刊本。乾隆辛丑仁和汪日程重刊本。此書四庫目以爲即屠項二君所僞作。然汲古閣祕書目有精抄本二十冊，二套，稱係從宋板抄出。在刻本之前。屠項刻此書於萬曆中。而毛氏家藏已有抄本，即使僞托，亦前人所爲，決非三君自作自刻也。

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四庫簡目：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舊本亦題崔鴻撰。載何鏗漢魏叢書中。其出在屠氏項氏本前。然十六國各爲一錄，與一百卷之數不合。或即崇文總目所謂十六國春秋畧，通鑑考異所謂十六國春秋鈔也。疑以傳疑，姑二本並存焉。

四庫總目：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浙江孫仰晉家藏本舊本亦題魏崔鴻撰。載何鏗漢魏叢書中。其出

在屠喬孫本之前，而自莫詳其所自。十六國各爲一錄，惟列僭偽之主五十八人，其諸臣皆不爲立傳，全爲載記之體，其非一百二卷之舊，已不待言。證以晉書載記，大致互相出入，而不以晉宋紀年，與史通所說迥異。豈好事者摭類書之語，以晉書載記排比之，成此僞本耶。然考崇文總目有十六國春秋畧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司馬光通鑑考異所引諸書，亦有十六國春秋鈔之名，則或屬後人節錄鴻書，亦未可定也。屠氏所刻者百卷之本，既爲依託，此本亦疑以傳疑，未能遽廢，始並存之，以備參考焉。

鄭堂讀書記：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漢魏叢書本舊題魏崔鴻撰。何鏗遠在屠喬孫項琳之二家之前，而已列入叢書，蓋流傳已久矣。攷崇文目有無名氏十六國春秋畧二卷，司馬氏通鑑

攷異亦有引及十六國春秋鈔者，恐即此本也。四庫全書著錄於屠氏本後，故稱別本，今從之。其書專記各國之主五十八人，而不及其臣下，校之晉書載記及張軌李嵩二傳，大同小異。紀十六國事者，本不妨於晉書之外，別存此一編，乃必欲冒彥鸞之名，而不知其體製卷帙之不合，殆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歟。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魏崔鴻撰。漢魏叢書本。

〔附錄〕十六國考鏡一卷

四庫存目：十六國考鏡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舊本題宋石延年撰。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官至太子中允。此編舉晉書載記中所列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并成夏等十六國，考其始終，傳世幾代，歷年若干，通篇不及二千言。自宋以來，諸家俱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收之，其依托不待辨也。

〔附錄〕張愉會十六國年表一卷

四庫存目：十六國年表一卷，浙江汪啓國朝張愉會撰。愉會字庭碩，徽州人。是書以崔鴻所錄十六國事，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年經國緯，條理分明，頗便於尋覽。其從父張潮

收之昭代叢書乙集中。後有潮跋，謂不識崔鴻何以不列年表，今得此書，可以補其闕畧。考劉知幾史通崔鴻原書實有表。屠喬孫等，作僞本時，偶漏撰此篇。潮未及考耳。前又有潮序一篇，文格純效尚書，其意欲擬夏侯元昆弟誥，殊爲詭僻，尤無取焉。

鄭堂讀書記：十六國年表一卷，昭代叢書本國朝張愉會撰。愉字庭碩徽州人四庫全書存目。按崔鴻十

六國春秋本有年表一卷，詳見北魏書本傳。其書久佚，明屠喬孫項琳之僞撰百卷，忘卻有年表一卷，遂從闕如。庭碩據其全書，補撰是表，年經國緯，條理井然，一展卷而灿若列眉矣。庭碩爲心齋潮之從子，心齋爲作辭文格，全學夏侯元昆弟，卷末又爲之跋，竟認作屠氏書爲真崔氏書矣，俱不值識者一笑。

〔附錄〕孔尚質十六國年表二十二卷

四庫存目：十六國年表二十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國朝孔尚質撰。尚質字元長，武陵人。是編雖以年表爲名，而實非司馬遷旁行斜上之體，特以僞本崔鴻十六國春秋列傳改爲編年，猶之排纂班書，更爲荀紀。然體例多不允協，如每年但大書甲子，而以晉宋年號與潛號分註，則統緒全乖。又首列所潛之廟號，而書中仍復書名，則綱目互異。又魏氏已定位中原，列於正

史，此乃分標代魏，與仇池楊難敵吐谷渾一例，轉附錄於十六國後，尤爲未協。惟末附圖考一卷，古名今地，排比頗明，差爲易於尋覽云。

〔附錄〕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

書目答問補正：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廣雅局本。

〔附錄〕湯球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

書目答問補正：湯球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廣雅局本。

〔附錄〕董豐恒十六國史摭逸十九卷

案見烏程董氏所著書目著錄。

〔附錄〕朱駿聲十六國考二卷

案見行素堂書目著錄。

〔附錄〕沈業晉朝十六國始末無卷數

鄭堂讀書記：晉朝十六國始末，

無卷數，鄭堂原稿本。

國朝沈業撰。

業字壁，垂華亭人，康熙己卯舉人，官常熟縣教諭。

是編掇取通鑑綱

目中晉朝十六國事。叙其始末，各爲一篇。內分西燕爲一篇，故以蜀一篇爲附錄。後又附

以代一篇，而冠以歷年建都二攷。其專記各國之主，而不及其臣下，與別本十六國春秋相同。然彼則列傳體。此則編年體。不妨並存，以備一家云。

〔附錄〕楊守敬前趙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後趙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前燕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後燕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南秦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北燕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前秦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後秦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西秦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前涼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後涼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南涼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北涼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西涼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後蜀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附錄〕楊守敬夏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二) 唐修晉書已成後目。

徐堅晉書一百十卷

案見唐書藝文志著錄。

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

唐書藝文志：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開元二十七年上，授青池主簿。

何超晉書音義三卷

楊齊宣晉書音義序：晉書音義，余內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令升卽仲舅商州府君之子。約以優閑，溺於墳史，嘗訝晉室之興，未昭其音。恩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由是博考諸傳，綜覽羣言，研覈異同。撰成音義亦足以暢先皇旨趣，爲學者司南，式叙其由，勸成其美。三都尙隱，思旌擅洛之文，五等迴封，遠愧平吳之績。臣唐天寶六載，王左史弘農楊齊宣字正衡撰。

唐書藝文志：何超晉書音義三卷。處士。

十七史商榷：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卿爲之序。胡及宋志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亡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貫春景，予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

一條。何在唐初尙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四庫總目：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音義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稱東京人。楊齊宣爲之序，其審音辨字，頗有發明。

劉藁晉書指掌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晉書指掌十二卷，皇朝劉藁編。以晉書事實，以類分六十五門。

載迅晉史屬辭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晉史屬辭三卷，永嘉載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晉事。

洪邁晉書精語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晉書精語五卷，洪邁撰。

畢士安等校刊晉書

玉海：咸平真宗年號三年十月，校晉書。五年畢。

宋史畢士安傳：咸平初，拜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刊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

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

景祐枝正晉書

玉海：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詔選官枝正晉書。

呂祖謙晉書課節三十卷

彙刻書目著錄。

錢端禮晉書提要三卷

四庫存目著錄。

薛儆晉書金穴鈔十卷

案見宋史藝文志著錄。

張陟晉略二十卷

案見宋史藝文志著錄。

口口晉史彙精一百三十卷

案見宋史藝文志著錄。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唐宋時人

張延東晉書二卷

案見錢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注云：高城人。真定路教授。

郝敬晉書瑠瑯六卷

案見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注云：草堂集本。

略問禮王謝史傳世系表一卷

案見談生堂書目著錄。注云：萬一樓集本。

華亥堤晉書纂七卷

案見培林堂書目著錄。

方從哲校晉書一百三十卷

案見培林堂書目著錄。

馬維銘晉書纂畧二十二卷

浙江遺書存目：晉書纂畧二十二卷，明馬維銘撰。劉廷元校。

茅國縉晉史刪四十卷

浙江遺書採進目：晉史刪四十卷，刊明歸安茅國縉撰。裁節晉書原文，存其要領，與蔣之翹本，有詳略之分。

四庫存目：晉史刪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茅國縉撰。國縉字薦卿，歸安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謫浙江縣知事，終於南京工部主事。是書之名，載浙江通志中，卷數與此本相合。大旨以晉書原本繁冗，故刪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當，如諸志概行刪去，使一朝制度典章，無可考證。是以新五代史繩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併紀傳，尤往往乖於體例，如羊祜杜預同傳，以其同鎮荊州，涉吳事也。郭璞葛洪同傳，以同爲方技之流也。陸機陸雲同傳，以同爲文士也。阮籍嵇康諸人同傳，以同爲放達也。陳壽王隱諸人同傳，以同有記述也。此斷不可移易者，而國縉隨意改併。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傳後，以謝安入於陶回傳後。其尤疎舛者，如阮裕諸人傳後史臣論詞，專爲放達之流而言。國縉以傅元諸人俱合於阮裕傳，而其卷末仍載史臣論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晉書所以猥雜者，正爲喜採小說耳，而國縉乃多取瑣碎故實，及清談謔語與房喬等所見正

同，是如塗塗附矣。至於以一傳原文而前後移置，又有節錄傳中數語，移爲他傳之分註，大都徒見紛更，而毫無義例。以是而改晉書，恐無以服修晉書者之心也。

蔣之翹晉書別本一百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蔣之翹更正晉書一百三十卷

浙江遺書探進目：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明嘉興蔣之翹輯。以晉書原文多冗雜因重加刪潤，旁采他書，增益其文，□□□□□□□□□□，又附釋例，并採諸家評語，以己說隨篇附入。

四庫存目：晉書別本一百三十卷

浙江巡按探進本

明蔣之翹撰。之翹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稱其嘗詳對晉書鏤板以行，而嘉禾徵獻錄則又稱其有晉書註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題作刪補晉書，標目不同。今考之翹所作釋例，既謂刪定此書數十卷，實之陳繼儒。繼儒曰：此可謂晉書別本矣，曷以是顏之。且引孫盛作晉陽秋，先寫別本之語爲證。是晉書別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晉書，本據臧榮緒等舊史，而益以諸家小說，煩碎猥雜，及抵牾錯至之處，皆所不免。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極言其病。之翹因芟其冗複，正其遺闕別爲此

本。凡節原文者十之四，全刪者十之二，正其舛誤者十之三，其文義漏略者，則據元經，十六國春秋，世說注，華陽國志等書，各加潤色，而稍細書以別之。其事有異同，亦仿通鑑考異之例，詮註其下，雖體例不盡精核，然亦整然有序。其間失之過簡者，如職官志藝術傳則全刪之，武十三王傳刪其七，簡文四王傳刪其二，四夷諸國刪其十，至明穆皇后孫惠等傳有關國是者，亦多所刪削，未免矯枉過直。又羅宋之說，汰去駢體詔令，而於他文亦多評隲優劣。凡文選所已載者，即不具錄，殊非史體。又首載列籍志，全用焦竑經籍志，年表全用鄭樵通志年譜，尤無謂也。

鄭堂讀書記：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原刊明蔣之翹撰。之翹字楚稗秀水人四庫全書存目，作晉書別

本，蓋據其釋例引陳眉公語而改題也。楚禪以荀悅剪截漢書爲漢紀，李延壽鈔撮宋魏等史爲南北史，皆爲歷代所珍，有踰原本。乃以其法行于晉書。參以當時諸籍相讎正，汰其誣罔，節其冗長，滌其亂雜，整其顛錯，補其脫略，闕其疑而不可了者，間復爲評爲注，以明其得失，助其未逮。凡節刪之，得什之四，全刪之，得什之二，正其舛誤紕繆得什之三，其篇：第章句，俱不改其原次。是雖未能攀附李兩家，而省約易習，整潔適用，此

爲晉書別開生面。後來郭凝初晉記，則任意改修，失其本真，固與是編之僅僅刪補者不侔矣。書成於崇禎己卯，自爲之序，冠以釋例，列籍攷，世系，傳授，一統，割據四圖。又有年表及引評姓氏。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更定晉書一百三十卷，明蔣之翹撰。刊本四庫入存目。

項篤壽晉書論贊四卷

案見四庫存目著錄。

唐順之兩晉解疑一卷

四庫存目：兩晉解疑一，浙江巡按採進本明唐順之撰。持論與所作兩漢解疑相類，而乖舛尤多，如賈充一條，稱秦檜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終，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悖理殊甚。順之學問文章，具有根柢，而論史之紕繆如此，書務欲出吾勝人，而不知適所以自敗，明學者之通病也。

鄭堂讀書記：兩晉解疑一卷，借月山房雙鈔本明唐順之撰。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亦取兩晉史事設問，而以己意解之。自羊祜以迄桓溫，凡十七條。較兩漢所解，邊幅稍寬，而議論務欲出

奇制勝，宜其紕繆之難免也。

八千卷樓目：兩晉解疑一卷，明唐順之撰。學海類編本，懺花齋本。

（以上元明時人）

郭倫晉紀六十八卷

浙江遺書探進目：晉紀六十四卷，寫本國朝舉人蕭山郭倫撰。爲世系一，爲本紀二，爲內紀一，爲列傳三十四，爲十六國錄十二，爲志八，爲口志一。

四庫存目：晉紀六十八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國朝郭倫撰。倫字凝初號酉山。蕭山人。乾隆丙子舉人。

是書前有倫自序稱讀晉書荀勗傳至高貴鄉公欲爲變一語，以爲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帶而列諸本紀。孫旂牽秀助亂之徒，乃與繆播閻鼎同列。賈充姚萇傳述鬼神事，竟如優俳，諸國載記，不年不月，複雜而無章。譙登許肅之忠義，闕而不載，潘岳諸人之文，無關治亂，乃皆臚之本傳。其間謀臣碩士如張華羊祜杜預王濬劉琨祖逖陶侃王導溫嶠謝安之謨獻，以及劉石諸人之雄武，而本傳蕪冗，曾不足發其不可磨滅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馬氏所以亂亡。而縷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替亂，因重爲刊定，勒成此編。其中雜諸

志稍有可觀，悉仍舊貫。其餘刪其冗瑣，更易舊文，爲世系一，本紀三，內紀一，志八，列傳四十一，十六國錄十四。積十五年乃成，較原本頗明簡，然亦有體例未善者，如司馬懿父子改爲世系是已。至於呂后本紀見於史記，實以臨朝，范史沿流，已失編年之本義，倫改傳爲紀，於例殊乖。平吳功臣，別立名目，史家亦無此法。推此根據，蓋襲史記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傳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紀，固足破附會之論。若刪除列女，使因事附見於諸傳，設如陶嬰之類，黃鵠不雙，既與時事無關，又無族屬可繫者，將竟遺之乎。阮籍雖未仕晉，然勸進一牋，本集具載，此其意存黨篡，百喙無詞。有當以徐昂發畏墨筆記所論爲是，載之晉書，所以誅心。乃附之阮咸傳中，俾與陶潛稱晉爲一例，非至公也。桓溫雖未親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廢立，其先導桓元，何嘗曹操之開曹丕，律以無將之義，書叛何詞，倫故未減之，亦爲好持異論。他如史家之難，莫過表志，晉書既不立表，自宜補作。諸志漏略頗多，地理尤無端緒，亦急宜掇拾放逸，爲之葺完。乃憚於改作，竟仍其舊，是亦未免因陋就簡者矣。

鄭堂讀書記：晉記六十八卷，

有裴堂刊本

國朝郭倫撰。

倫字凝初號幼山慈山人乾隆丙子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幼山讀

晉書荀勗傳至高貴鄉公欲爲變語，以爲其言大悖，若宣景文列諸本紀，孫旂牽秀之徒，爲之列傳，賈充姚萇傳，詳說鬼神，諸國載記，複雜無章，北魏道武以前之事，及譙登許肅忠義之臣，皆闕而不載，潘岳諸人之文，盡臚之本傳，謀臣碩士之傳，俱極蕪冗，而清言爲亡晉之資，又縷述之不衰，均難免於取舍失衷，是非替亂矣。因刪削以成是編，凡爲世系一，爲本紀三，爲內紀一，爲志八，爲列傳四十一，爲十六國錄十四，北燕併東燕故雖增代仍爲十六國凡六十八卷。案幼山指摘晉書之失，有極是者，有極非者。今就是書推而論之，如正史本紀，必從其創業者爲始，不必身踐帝位也，此例仿於史記各本紀及世家，唐修晉書，以宣景文爲本紀，實用史記及魏志之例，而幼山改爲世系，殆失於不攷。以諸后爲內紀，雖本范氏，而增一內字，亦屬杜撰。列傳一八臣之目，列傳三平吳功臣之目，列傳十二任放之目，及列傳二十七中康樂公謝安之稱，尤爲無稽。至十六國錄十四，忽及代事，攷十六國之稱，從來無代國在其中，況北魏已有正史，何勞重出，乃效歐史四夷附錄紀及遼事之例。而爲此屋下之屋。坐歐史不以之入十國世家也。苟以其事與晉代相值而及之，將孫皓一朝，其即位之二年，適當晉受魏禪之歲，奚爲又不重見乎。總之，大綱既失，其他不

必細論也。前有乾隆甲戌自序，及甯翠庭鈞秀水朱坤二序。浙江采集遺書總目提要一則。
郭任之晉書摘謬二卷

浙江遺書探進目：晉書摘謬二卷，國朝蕭山郭任之撰。

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

案見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注云：經訓堂本，式訓堂本，廣雅局本。

耳食錄：補晉書地理，晉書之地理志，謬漏特甚，經訓堂搜輯羣書補正之。

陳與郊輯晉書鈞玄二卷

案見淡生堂書目著錄

洪亮吉補東晉疆域志四卷

案見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注云：刊本，北江全集本，廣雅局本。

徐文苑東晉輿記表

案見涵芬樓書目著錄。注云：廣雅局本。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附錄一卷

案見江南圖書館用著錄。注云：常熟丁氏家刊本。

丁國鈞晉書校文五卷

案見江南圖書館目著錄。注云：常熟丁氏家刊本。

錢儀書補晉兵志一卷

案見涵芬樓書目著錄。注云：訓纂堂本。

錢儀吉晉會要

書目答問補正：錢儀吉撰晉會要未成，藁舊在蕭山湯紀尚處

周雲晉書秋勘記四卷

案見八千卷樓目著錄。注云：廣雅局本。

張次仲晉書纂

案見浙江通志藝文志著錄。

方愷晉書地理志校補

案見涵芬樓書目著錄。

周家祿晉書校勘記五卷

案見浙江圖書館目著錄。注云：廣雅本。

郝懿行補晉書刑法志食貨志

案見郝蘭皋著述書目著錄。

杭世駿晉書補傳贊一卷

鄭堂讀書記：晉書補傳贊一卷，蓋清八種本國朝杭世駿撰。是書取晉書中文立，陳壽，王長文，李密，杜軫，何攀六人之傳，爲之補注，以贊之。一部晉書，惟此六傳是巴蜀人，故常璩華陽國志俱有傳，董浦即采輯國志之文，分附晉書傳文之下，以爲補注。並仿晉書贊體，各爲之贊。寥寥數人，而又止據一書，不足以言著作。意其欲著全書，而姑以此啓其端耳。

案見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注云：七種本，外集本。

錢大昕晉書考異五卷

案見潛學堂全書目著錄。

洪頤煊晉書考異二卷

案見八千卷樓目著錄。

朱駿聲晉代謝氏世系考一卷

案見行素堂書目著錄。

徐時貞校勘晉書四十二卷

案見傳是樓書目著錄

周濟晉略十卷

八千卷樓書目：晉略十卷，國朝周濟撰。刊本。

南通圖書館目。晉略六十六卷，清周濟撰。味雋齋重刊本

勞格晉書校勘記三卷

書目答問補正：勞格晉書校勘記三卷，目河精舍本，廣雅局本。

文廷武補晉書藝文志六卷

書目答問補正：文廷武補晉書藝文志六卷。宣統元年，湖南排印本。

吳士鑑晉書解注五十六卷

案見書目答問補正；吳士鑑晉書解注五十六卷，未刊。

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四卷

案見涵芬樓書目著錄。注云：含嘉堂刊本。

盧文劭晉書校正

案見羣書拾遺目著錄。

丁謙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一卷

案見浙江圖書館叢書目著錄。

楊守儼晉地理志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楊守敬東晉疆域圖

案見觀海堂彙刻目著錄。

〔以下清時人〕

初級中學歷史教學法綱要

馬呈祥

教育的實施，可分爲教學，訓練，養護三方面。教學重在授與知識，技能，訓練重在陶冶意志，性情，養護重在保育身體，增進健康，這三方有互相的作用，必須等量重視，方爲美滿的教育。然教學的範圍，尤較其他二方爲大，欲收美滿的效果，真非易事。茲爲教學的便利起見，擬定初中歷史教學法的綱要，希望當代教育家與歷史家，加以切實的糾正。

I. 教學的目標

(1) 使學生得到豐富的歷史事實，一方了解人類活動的性質和方式，一方培養適應環境，駕御天然的能力。

(2) 研求中外政治，經濟的概況，說明國際新形勢與中國民族受列強侵略的經過，既能喚起中國民族的自覺，尤可養成適當的國際同情。

(3) 探討世界重要民族學術文化及科學的演進，使學生諳了現代人類生活與文明的由

來。

(4) 由歷史的啓示，培養學生高尚的情操，服務人羣及精進不息的精神。同時并增進觀察，判斷的能力，以便探求過去，現在，將來一切事續的因果。

(5) 以研究歷史方法指導學生，以養成學生讀歷史的興趣和習慣。

II. 教學的材料 此處以中國史與外國史分別教授的原則，但仍注意於二方的溝通與聯絡。外國史以歐洲史爲中心，其他民族的實蹟爲附從。

(A) 材料的選擇

(1) 文化史與政治史並重 文化史與政治史，在人生上有同樣的重大意義，我們必須糾正從前教科書專重政治變遷而忽畧文化進展的弊端。

(2) 有進化的意味 取材務須注重一切政治與文化的進步蹟象，使學生知過去的陳跡，測今後的趨勢，以引起讀史的興味，與奮發前進的精神。

(3) 詳述近代的史實 近代史與現在生活，關係較密，且易得學生的歡迎，故須有較詳細的材料，以資講授。

(4) 中外關係的注意 教材中關於中國外國二方面的，應特加注意，善為講演，使學生有國際的常識。一方取消狹隘的偏見，一方引起自振自作的心向。

(5) 注意史實減削批評論調 讀歷史的最要宗旨在於求得史蹟的真象，批評與褒貶，每易混入個人之情感，喪失史蹟之真義，故不足取法。

(6) 有系統的敘述 史料必須有系統，有組織，使學生有一貫的觀念，且易於記憶。

(B) 材料的排列

(1) 依學生心理發展的程序，與實際的需要，應於先一年教本國史，後一年教外國史。

(2) 簡易的材料，可依教科內容，循序漸進，較難的材料，須先講要點，次為詳細的論述。

(3) 教授細目的編製

甲. 以教材為單位，排列於一學年的週數，

乙. 注意教材前後的聯絡，使學生了然於前後的關係。

丙. 應留空餘時間，使得採用重要事項的複習。

丁. 教材排列應合時令，且須詳略適中。

(4) 時間表

甲. 不可連續教數小時。

乙. 一科的時數，在每週中應為適當的支配。

III. 教學的程序 歷史的事實，材料多而複雜，為使學生易得頭緒及教學時有系統起見，

自應規定教學先後的次序。此處所述說的是教材大概的排列，至詳細節目，屬於課程範圍之內，此處不加討論。

(A) 第一學年

(1) 緒論 略述歷史的意義，研究歷史的方法，歷史與人類的關係等。

(2) 上古史與中古史 自上古至元明，一切政治制度的變遷，學術文化的進展，及其與外國史的關係，為有系統而較精詳的述說。并指出最重要的關鍵與人物，使學生特別注意。

(B)第二學年 此學年所教授的，是近世史和現代史，材料既較為新近，且與吾人發生密切的關係。又這時期的歷史，已與歐，美各國成交互影響的狀態，故須注意與外國史溝通，聯絡的方法。

(1)近世史 約自明代至清季，一切政治，社會的狀況，與文化上的大變遷，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接觸後的許多新生的問題等。

(2)現代史 自清季至最近，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的大問題，詳其原因和結果。同時并介紹報章，雜誌，為補助讀物，藉便討論最新發生的變化。

(C)第三學年 此學年所教的是外國史，因史料的繁富，時間的短促，敘述不能如中國史的詳細。但提綱挈領，一方注意於較近的史蹟，一方注意於中外歷史的關係，不難使學生得到一個世界史的概觀。

(1)第一學期 此學期所教授的為。

(甲)緒論 如世界史的範圍，世界史與中國史的關係，人類與生物的起源，世界歷史民族與文化的曙光等。

(乙)上古史與中古史 約自紀元以前至十五世紀，歐洲與他洲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的各種重大變化，歐洲文化的發展，歐洲民族歷史上的活動等。

(2)第二學期 此學期所教授的為近世史與現代史，約自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至最近時候，歐洲及其他各洲的新問題與大變化，歐洲民族的向外發展，歐洲文化的突進與廣被等。

IV. 教學的方法 初中歷史教學的方法，有可注意的三點。

(A)教學的方式 注入教式與啓發教育並用，惟啓發教育須較為多用。

(1)注入教育，約有下列二種方式，最為普通。

(甲)用歷史地圖，歷史名人圖，及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實物，實際的指示兒童。此種教育可與他種教育交互應用。

(乙)講演歷史事實，及解釋歷史事實，使學生明白洞曉，此法須注意於發言，系統，興趣各方面。

(2)啓發教式約有下列二種方式，最為通行。

(甲)學生與教師間，關於歷史事實，以問答方式來探討，既可開發學生的思路，又可喚起學生習歷史的興味。惟此法須注意於發問，答辯，及時間問題。

(乙)提出幾個歷史上的重要問題，使學生於一定範圍內自由解釋，思考，與練習。惟須注意學生的程度，問題的意義與範圍等。

(B)普通教授方法的階段

(1)預備

(甲)使學生先整理關於歷史舊有的經驗。

(乙)教師對於讀歷史的目標的指示。

(丙)提出新教材的要點，使學生預習。

(2)提示

(甲)使學生述預習所得的見解，教師則加以補充的敘說。

(乙)聯絡各小節，演講全篇大概。

(丙)板書簡略的要領，與材料中最重要的諸點，使學生記憶。

(丁)使學生讀解教科書。

(3)複習與應用

(甲)將全體材料爲簡約的複習。

(乙)使學生能於所教材料，融會貫通，並有應用的手腕，如作歷史事實的簡表，探究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及過去史蹟與現代社會狀況的比較等。

(C)教學法上應注意的幾點

(1)教材須爲適當的支配，務去詳古略今的弊端。教材於教本以外，須加以補充，學生有能力閱參考書時，並須妥爲指導。

(2)爲便學生記憶與知道重要點之所在，教師須根據課本及補充教材，提出綱目，編印綱要，與教本相輔而行。

(3)注重比較聯絡，如異地，異時二種史蹟的異同與因果關係，時事與古史蹟的互相印證等。

(4)歷史年代的注意 爲求年代正確與中外史蹟的聯絡起見，應採用西曆紀元爲公共

紀元。歷史年代與歷史事實的關係甚大，有許多歷史年代是我們必須記憶的，因每個年代，在學生心目中，每可代表一種意義的。

(5) 歷史地理的注意 歷史的成因，有許多受物質的影響，尤其是地理與歷史，發生重大的意義。所以講歷史地理，不但可以解釋歷史事實，并可增進學生的趣味。

(6) 歷史人物的注意 我們雖不贊成英雄造時勢的學說，然每個傑出領袖的意志和思想的表現，確是演成歷史的原素。同時幾個領袖的言行，也是時代的結晶，可為後學者的模範。

(7) 實物參考及旅行 為免除過重理想，空談，不務實際觀察的弊端起見，歷史圖表，地圖的採用，實物模型的採集等，均為必需的途徑。遇學校無法設備時，可充分利用附近的圖書館與博物院。此外如歷史重地的旅行，名勝古蹟的探訪等，亦甚重要。

V. 教學時學生的課外作業

(1) 教室筆記與閱書筆記 學生於聽講所得應加以筆記，下課後加以整理，請教師查改。學生於閱讀參考書後，亦須筆記其大綱，或作短篇論文。

(2) 歷史地圖，圖表與綱要 學生於教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應該筆錄綱要，以便了解與記憶。簡單的地圖與圖表，學生應該練習試作。至於空白的歷史地圖中，填入地名形勢等可說是最便捷的作業。

(3) 時事報告 時事是新發生的史實，教師既須充分介紹給學生，學生亦應作簡單的報告。

(4) 其他作業 旅行的日記報告，歷史紀念日聚會時的演說等。

VI. 畢業最低的限制度

(1) 明了中國及世界重要諸國政治，經濟，學術蛻變的大概情形。

(2) 略知中國與世界各重要國一般的現狀，及此種情況的由來。

(3) 略知中國被列強侵略的經過與近時國內大局的變遷，並能辯明中國民族今後應努力的途徑。

(4) 略知世界優秀民族對於人類文化及科學的貢獻，並明白中外文化的關係。

「注意」這樣簡陋的綱要，未列入的重要問題當然很多，但教學者果能舉一反三，妙運心意，也不難得到教學法的梗概了。

東西史學之異同

徐子明先生講
王培棠筆記

研究史學，須先明史字之義，說文史字從又持中，史字之訓，此爲最古。蓋又者手也，中者有所持也；古時無筆，用刀書之，書字之義，在說文解釋，最爲明顯，說文序云：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於此可味書爲事實之記載，表明書之所著如其事，讀古人記載，如所見所聞也。

西方之史字 *Historia*，推其原義，本與後世紀事之作無甚關涉；蓋其本義作考覈 *Inquiry* 解，此外復有一義，卽見也，百聞不如一見之謂也，史字之義既明，則可進言史之本質。

(一)中國方面——古籍所載，史有專官，古之史官，猶今之秘書，記言之人也。相傳史官創自皇帝，蒼頡爲皇帝之史官，其說見說文與他書，故謂蒼頡爲皇帝之秘書可也，此制傳至唐虞，迄於姬周，周初分之最詳，有太史，有內史；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二者並重。禮記云：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表行事與語言之別也。此外又有外史，亦爲

史官之一，專受王號令，宣佈於畿外，（畿者王畿也）掌四方之事，探民間風俗及三皇五帝之書，——皇帝以來，至於堯舜，此可置勿論；所謂書者，即今之所謂史也，總之史官之中，以太史爲重要，因太字之義，在古時爲大，普通作太，太史者大史也，爲史官之長，其所管之事爲最繁。太史管理圖書，即當時之史籍，朝綱國故，由史官記之，亦由史官守之，太史所掌，自天文，律歷，及於卜筮，如禱告於太廟，太史須祝詞，後世所謂之史，乃爲太史之職之一部耳。

司馬遷爲漢之史官，其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是史官除載史事以外，尙有所謂文也。司馬氏所謂之文，是指典章制度而言，論語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經天緯地之謂文，文王之文，即治國之制度；制度屬人之事，史官所必書。至於占候祈禱，雖有專官，亦太史所應與聞也。

史之字義，指記載人事而言，已能明之矣。若史官所記錄之史，所保存之史，則又謂之書，如尙書是，尙書內有虞書，（包括堯典）夏書，商書，周書等篇，總稱之爲尙書。太史公所撰之史，後人稱爲史記，在漢志稱爲太史公書，然則，史之所記，明其爲書。又爲吾人研

究史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司馬遷之爲太史，源流有自，蓋自周以來，司馬氏世掌史職，故該博通曉，秀出當時。以後史家，限於記事，專門學問，胥賴專門人才爲之，如天文學則有天文家司其事，地理學則有地理家司其事，史之本職，愈變愈狹，例如：陳壽三國，異乎史漢，以其專門之學，悉付缺如。范曄以文人作史，其書原亦無志，今書所載之志，並爲後人所輯。自時厥後，歷代史家，無非陳陳相因而已。

若論史體，約分爲三；子玄史通，特標其二；南宋袁樞，復創其一，

1. 編年——如春秋之春王正月例；

2. 紀傳——如史記之本紀列傳例；

3. 紀事本末——以事爲綱，以時爲緯，如通鑑紀事本末例。

三體

以上就史之體例言，若史之派別，則又有家數；所謂家者，據子玄所述，不外六家：

——1. 尚書家，2. 春秋家，3. 左傳家，4. 國語家，5. 史記家，6. 漢書家，——雖皆各具理由，牽強亦所難免，尚書以言爲主，記言派也；春秋以事爲主，記事派也；左傳以魯國爲主

兼及各國，專史派也；國語並列諸國，爲國別史之權輿；至於史記一書，網羅舊聞，創爲1.紀2.表3.書4.世家5.列傳諸目，上自皇帝，下迄漢武，無所不載，實爲通史之祖。漢書倣之，主於漢代，故稱斷代之史，六家之意，略盡於此。

史家紀事，貴於明確，故有所謂史筆者。按孔子春秋，據事直書，不加褒貶，不參己見，善惡自彰，此孔子之筆法也。若謂褒貶寓於春秋，其意起於孟子，蓋孟子不及親炙其說，殆屬傳聞，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說近泥。其後傳春秋有公穀兩家，皆論貶褒，而公羊尤遠事情，夫春秋爲魯史舊文；孔子修之而已，何待改作。是知公羊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可等齊東，不必深論。然則孔子蓋述而不作，未嘗存心於褒貶也。

司馬史記，自謂上繼春秋，故文多微詞，以寓褒貶，此外又於每篇之末，繫以論斷，如所謂太史公云云，蓋此例先見於左傳，左傳往往於事後繫以君子曰，但不多見。漢書又易爲贊，贊字之義，助也。紀傳之所未詳，則借贊以補成其義。至宋范曄作後漢書，論後附贊，嚴格論之，未免疊床架屋。總之，或稱爲贊，或稱爲評，或稱爲論，名雖屢更，莫非史家褒

貶之意，中國作史之風尚，大抵如此耳。四史而外，其餘皆屬官書，茲不深論。

(二) 西洋方面——西方古無史官，因溯其文物，始自希臘。希臘為無數小邦之總名，自建國以迄衰亡，政號民治，未經統一；紀事紀言，並無專職。當時所謂 *Historia* 者，皆係私人見聞錄，雖主覈實，殊乏條目。

希臘史家首推 *Hierodotus* 其人，生於 *Pericles* 之際，不與政治，專研掌故，知非憑古籍，未足以盡史家之能事，乃遍游埃及波斯等國，撮其見聞，載之於冊，自太古至當時，得史實數千條，成一巨著，蓋一通史也，略如子長史記，故在西方推為史家之祖。以其事在草創，謬誤自所不免，然就其敘述，羅羅清疏，不失為有名之作。後人有嫌其秩序失次，誠為美中不足，但研究古史者，舍此書外，別無依據，人多稱 *Hierodotus* 為史祖，良有以也。

此後有 *Thucydides*，雅典人，亦以史學見稱，當雅典與斯巴達之反羅波納與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彼實躬與其事，遂能歷敘所見，著為戰紀，其文筆瞻雅，深入顯出，栩栩有神，即不知希臘文者，一讀其譯本，亦當動容。其史之體裁為編年，而首尾相貫，年代事實，互相映證，蓋兼紀事本末之長焉。惜四十年之戰事，祇敘至三十餘年而止，後有 *Xenophon*

者，續成其書，彼亦曾參戰役，故能完此巨著。語其文筆，大抵平庸，而又好用曲筆，事實多歧，則以 Xenophon 受斯巴達之殊遇，代爲粉飾，遂爲信史之案，誠可惜也。

至若羅馬，享國特久，撰者不一二而足，茲特擇其尤而論之：一爲 Livy，一爲 Tacitus。考 Livy 之著作爲編年體，其書紀羅馬開國以後百餘年之史實，惜遭兵燹，殘缺不完。Tacitus 之在史學界，地位猶未失墜，即今日之歐洲史家，亦宗法之。Tacitus 之史，起自太古，至於當代，紀事之中，多附評語，關於典章，制度，山川形勢，悉有詳明之記載；論其史筆，簡而能該，故稱宏著。

希臘羅馬之有名史家，略如上述；此外在羅馬東遷時，尙有一人足稱者，即 Plutarch 是已，著有 *The Lives* 一書，凡希臘羅馬名人，悉爲立傳，此體在西洋實以 Plutarch 爲首倡，與中國史記，亦有相似之處，但無書志而已。

中古無有名之史家，當時事實，全依僧正之紀載，近代學術昌明，偉大史家輩出，作史方法，實有可取，中國史家可借鏡處，亦復不少。如英人 Edward Gibbon，生於十八世紀，欲作羅馬史，故往羅馬默察其古籍與風俗，嗣以已有人著述而罷，乃決意著一東羅馬史，以

竟其志。(東羅馬即唐書所稱之拂林)彼費十五年之時間，周遊各國，收集史料，編纂羅馬東遷後千餘年之歷史，結果，成爲六厚冊之巨著。其作史之優點，在一氣呵成，自第一篇讀至終卷，有連續不可分割之勢。體裁亦類紀事本末，先叙東羅馬之疆域，及其國都之形勢，其次述遷都之原因與結果，以及法制之變遷，皆以事爲經，以年爲緯，留心東羅馬掌故者，舍此末由也。

Gibbon 之外，著西羅馬史者則有德國之 Theodor Mommsen。其著西羅馬史，亦殫精疲神，關於羅馬興亡之史料，無一不收羅詳盡；而於西羅馬之地理，尤所致意。蓋以羅馬疆域遼闊，其險要又爲行軍所重，故 Mommsen 特夾敘之。其著作體裁，亦爲紀事本末體，惟文辭精密，而亦往往深澀，不耐多讀，然其詳核，則爲近代羅馬諸史之冠。

希臘史作者甚多，未易徧舉；較而論之，當以英國 Grote 之十二冊爲最詳。然考古學大興，駁其謬誤者，亦時時有之。近代史之作者，以 Macaulay 爲著，以文人而作史，感情浮於事實，故難徵信。蓋文人好聘辭藻，東方西方，其揆一也。就其所著英國史而論，所該之時期太短，顧瑣碎有餘，精密不足，未合史家準繩。此外有法人 Guizot 著法國史，叙開國

以來迄革命以後情形，詳略得宜，文字亦極明瞭，於國別史之中，殊為罕見。

西方亦有所謂史筆者，若希臘史家 Thucydides Tacitus 之流，主於事核辭潔，實與中國相同。然全史之中，政論家之辯說 Speech 往往居其大半，則以外國與中國不同，凡表現政見，必赴國會中辯論，史家即採為史料，故言辭與敘事並重。近代史家 Gibbon，鑒其煩碎，故其撰東羅馬史，摘政事家之要言，融於紀事之中，芟除之功，信為難得。Gibbon 之學，由博返約，據其自傳，深諳科學方法，故其評波斯史家，則謂雜亂無章，其誦中國史也。（因教徒將朱子綱目譯成法文 Gibbon 由法中見之）則謂我見太深，若 Macaulay 論文，又與他人不同，以為平鋪直敘，譬如太羹不和，不能耐人尋味。著史如繪畫然，必施彩色而後神氣宛然，故其所作之史，夸飾特多。而 Mommsen 之見解，則又與 Macaulay 互異。其著西羅馬史也，則謂宜詳宜實，文字之工拙，非所宜計。

總之，近代史家所謂科學派者，不外研究自然現象之法，而施之於人事，此則泥 Darwin 進化論之過也。環境既異，習尚不同，拘於一偏，勢必削足適履；而況觀察史事，所趨不同，或就經濟變遷，或就心理單複，以求歸納之方。當代史家著述，以事為輔，以理論為主

者，職此之由。又有一派，以爲歷代書籍，不可盡信，其重在收羅證據，如考古家是也。若所獲證據，與記載不符，則以古籍爲不足憑。以爲古代文化，因演進而蛻變，必以現在之發現，推證古代文化之真面目，始得究竟，德人最信此法，以其務實故也，但其弊在不肯闕疑耳。

東西史學，俱有特長，不可偏廢。曾記梁任公新民叢報謂：中國史爲個人之家譜，此特襲西洋人評中國史語。其實西洋人未諳中國學術淵源，輒下己見，安得其平？任公自矜新學，謬引其說，是任公與西洋人同一妄也。頃來歐人解華文者，甚稱中國史體裁之善，如 Giles 等是，然則意見不一，今猶昔矣，要以不存我見，不任感情，以評論東西史學，庶乎得之。

教 本

——中等以上的學校——

中等以上的學校教本，最不容易撰擇，非過於艱深，即失之淺陋，本局所出的下列各書，深入淺出，最適宜於做這類教本，已經有不少學校在採用了。

- 新教育法大綱 陳雲濤著 實價七角
- 中國文學史講話 胡行之著 一元二角
-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著 實價七角
- 現代社會學 李聖悅著 七角五分
- 理論大綱 倪斯德著 實價四角
- 水彩畫概論 郁達夫著 二角五分
- 小說論 郁達夫著 二角五分

作 家 論

要理解中國新文藝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底經過現況及趨勢，必須對於中國當代代表作家加以詳細的探討。每個成功的作家他必代表現代社會人生的一面。本局有鑒於斯，特出作家論，每集中詳細介紹作者之生平及其著作，為現代中國青年不可不購備書本。

- 郭沫若論 黃人影編 實價七角
- 郁達夫論 賀玉波編 實價七角
- 創造社論 黃人影編 實價五角
- 茅盾論 黃人影編 實價七角
- 王獨清論 區夢覺編 四角五分
- 現代中國作家論 賀玉波編 上下二册 六角半
- 當代中國女作家論 黃人影編 實價七角
- 魯迅論 侯元廷編 印刷中

近代歐洲史中之中產階級的地位

顧穀宜先生講
吳志愼筆記

一、緒論

我們試打開近代歐洲史一看：歐洲人所占領的土地擴張很快，數百年來的戰爭極劇烈，思想文化的變遷，也很迅速，它們的動力究竟在那裏？這是我們最應當探討的一個問題。

自從四七六年日耳曼民族滅亡了羅馬帝國以後，雖然摧殘了古代文化，但不久在教士貴族之外，產生一個新的階級來，這就是所謂中產階級。在最初的時候，羅馬的中產階級因國亂而衰敗，及日耳曼人統制羅馬以後，社會的秩序逐漸恢復，而新興的中產階級又興旺起來，經營大規模的商業。彼等之要求，在廣大的市場，以擴張其營業。但日耳曼諸國所統治的地域，只有意大利和法德之一小部分，當然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況且一班貴族也得要利用他們的經濟，來發展自己的實力，因此，便和他們結合，一致地向外發展。十字軍的東征，便是這合作的結果。

後來文藝復興，雖然是幾個學者所提倡，而實在學者却是中產階級的傀儡。十四五兩世紀時，中產階級的勢力漸次長大，意大利北部，竟有數城推播了貴族的統治，而爲中產階級所佔據，其中尤以 Florence 城之政權，掌握于銀行鉅子之手，貴族只爲商人傭作而已。這種情形，與古代希臘之狀態很相像。新興的中產階級自然不願受宗教上的束縛，急欲另開生路，當時適有一班文學家，熱心研究古代文化，對於古代希臘的文化是很羨慕的，中產階級認他們爲志同道合的人，積極贊助此等學者，於是把這個光輝燦爛的文藝復興的花朵培養出來。

此後文化的發展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內的，一方面是對外的。歐洲自從文藝復興以後，便從教皇手中取得政權，可是教皇不放棄他的權利，於是便有宗教戰爭；這種戰爭，便是歐洲文化內部的發展。後來哥白尼發現地球爲圓形，證明從歐洲向西跑，也可以達到印度，於是便有哥倫布等起而尋覓新路，此等航海家雖然爲國王所信任，但實際上資助于彼等者，皆爲中產階級。結果便有新大陸的發現，這種發現，便是歐洲文化向外的伸張。

總之，近代歐洲史的動力，無任對內或者對外，極烈或者遲緩，皆是中產階級在那麼發

生作用，在那裏造成的。茲再詳細闡明於后：

二、歐洲各國領土的擴張和其動機及影響

領土的擴充是中產階級發展商業的要素；中產階級的發展，促成領土的擴張。

在第三世紀至第五世紀，歐洲日耳曼民族從現在的德國侵入法意二國以後，形成黑暗時代。此後當第九世紀至第十世紀時，又有新的民族 *North-man* 南侵，搗亂了日耳曼民族所建築的文明，故黑暗時代不儘爲日耳曼民族的野蠻。但從另一方面看去。北方民族的侵入，亦有助於日耳曼民族：（1）與日耳曼同化，而爲兄弟之民族。（2）北方民族侵入日耳曼，雖爲搗亂，但其同化關係，反擴張了日耳曼民族的勢力，這是九十兩世紀無可爭論的事實。

從此以後，黑暗時時期快將要結果，雖然還有其他的民族繼續向歐洲進攻，可是歐人已足制外人的侵畧；並且因十字軍東征的結束，反使歐人向外擴張其勢力推進其文化了。換句話說，日耳曼民族由中歐擴張至巴爾幹半島及敘利亞一帶時，其初日耳曼民族勢力所及之地，只有五十萬平方哩，後來增加至七十萬平方哩，前者約等于我國東三省，後者則有我國黃河流域之廣，所以這是第一次土地的伸張。

在十字軍以後，歐人便從事於海洋上的發展，其時期為從十五世紀至第十八世紀，此時不特向外發展，同時且兼向大陸方面擴張。海洋的發展，即至現在的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南部，大陸的發展，即俄人的東進。俄人向東發展的結果，打破蒙古人的統制，日耳曼民族在三四百年之間，便能從很小的部分，發展到統制世界的大部分；這樣的擴張，非其他民族所可比擬；其擴張最大的原因，在中產階級的推動。這是第二次的土地擴張。

因為領土擴張過快的緣故，致引起各國土地的爭奪，而發生內部的戰爭。在十四世紀以前，歐人尚無向外發展的勢力，故內部劇烈的戰爭很少；後來向外發展的勢力逐漸地增加，戰爭也逐漸地加烈。在許多極烈的戰爭之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重要的戰爭：（1）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英法兩國土地的衝突。（2）宗教戰爭（1618—1648）歐洲本土上土地兼併的現象。（3）殖民戰爭（英法第二次百年戰爭1689—1763）此種戰爭最能代表領土擴充而引起起的戰爭。此外如西班牙對葡萄牙，荷蘭對西葡，英吉利之對荷蘭，無一不是此種的表現。（4）第四次為歐洲大戰（1914—1918）德與列強土地的爭奪。

總之，四次戰爭的動力，皆由于中產階級擴張土地的要求。

三、政治組織的變動

近代歐洲政治組織的變動，也是中產階級發展的反響。在七八百年以前，若英吉利，西班牙等國，皆破碎不堪，每國皆有若干諸侯，各據一地。而英吉利與大陸相隔，西班牙與法蘭西有比利牛斯山之阻，德意志有萊茵河與他地相間，雖有這些天然區域的形勢，而不能獨立地成立國家，只有地理上的名辭而已。直至十五世紀，中產階級因了內部地方不統一的原故，影響了他們商業不淺，於是便有與文藝復興航海運動相連而起的統一國家運動的產生。所以此等運動表面上雖然為國王所主使，但實際上國王不過為諸侯中之一員，而其所處之位，又適於發展，因此，中產階級遂利用了國王，而謀自己的利益！

推此，中產階級其所以有如此的勢力，便是因為他們所要求的是合乎時代的，就是說，他所說的，却是一班民衆心理所要求的。因為中產階級販賣貨物於人民，而頗予人民之便利；惟因國家不能統一的原故，人民不能隨意買其所需之物，所以中產階級提倡此項運動時，深得民衆的歡心。

我們不要過於迷信當時中產階級的興起有如今日，不過當時中產階級却是比以前發達些

吧了。他們的發達，只能說打破那時以前商業發達的記錄，並不是絕對的發達。如果，我們把中世紀的商業與我國中世紀商業相比，還不如我國呢！

中產階級在未擁護國王，實行統一運動之先，曾經擁護過教皇的，可是後來教皇日漸專橫，於是中產階級便把他請下了台，故有宗教革命的發生。迨至國王得勢以後，也仍然蹈了教皇的覆轍，中產階級又來打倒國王，民主運動，便是打倒國王的運動。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各國的擁護教皇和打倒教皇，以及擁護國王的種種運動，都是中產階級在背後做原動力的。十八世紀以後，中產階級竟伸出頭來，揭着民主運動的旗幟，來將國王根本的勢力推翻。十九世紀末葉，中產階級已發達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對外要加以壓迫，對內要引起人民的愛國心。此時歐洲各國已統治了不少的殖民地，及勞工階級，他們知道民主主義的宣傳，有礙於自己的利益，所以在這一個新的局面來到之時，中產階級遂反其十九世紀以前之民主運動的行爲，而認國家爲神聖以壓制民權而維持其自身的利益。中產階級自從做小生意的商人，一直到現在的帝國主義，都是繼續不斷地，造成許多的胆力，不屈不撓的向前走著，並且他們有如今日的成功，他們是受了不少的流血，及流了人家許多的血換來的。所

以他們的政治經驗非常豐富，他們很能操縱國家的政治。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初年，歐洲的情形，忽然改變。從殖民地來留學的學生絡繹不絕，殖民地的智識日漸增高；再就經濟方面言之，歐洲大戰，損失世界經濟二分之一，以致歐洲各國內部的經濟根本動搖，勞資的鬥爭，日趨尖銳化，俄國的革命，便充分地代表了這種形勢。歐洲中產階級處此不利地位，已不能向前發展，因此，歐洲的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漸崩潰下去。

四、文化思想的進展

所謂文化，是包含了許多份子，如文藝學術宗教以及各種制度而言。但此等各方面皆有作用，不能單獨地存在。換句話說：研究文化史的人，非從社會史着手不可；因為文化是發達社會的工具。

從歐洲千餘年的歷史看來，文化史的進展，也還是中產階級所支配。歐洲文化史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文化潛復的時期——當羅馬滅亡之後，是中產階級衰亡的時候。（二）文化復興時期——當文藝復興之時是中產階級抬頭的時代。自羅馬滅亡後，古文化大半滅亡，惟基督

教尙能保存一些古代文化，因此，基督教遂爲當時所重視，而造成基督文化。在基督文化之先有很好的古代文化，而基督文化之後，亦有近代最燦爛的文明，爲什麼這迷信的基督文明，却能在中世紀歐洲發展呢？這個不難解答，這個時期，中產階級尙未長成，故基督教能自由地發展；況且當時的社會秩序雜亂，人多出世之思，因此，基督文化便能盛行于意大利了。可是後來社會秩序逐漸平定，中產階級也隨之而興起，對於基督文化的種種迷信，攻擊之不遺餘力；而根本沒有穩固的基督文明，便爲文藝復興的洪潮衝散。

但是當中產階級本身來攻擊基督教，本不是易事，乃利用了古代文化，借着一班人文學者，共同地攻擊基督教之缺點。因此，才有文藝復興的產生。

文化的背景，既然有了社會性，所以他的結果，當然也有社會性了。因此，文藝復興的結果，一方面提倡了古學的復興，他方面在利用此以取得政治上之實際的地位。到了政治地位取得了以後。不能不想出方法來保護自己的地位，所以君權神聖便應運而誕生了。他們說，教皇權並不神聖，唯有君主的君乃是神聖，此種愚民的行爲，仍然如前，此皆自然產生的結果。

工具是不必永久的，文化既然是一種工具，當然，文化必隨環境之需要而變動。所以後來中產階級見一般君主專橫起來，不特不將他們打倒。於是便有羅梭起來提倡民權神聖來反攻君主，做中產階級傀儡的君主，此時當然要着着失敗。

但是，近代的中產階級自從得着了地位以後，只想穩固自己的地位，再也不願用思想來刺戟社會，於是他們便把思想引用到兩方面，（1）浪漫文學的興起——因為浪漫文學興起以後，便把一班人的情慾滿足，而使其對於政治興趣減少，這樣可以穩固了自己的地位。（2）歷史思想的發達——因為將一班人的思想引致古代，而減少其注意現代的事情。歐洲政治的攻擊，也就減少。

歐洲思想如此的趨勢，影響我國不少。在文學方面，我國當然也染上不少的浪漫色彩。在宗教方面也將中國許多的青年麻醉；因此，我國自西洋文化傳來，思想亦愈見糊塗。我國與西洋通商，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而在此時期，適值歐洲統治階級壓迫文化的時期，間接之中，我國也要了不少的壓迫。

總之，歐洲這種思想，並不使我們欽慕，反而使我們窺其陰謀。最使我們欽慕的思想，

乃是科學的思想。科學思想其所以有如此的價值，乃是在它對自然界有深刻的研究。十五世紀是天文學發達的時期，十七世紀是物理學發達的時期，十八世紀是化學發展的時期，十九世紀是生物學社會科學逐漸地發達起來。科學的內容，並非爲學問的科學，乃是有目的的科學；它的目的，乃是在對付自然的。

歐洲思想發展，不外二途。(1)社會思想(2)自然科學。

上面既將社會思想說了個大概，我們已經證明此種思想不過是中產階級擴張自己的勢力的工具；但是新興的科學思想，亦仍然免不少爲其所利用。科學既以對付自然之利。然人類對付人類的慘禍便因此而生。因爲中產階級。借用了科學上的利器，用來自相殘殺，並且向全體的弱小者施以攻擊了。

記者贅言：

本文是顧毅宜教授所講。顧先生對於西史極有研究。尤能將此篇作系統的敘述。爰撮要記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幸閱者諒之！

一九三一，六，四。志慎附記。

經略復國要編提要

繆鳳林

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附二卷。明宋應昌編撰。應昌字思文。別號桐崗。其先會稽郡人。後徙仁和。生嘉靖十五年丙申十月。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第二甲進士，卒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年七十一。未爲經畧前。官至大理寺卿。事蹟詳黃汝亨所撰行狀萬林集卷十七。萬曆二十年五月。日本寇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李昖奔義州求救。七月。副總兵祖承訓率師與倭戰於平壤。敗績。中朝震動。八月。以應昌爲兵部右侍郎經略備倭軍務。二十一年十二月。應昌還朝。改顧養謙經略。是編卽紀其在經略任內及事後疏奏文移檄牘函札。旁及各部題奏朝鮮謝咨。排次載之。題曰復國要編者。以殫力彌年。朝鮮已失土地。舉尺寸還之故主卷十二與李臨淮侯書。所謂復累朝恭順之屬國也。卷七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首列神宗敕諭及華夷沿海圖序沿海四鎮朝鮮圖及圖說。圖與圖說。卽二十一年三月進呈底稿。卷十三恭進海圖倭物疏。序則述任事之終始與繪圖爲說之本末也。次附朝鮮乞援疏及部垣臺諫條議疏略。略可考見朝鮮危急及廷臣論議之狀。次正文十四卷。所載疏奏移

繳等。題目下附記月日。卷一至卷七自二十年九月訖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卷八至卷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閏十一月。除卷十爲一月外。餘皆二月。卷十三自十二月至二十二年三月。卷十四自四月至十月。則辭職交代及當辭職前與辭職後之奏疏也。末附兵部禮部等章疏及日使小西飛稟帖。日使名藤原如安爲小西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爲飛彈守此云小西飛者因其自書小西飛彈守而誤也卷九二十二日報石星書稱小西飛彈守彈或作驛禮部最後一本議秀吉封爵。奉旨平秀吉准封日本國王。據談遷國權及明史乃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事。國權又載二月辛亥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詔。而是編無之。則其成書之時。猶未及見是詔。蓋亦在是年春矣。豐臣秀吉以不世出之梟雄。起人奴而主大國。猶未厭其所望。萬曆十八年日本後陽成帝天正十八年已平定全國。因朝鮮使者贈書於朝鮮王。言將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朝鮮人安邦後隱峯野史別錄王辰錄翌年。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頒朝鮮地圖。分八軍以嚮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將第一二軍。迭爲先鋒。別置水軍。水陸凡十五萬人。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李暎又酒酒弛備。猝島夷發難。望風皆潰。自二十年五月出兵至七月。八道幾盡沒。且暮且渡鴨綠江。明史朝鮮傳明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以應昌巡撫山東時已謂倭奴情形已著。春汎可虞。有先見明。因命爲經略。此後應昌之謀議。中倭之爭戰。及當時內

外情形。皆可於是編考知。且多足補中日史乘所未備。如應昌進兵時日。明紀明史紀事本末及明史等都無可攷。行狀及錢世禎征東實記。亦載焉不詳。據是編則應昌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敕首途。一面布置各地防務。一面調將檄兵。蒐集芻糧軍火器械。十月終至山海關。十一月進駐遼陽。以倭奴畏寒。欲於十一月中旬發兵。而大將李如松尙羈寧夏。屢失事機。不得已於十二月初三先發吳維忠，初四又發錢世禎主問所領兵渡江。初八如松至軍。大兵遂於十六日東進。二十五日誓師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鮮。二十一年新正月初四至安定館。六日抵平壤矣。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及倭史多歸功如松。觀此編三四五諸卷。則戰前之預備。臨戰之方略。皆出於應昌之計慮。當時石星兵部尙書計無所出。欲倚沈維敬以成和議。不悅應昌之主戰。廷臣亦多尙客氣而事掣肘。各處應調之兵。半以老弱充數。總計不足四萬。而如松意氣甚盛。尤須隱忍下之。又恐倭人乘虛入犯山東沿海。其處境之困難至矣。二十七日碧蹄之戰。如松以輕敵致敗。觀二十一日與如松書。言前者平壤倭奴雖衆。猶屬一枝。攻之宜急。今各路者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愛州道路千里。其爲當慎。視前尤甚。必須俟我芻糧軍火器械併集充裕。然後進剿。方策萬全。又二十五日與如松書。二十七日檄如松皆見卷五二月初三檄如松及

與如松書。時如松敗訊未至皆勸如松緩進。初三與石星書。言李提督每每嗔人說倭盛。止見彼易與爲

敵。皆見卷六則如松之敗。固在應昌意料中矣。日史稱此戰大破明軍。斬首一萬。追北至臨津。

擠明兵於江。江水爲之不流。賴襄日本外史卷十六吏科給事中楊廷蘭一本亦言碧蹄一戰。士馬物故者

過半。雖可證是編陣亡官兵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之譌。然觀卷五二

十五日報石星書。言我兵過朝鮮者。僅三萬六千餘。傷斃平壤者又近千餘。卷七辨楊給事論

疏。言所調兵馬。事完之日。一一臣當發還。原冊可稽。見在兵馬可驗。後雖加入劉鋹川兵

五千。至撤兵時除撤回李如松等所領兵外。應昌猶議留二萬。則此役傷亡之數。要亦不能過

大矣。又如行長欲和。日史言出惟敬彌縫。且言行長以封王爲王於明。觀是編附載兵部等衙

門與藤原如安問答及如安稟帖。將本國一應人員姓名開報。則行長主持和議及爲秀吉乞封。實

有決心。蓋行長與清正不睦。意秀吉必以受封爲榮。而已得藉此固寵。故與維敬勾結。至後

日秀吉裂冠毀冕。則非行長所及料矣。惟王京之退。實以當時日兵大疫糧食不給三奉行與行

長等懷歸之故。釜山之撤。則彈正小弼強諫秀吉與肥後內亂使然。應昌以前者爲許和之效。

後者爲防守之績。與當日情事不符。又德川家康輩智勇謀慮。遠非行長等所及。而應昌惟知

有行長清正。卷十一初八報石星等書。言日本舊主。不佞原未有聞。似不知日本除關白外尙有國王。則其於日事固亦未甚了了耳。應昌爲經略時。年已五十七。萬曆二十一年召還後。翌年三月歸隱孤山。絕口不談東事。本書卷十四十月二十一日辭免恩廕疏。言在稽留峯下。冷泉亭側。率妻子而躬耕南畝。抱弱孫而徜徉北牖。參以行狀及妻顧淑人墓誌寓林集卷十五。應昌晚年生活。歷歷可考。國權二十二年九月後。于應昌即無記載。二十五年之役。朝廷論議。亦無人提及應昌。應昌是時已若物外人矣。應昌死後。朝廷無恤典。顧淑人墓誌稱守一爲母乞銘。在應昌歿後十七年。時應昌猶未葬。蓋守一念其父功終必不泯。故留以有待。然應昌之功終不得白。今寓林集無應昌碑傳誌銘。明史亦無應昌傳。國權於退職公卿卒時。例書卒年及事略。于應昌亦失載。惟杭城孩兒巷西有經略華夷石坊。傳係表應昌之里者。今其跡尙在耳。其書則萬曆末王在晉之海防纂要。曾錄其華夷沿海圖序海防纂要卷三作華夷沿海經略序及奏疏數篇。見四皆節錄題曰平倭復國編。不著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類著錄。曰宋應昌朝鮮復國經略要編六卷。蓋誤冊數爲卷數。明志雜史類因之。省去要編二字。皆與今名微異。乾隆時列爲禁書。見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蓋書名復國爲滿人所諱言其內容實與建夷無關也四庫館臣遂亦未敢著錄。惟於論侯繼

國兩浙兵制時。力斥應昌之罪與此書之失曰。此書

兩浙兵制

中倭警始末載朝鮮國王奏。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賊仍於慶州機張縣蔚山郡麗陽縣梁山郡等處肆意攻掠。而經略宋應昌爲倭奏請封貢。乃卽在此數月內。則倭之請貢非實可知。又載充龍港船商許豫偵知倭賊初敗於平壤。卽食盡矢窮。思逃無路。乃以封貢議和是墮其計。又稱倭賊素詐。議和後新造大艘十餘隻。將欲爲亂。恐和非實。與李昫所奏情事相符。乃應昌力主和議。反斥李昫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應昌罪無可辭。此書實可以曲證史事。而應昌所著經略復國要編於李昫之奏。

許豫之偵。遼東巡按之許。概不錄入。則自張其功而匿其短也。此書又可以勘其謬矣。

四庫總目

子部兵家類存目按應昌自始主戰。與封事始終不涉。行狀辨之甚悉。以是編考之。二十一年正月初五

報三相公

王錫爵增志

石本兵

石

許兵科

弘書

會言維敬之謀。斷不可從。

卷五

碧蹄敗後。猶議增兵

益餉。進取王京。徒以如松稱病。將士思歸。石星一意和議。始附衆論。然猶力持撤兵必在三事遵行之後。及倭退釜山。嚴令諸將追擊。至送還王子陪臣。倭移西生浦。尙竭力規畫。

留兵防守。其八月二十九日講明封貢疏。申明始末講貢之說。并陳計處倭情之機

卷十

亦惟以封

貢爲一時權宜之策。九月中檄宋大斌檄劉黃裳檄分守道等。皆計劃留守事。報王錫爵石星

書。則論防兵之不可少。其諭示朝鮮王臣。設險守國。攘外安內之政。尤言之再三。皆見卷十一十月

二十九日報石星書。言許儀後既有密書云。關白名雖求貢。其實欲明年窺犯中國。欲各海隅急行隄防等語。胡不可信。今日姑與封號。不過爲一時羈縻之計。中國沿海之防。何可一日

玩弛云云。較許豫之偵。言之尤爲透澈。倭之請貢非實。應昌固已知之。提要所云奏請封貢

力主和議斥李昫妄奏。皆非事實。十二月初八慎留撤酌經權一疏。以留守爲經。封貢爲權。

言朝鮮爲薊遼保東喫緊屏翰。全羅慶尙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

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尙則尤要也。今之留兵。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朝鮮未備之初。遽

爾撤之。萬一倭衆淪盟。乘虛入犯。朝鮮一國。決難居守。待彼復據中國難免無事。則四鎮

沿海徵調兵餉。恐不止一萬六千已也。卷十翌日即上疏乞賜罷免。恭報交代。自後顧養謙一意

主和。力主撤兵。卒有二十五年之役。是日本之叛。正坐不用應昌之說。而曰罪無可辭。撰

提要者固未嘗細讀是書也。至不錄許豫之偵遼東巡按之許等蓋應昌之書體例使然應昌東征時。袁黃劉黃裳二贊畫參與密勿。

後袁黃以條陳征倭之不利。與應昌分歧。劉黃裳則始終其事。千頃堂書目載劉黃裳東征雜記。

惜今未見其書。千頃堂書目又有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五卷。第四卷記倭犯朝鮮事毛瑞徵萬曆三大征攷五

卷。三四兩卷。蕭應宮朝鮮征倭紀略一卷。沈思賢經畧復國情節二卷。王士琦封貢紀略一卷。及楊伯珂東征客問熊尙文倭功始末與不知撰人之東事紀實東封始末關白據倭始末等書。中惟兩朝平攘錄四庫雜史類存目著錄。北平圖書館尙有其書。三大征考日本亦有傳本。餘皆存亡莫卜。是書諸家亦罕見著錄。惟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與北平圖書館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藏有萬曆刊本。壬癸之際。日本駐寧領事會託人至寧館傳錄。今特付影印。並附錄黃汝亨所撰行狀與顧淑人墓誌銘於後以廣其傳云。

書評

劍橋大學印度史

羅錦澄譯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卷三——土耳其人與阿富汗人

(一九二八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部出版)

劍橋印度史之編輯計劃，定為六卷。前二卷專述自印度上古至回教征服時代之史蹟；次二卷則為回教各朝代之歷史；最後二卷，則述英人之侵入與其統治印度之確定。此書之第三卷，名為土耳其人與阿富汗人 (Turks and Afghans)，乃回教征服印度期之前卷，起自第八世紀間最初阿拉伯民族之侵入，約迄於十六世紀初葉巴拜爾 (Babur) 稱王於德里 (Delhi)

之時。(一五二六年)惟爲敘述便利與閱者興味計，印度各地方歷史，常進而述至更近之時期，俾於各獨立王國，有完全之紀載。以是之故，印度教王國 Vijayanagar 之事蹟，述至一五六五年滅亡爲止。此外諸分立之回教王國如莫爾華 (Malwa) 古特脫 (Gujarat) 孟加拉 (Bengal) 及克什米爾 (Kashmir) 諸國，則皆述至其被併於亞格巴 (Akbar) (巴拜爾之孫) 之帝國爲止。此一時期，實爲一極饒興味之時期，其間有無數卓特之人物，又可見印度本地小王國屢向侵入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阿富汗回教軍作抗拒之奮鬥。此種鬪爭，往往足爲解釋印度今日混亂局面之一助。但吾人一察此書各章章末所附參攷書中之近代著作，可知西洋史家對此時期史實者，殊少注意。即彼等之敘述此段歷史，亦迄未嘗有如此書者也。是書二十三章之中，有十八章爲海格氏 (St. Colonel Sir Wolsley Haig) 所撰。故全書之成，海氏之力爲多，海氏之精研印度史，馳名已久。其已往之著作，如德干高原之史跡 (Historic Landmarks of Deccan) 與其他印度史之譯述，皆傳誦於世。然海氏於此書固爲盡力最多，而此外海氏所召致之共事編著者，對於其所撰特殊時期之歷史，在史家中，亦夙已知名。如本書第十三章 Gujarat 與 Khandesh 之王國史，爲羅斯爵士 (Sir Denison Ross) 所編。羅氏刊行 Abu Turab

Walt，關於此二王之紀年史，對此部份歷史，極有闡明之功。錫蘭政府中之味克梅新博士 (Dr. Wickramasinghe)，則撰本時期之錫蘭島歷史；馬蕭爾爵士 (Sir John Marshall) 爲印度考古學視察團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之指導員，則將其回教統治印度時代降逮莫臥兒建國以前之攷古碑銘等，加入是書，堪稱此期考古方面最佳之作。要之，是書對於印度回教統治前期之歷史文獻。實爲一有價值之新作，凡現今致力本期史事之史家，對之應有極大之注意。雖然，繼進研究，要猶有待；蓋八世紀間之史實，僅此一卷之書，自不能作詳妥之敘述。對於莫臥兒建國以前印度史跡之各方面，自有需於專門小冊分析之研究。惟此概括得要之通著，實足爲此後起作專究工夫者有益之引導耳。

劍橋大學不列顛帝國史

唐陶華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第一冊 (自帝國之開始拓展至一七八三年止)

一九二九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部出版

關於不列顛帝國史之書籍，現今所有者已屬不鮮，然多成自一家，內容又每瑕瑜互見。英國劍橋大學對於史籍之整理，則常集合專家，分草專篇。衡以近世謹嚴治史之旨，則採用此法，實足吸收衆長而捨其短。故如劍橋大學近世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一書，至今猶爲吾人研究史學之一種標準參攷書。今劍橋大學不列顛帝國史復以洛茲教授 (J. Holland Rose) 牛頓教授 (A. P. Newton) 及柏尼亞斯 (E. A. Benians) 主編之名義出版。察其內容，方之劍橋大學所出版之各史籍，初無遜色。然此書係集合各專家而成，則各篇之價值自難相齊，而重複矛盾之處，尤不能免。就大體言，本書以海軍，陸軍，商業及憲法諸篇，最見精彩；而商業及憲法兩篇，尤足令讀者感興味無窮也。

此書雖爲專家之著作，然其錯誤亦時見。其敘述荷蘭之海軍 (見頁二二三) 即有未盡確實之處。荷蘭海軍自與西班牙大戰後，雖因經濟困窮漸趨衰落，然自特倫普 (Tromp) 任海軍上將後，漸有復興之勢，惟以船員之缺乏及號令之不統一，始予英國以優勝之機會。原書所云，殊與事實乖謬。又其記特倫普被英將布來克 (Blake) 戰敗之事，(頁五三八及五三九) 亦似有錯誤。特倫普並未被英國戰敗，其所喪失之二艦並非戰敗被奪，不過爲英艦乘夜

劫去而已。再本書以特繪普之名爲“Van Tromp”，此實沿英之海軍書記官皮普斯（Pepys）之錯誤，此種錯誤早已爲英國學者所察覺，而編者仍沿用之。名稱既不正，故索引中遂發現一離奇之錯誤，即吾人不能查得此名于T部而反見之于V部也。

關於一六五〇年英國所頒布之航海法令（Navigation Act），據本書頁二一六所載，謂爲集三種尚未通行之政策而成，其一爲國會對於殖民地之最高立法權，其二爲外國商船至殖民地通商之禁止。對於此二點，吾人不能不有所辯正。一六五〇年前英國國會之最高立法權，雖未被完全承認，然自科克（Coke）以來，國會權力已高出一切，無所牽制。而外國商船至英國殖民地通商之禁止，在特殊地方如勿爾吉尼亞（Virginia）等亦早已於一六二一年實行。（見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第一卷十七頁），則謂一六五〇年之航海法令爲尙未通行之政策，毋寧謂爲將已發生之政策正式採用之爲當也。

本書海權與拓展一章（一六六〇—一七六三）以爲自七年戰爭後，英國獲得之利益多而且固。又謂此戰發生於實業革命以前，實爲此舊帝國得以迅速發展發生驚人活力之要因。夫實業革命之影響於殖民如何，姑不具論。惟英帝國之發展，在七年戰爭以前，因法國之威

脅，內部尙能團結一致；及戰爭終結，法國威脅已去，而英舊帝國之弱點遂即暴露無遺。此即本書編者赫德連（Ceoil Headlam）亦已言之（見頁三八五及六五一）。所謂自七年戰爭後，英帝國得迅速發展獲利甚多云云，殊與事實刺謬。至英舊帝國之缺乏活力，亦爲史家皆所共認。蓋英舊帝國殖民地雖多，然終不能團結一致，內部傾軋頻繁，此即本書第十四章帝國政府一篇亦曾加以詳明之剖析。又赫德連氏駁斥塔哥（Tregot）「殖民地長成後必離母國」之言，以爲倘舊殖民制度不發生過甚之缺點，則殖民地各邦亦非不可聯合。塔哥氏胸中自只知在殖民地通商及使殖民地隸屬母國之制度，而不知可使殖民地與母國成一大聯邦而不必從屬。然赫德連氏爲駁斥塔哥之言，竟將獨立戰爭後加入合衆國之各邦亦視爲殖民地，則未免牽強附會矣。實則合衆國之發展，殊不能證明或推翻塔哥氏之言論也。

本書印刷錯誤之處甚少，惟四七七頁之 *Watchparade* 則實爲 *Watchparade* 之誤。所用之參考書，有一部分非甚佳之作。科克斯（Coxe）及柏克（Burke）之著作未曾註明版本。書中所列參考書目，極有價值，惟書目中未及包括地圖，亦美中之不足也。

本篇書評，係節譯蘭伯脫（H. Lambert）所作。原文載英國史學評論季刊（*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四十五卷一七七號，(一二七—九頁)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原文引證甚多，譯者於其過涉繁細者，略有刪節云

希臘與東方

熊協夢

法人之嗜希臘史，似無屢足者。除凡細目工作外，最近出版兩部內容豐富之單行本：一爲 Jardé (1923)，一爲 Hatfield (1926)，而其鉅著之 Glotz 與 Cohen 史，則自一九二五年開始發表，迄今尙未告竣，而目下其他之單行本，復出而問世矣，此書乃 P. Roussel 教授得 P. Oloche 教授與 Monnier 先生之助而成者也。是書名希臘與東方 (民族與文化通史) (巴黎 Alcan 1928) 即名之爲希臘史，亦甚恰當也。因此書包括東方之事，與彼希臘史所包括者無異。書中所記，始於波斯戰爭，終於羅馬凱旋。因其結構公允且平衡也，故在五五〇頁中，能包羅我人所欲知之一切事物，其敘述流暢而明晰，其運筆精到而有力，即異國人亦能道其詳。其插入各部份之材料，類多取於希臘活動之演進，故詞達而適用。其每章每節，各有其圖書目錄，此門內容充實，且於現在法意德英各國之書籍及定期刊物，備載無遺。彼對

於劍橋古史之有興趣者，極爲滿意，故常援引無不恰當也。（on P. 345, Wilcken's Papyrus (1929) on Philip & the Panhellenic idea could now be usefully added）此項圖書。目錄附有說明，簡而當，足增彼書之價值，彼古之著作家，甚少引用也。此書復有一實用之索引及兩幅無關重要之地圖，各處之錯誤及不適稱與夫脫落之點，在所難免，然是書雖非愛奧尼語言（Ionian language）但爲愛奧尼文字（Ionian characters）。故使 Theopompus 氏對 Calias 君之和平，發生疑問（Jacoby Fr. 154）在四四六年暴動以前，雅典殖民政策似毫無意義。其在四四七年，更屬可笑。於該書八五頁以 Hellenotaniae 或爲雅典人，而在一六五頁，則竟以 Hellenotaniae 爲雅典人，此類偏見，實不勝枚舉。然是書最重要之點，在爲普通一般人最好之讀物，即使其內容不佳，而其圖書目錄，於青年學生，實有無上之價值也。

國際事情概測（一九二八年）

羅錦澄譯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8

國際事情文件（一九二八年）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8

(一九二九年倫敦密爾福 Milford 書局出版)

英國皇家國際事情研究會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陸續以當代時事第一流有權威作家之書籍，供給今日之政治家，與未來之歷史家。一九二八年國際事情概測，係湯皮教授 (Professor Arnold J. Toynbee) 所編，并得波爾脫氏 (V. M. Boulter) 之助。內容共分四部份，以次敘述「世界情勢」「東南歐洲」，回教世界及中國。每部份之分配與內容，皆甚可稱。湯波氏敘述歷史的背景，頗有獨到之處。而其對於當代外交時事，有廣遠之智識，尤足予讀者以深切之影像焉。

該研究會又廣集同時期之國際公文，演說，條約，公約，以及各類附件，別成一編，與前書相輔發行，(以前皆于分年概測中附列，別自爲書，此爲初次) 名曰一九二八年之國際事情文件，由貝納脫氏 (Mr. John W. Wheeler-Bennett) 主編。梅爾康將軍 (General Malcolm) 于是書緒論中有言：「此書將此一年十二個月中之成文的與口述的較爲重要之公共文件，彙集而成一縝密單行之書，」實爲信論。凡從事研究各時代國際爭執者，此項出版物實可爲極

章 評

完美之指南針也。

三一三

史學論文提要

李絜非

本欄由李君担任，積稿盈篋。以時間倉卒，未及全部錄交；而錄交者又爲篇幅所限，未能全部刊出；深爲遺憾也。

——百幻謹識——

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導言：1. 冒頓阿提拉 Attila 在世界史上，應有的

地位 a 史記漢書中所述冒頓與匈奴人的世界精神，b 東羅馬歷史家普瑞斯庫斯 Procopius 所記第五世紀稱霸歐洲的匈王阿提拉；2. 匈奴研究的經過及最近的趨勢：a, 已決定的問題：「匈奴即是匈人」b, 未決定的問題：「匈奴與匈人究屬什麼種族。」c, 本文偏重報告已決定的「匈奴

即是匈奴」的問題。本文：第一，得幾內 J. Deguignes (1721—1800) 在「匈奴土耳其蒙古及西方韃靼的通史」中「匈奴即是匈奴」的推論。1, 得幾內的事略；他的名著「匈奴土耳其蒙古與西方韃靼的通史」；他所生的時代與當時法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提倡中國文學的概況，2, 上述通史關於匈奴部分的内容；原書第一冊第一編到第六編的目錄，3, 得幾內在通史中討論匈奴問題的要点；只注意政權的轉移不拘守種族的成見；他以為匈奴人是土耳其族也是蒙古族，4, 得幾內匈奴研究的主旨；一，證明歐洲的匈奴人來自中國；二，證明匈奴族為民族大遷徙的主動民族，5, 得幾內「匈奴即匈奴」說的反對者；德國地理學家黎特 (K. Ritter) 法國東方學者瑞米薩 (Abel Remusat) 與其他學者沙發立克 (Schaflike) 等，6, 得幾內匈奴研究的批評，7, 餘論：得幾內會假定中國古代的文化來自埃及與美洲為中國人的發見；第二，夏特 Friedrich Hirth (1845—1926) 的「窩耳迦河的匈奴人與匈奴」(Ueber Wolga-Hunnen und Hing-nu)，1, 夏特的生平和他關於匈奴研究的著作，2, 「窩耳迦河的匈奴人與匈奴」對「匈奴即匈奴」說的最後決定，3, 中國記載中窩耳迦河匈奴人即匈奴的明證，a, 魏書西域傳粟特國的新解，b, 粟特人即是被匈奴征服的阿蘭人，c, 粟特王忽倪即是威震歐洲匈奴王阿提拉的少子「忽奈克」(Hernao, Irnas)

，d, 普瑞斯庫斯 *Priscus* 紀行中的旁證，e, 粟特名稱的由來，f, 遣使至魏贖姑藏俘虜的粟特王，也即是匈王忽奈克，4, 匈奴人怎樣由蒙古遷到窩耳迦河？a, 西遷的原因 b, 西遷的經過：一，西遷前匈奴貴族中對漢和戰兩派的爭辨，二，匈奴第一次的西遷 (S. B. O. 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第二次的西遷 (90 A. D. 漢和帝永元二年)，5, 匈奴二次西遷與窩耳迦河的匈人；魏書西域傳悅般國條傳於匈奴北單于西遷康居的傍證，6, 匈奴西遷後與東方同種人仍保持商業上的交通；夏特對顏師古所說「青眼赤鬚狀如彌猴」的烏孫人的解說，7, 「窩瓦迦河的匈人與匈奴」發表後對於匈奴研究引起的新影響，8, 夏特匈奴研究的批評，第三底哥柔提 (J. J. M. De Groot 1854—1921) 與他的紀元前的匈人 (*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1, 底哥柔提的生平與著作，2, 他的研究華學的方法，3, 「紀元前的匈人」對於歐洲史學界的供獻，4, 底哥柔提編譯「紀元前的匈人」的主旨與體例，a, 編譯史記漢書匈奴傳西域傳的必要，b, 對歷來歐文翻譯匈奴傳與西域傳的批評，e, 底哥柔提對本書譯文的自負與希望，d, 本書編譯的體例，5, 查合 (H. V. Zaeh) 先生對「紀元前的匈人」譯文的批評，6, 著者對本書譯文的意見及對查合先生批評的批評，7, 佛郎克 (O. Franke) 教授對底哥柔提全部工作概括的批評，8, 紀元前的

匈奴對我國史學研究的利弊，a, 紀元前的匈奴的內容(本書目錄的全文)，第四，附錄：從歐洲學者專著與普通百科全書中所看到的匈奴研究，第一，考基(H. Cordier)氏「中國書錄」(Bibliotheca Sinica)中韃靼類「匈奴」下所彙集，歐文關於匈奴研究的參考書目錄(至一九二三年止)；第二，哈曼(Privat Dozent Dr. A. Heumann)講師一九二九年在柏林大學史地研究所研究「匈奴土耳其與蒙古的歷史的地理」時所舉示的各種參考書(以匈奴為限)；第三，布拉克曼(Prof. A. Brackmann)教授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九年在柏林大學講西羅馬衰亡史對於匈奴部分所舉的參考書；第四，施米特(Dr. Ludwig Schmidt)博士在一九一一年劍橋大學中古史阿提拉諸章所舉關於匈奴研究的參考書；第五俄人伊羅斯土蘭才(G. Inostancev)在所著「匈奴與匈奴」附錄中所列關於匈奴研究的參考書目；第六佛郎克(Prof. Otto Franke)教授在所著「從中國史料中所知道的中亞土耳其族與斯克頓族人(Skythen)」第十頁等所舉關於匈奴研究的參考書；第七，奇斯林(Dr. M. Kießling)博士在古物質實用百科全書「胡尼」(匈奴)論文中所舉關於匈奴研究的各種參考書(以上專家的研究)；第八，歐洲通行英德百科全書中(匈奴)與(阿提拉)條所舉關於匈奴研究的參考書，1, 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一一年與一九二九年版)，

2, 一九二九年美國出版之『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3, 一九二七年新版德文邁耶百科全書 Meyers Lexikon, 4, 一九二九年新版第一冊德文(布魯克浩斯 Der Grosse Brockhaus)大百科全書(北大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姚從吾)

匈奴王號考——(1)單于之稱始于冒頓——古來北方外族君主之自稱有兩種極通行之尊號一曰「單于」一曰「可汗」此兩語適與中國君主之稱「皇帝」「大帝」「大王」同義。單于之稱，自秦末以迄於晉末凡六百年間(約當 206 B. C.—394. A. D.) 爲匈奴及鮮卑民族君主所通用；至柔然君主社崙自稱丘豆伐可汗以後，於是柔然及突厥回紇諸族君主無不以可汗爲號。而單于之尊號自此漸廢匈奴君主之稱。單于者自冒頓始而匈奴傳記冒頓之父亦配單于之稱號者，亦猶秦始皇自尊爲皇帝後更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也，(2)冒頓以前匈奴君主皆稱「于」，其證有四：(一)以于字係匈奴原有之君號，如中國語之王字帝字不可改易。「單」字則爲後來所增之形容詞，故可隨意改易也。(二)匈奴傳左屠耆王即左賢王，左賢王可改爲護于；則「于」之一語必爲匈奴稱君主之固有語益可信矣。(三)匈奴傳大當戶之「當戶」，亦作「當于」此亦可見「于」之一語爲匈奴王號之通稱，而當戶當于之「當」則容容語也。(四)匈奴單

于之妻闕氏，此闕氏之闕疑亦于字之同語異譯，若此推測爲不誤，則于爲匈奴王號之通稱益可信矣，(3)「于」與「汗」「干」「今」「加」諸語爲一語之轉——于之一語古音讀 $\text{h}^{\text{h}}\text{u}$ 或 $\text{h}^{\text{h}}\text{o}$ 其後漸變爲 $\text{h}^{\text{h}}\text{u}$ 或 $\text{h}^{\text{h}}\text{o}$ ，又變而爲 $\text{h}^{\text{h}}\text{u}$ ，或 $\text{h}^{\text{h}}\text{o}$ ，又變爲 $\text{h}^{\text{h}}\text{u}$ 或 $\text{h}^{\text{h}}\text{o}$ ，最後乃變爲 $\text{h}^{\text{h}}\text{u}$ 即今通行之音；(4)冒頓單于即仿始皇帝之稱——匈奴傳冒頓死子老上稽粥單于立」，條徐廣註云「一作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可見冒頓單于之子稱第二單于與秦始皇之子胡亥之稱二世皇帝之例相同，而「自後皆以第別之」更與秦始皇之「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之用意相同。冒頓單于之老上稽粥單于既做秦制二世皇帝之例，則冒頓單于必做秦始皇之稱「始皇帝」之例，而自稱「始單于」無疑矣。(5)稽粥單于即仿二世皇帝之稱——稽粥單于乃二世皇帝之義，不但在中國史籍中有例可證，而以今之蒙古語比較之亦可證明此說之不誤；(6)句黎湖單于乃七世皇帝之義——由此例可以證匈奴王號模倣秦制以第爲別之例，又可以證明冒頓單于之必模倣秦始皇帝而自稱爲始單于也。(燕京學報第八期方壯猷)

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一)自文運上觀察——以淮水漢水爲界，

從此以北爲北區，從此以南爲南區，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置於南北兩區之外，在先秦時

代，中國南區和北區之間，有很大的文野的縣隔，通兩漢三國西晉時代文化的中樞，與先秦時代略相髣髴，都在中國北區，(二)同觀察——迨永嘉之亂（或稱東晉之南渡是中國南向的一個大移轉，於種種方面，都有重大的影響，就其中這次事變成爲中國南北南區文野的區劃上生一大變動的一個重大原因，自晉之南渡，到隋唐的統一，約三百年間，中國北區和南區的文藝學術種種，都有顯著的異點表現出來，雙方學藝的比較，雖互有長短，但隋唐統一之世，南北文化融合了的時候，南派常比北派占優越的位置，這也是無可爭論的事實，至少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對抗，南方人物與北方人物比較，都能優有餘裕，有時還要表示一種駕凌於北方的形勢，這確是晉室南渡以後一種破天荒的新現象。(三)同觀察——自唐至五代一般人還是認嶺南爲蠻夷之區，無文化之可言，然一方緣於政治犯之加多，一方緣於五代之亂，華人避難南方者，亦復不尠，嶺南文運，乃漸開通。(四)同觀察——中國北區自五代到元初約三百五十年間，不斷的受契丹女真蒙古等塞外種族的壓迫和支配，文物的萎靡不振，也是自然無法的事情，在這一個長的期間，中國南區都始終擁護的是漢族的君主，超脫了塞外種族壓迫的災危，所以學術文藝方面都能夠保存而且發展。(五)通觀南宋以後，中國文運的大

勢，北區的文運，不能與南邊相比，極爲顯明。蓋就近代人才而論，北方遠遜南方，若就古代的文化觀察，則南方遠不及北方，這已是鐵案如山的了。——中國的文運不絕的向南發展，所以中國的歷史，從一方面觀察，狠可說是漢族文運南進的歷史，魏晉以前，中國文化的中樞在北方，至南宋以後，中國文化的中樞，完全移於南方，東晉以後，至北宋末期，約八百年間，我以爲可認爲中國文化中樞移轉的過渡期。(六)自戶口上觀察——中國戶口的數目比較可憑信者，是從西漢元始二年，(西歷紀元後二年)才開始有的。當時統計，其比例北方九弱，南方僅一強而已，宋元豐三年的統計，其比例變爲北四弱南六強，隨着這樣，南方戶口的增加，中國的大都會也由北區移於南區了。晉室南渡之後，建康漸加繁華，唐時揚州以美人的市場著聞，成爲妓館娼樓鱗次櫛比的歡樂境。南宋時待揚州一行衰落，蘇杭便代之而起，通元朝一個時代，北方都會極爲蕭條，南方於滿清時代，因爲滿洲軍的南下，和長髮賊的騷亂，人口也大爲衰減，但是看中國現代的大都會，仍然以南方爲多。(七)自物力上觀察——上古時候中國南區也是明比北區爲劣。隋唐以後，南方成爲穀米的本產地，北方却反要仰其補給，遂致中國本國的食料問題，差不多可說就是依着南方，尤其是浙江二省，中

國南區爲天下財賦的淵藪，通宋元明清數代大致相同。(八)中國南區的開通，從秦漢時代發端，因爲晉之南渡，其程度變爲急進，而宋元明清也能繼續步武前朝，於是南方的文化，戶口物力等等，遂都凌駕於北方之上。總之，互過去千六百年間，中國北區野蠻的夷狄之侵入，和中國南區優秀的漢族之移住，我以這兩個事實解釋南北盛衰的原因，是一個重要的鍵鑰。——遍觀五胡以來的歷史，中國北區在這千六百年間，除了隋唐的三百二三十年，北宋的百六十年，及明的二百八十年，其餘的八百幾十年，都在所謂夷狄的統治之下，其不肯居夷狄統治之下，而敵愾心很強的漢族，相率南渡，殘留在北方的漢族，無妨認爲沒有意氣之輩，南方受異族的支配，合元與清不過三百五十年，所以南方攘夷保種的風氣很強，尤其受了北狄很殘酷的屈辱和壓迫的時候，南宋以後，南方的學者，無論何人，都抱有激烈的敵愾心。因爲這樣，元末所起的反亂，清末所起的革命，都是從南方爆發，以南方成功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桑原隲藏原著楊筠如譯)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首叙清末「今文家」廖平康有爲的學說，於先聖先師素王之外，又爲加上一「教主」的尊號，然孔子的厄運，同時也就漸漸開始。他的地位，

也就於是一天低落一天。本篇主要意思，在於證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即令有所刪正，也不過如「教授老儒」之選文選詩。他一生果然不過是一個「選本多門徒衆」的「教授老儒」。但他却不因此而即是「碌碌無所建樹」，後人之以先聖先師等等尊號與他加上，亦並非無理由。——關於孔子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的證據，前人及時人已經舉過許多，本篇更徵引論語和易象象爲一個「主宰的天」和一個「義的天」的矛盾，以爲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或六藝，後人以六藝爲特別與孔子有密切關係的緣故，由於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故。所謂六藝本爲當時人的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己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爲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總之，孔子是一個教育家，（教授老儒）但他却並不是一個「碌碌無所建樹」，並不是比於伏生申公。其下證明者爲次列三點：（一）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衆化的以教育爲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游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的階級。（二）孔子的行爲與希臘之「智者」相彷彿。（三）孔子的行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之影響，與蘇格拉底的行爲及其在西洋歷史上的影響相彷彿。——孔子爲士的階級之創造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而中國歷代政權，向在士之手

中，故尊孔子爲先師先聖。此猶木匠之拜魯班，酒家之奉葛仙也。（燕京學報第二期——馮友蘭）

王國維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先生於考證古文字首，重闕疑。其述治古文字之法：見毛公鼎考釋序。先生目光敏銳，治學之方面雖多，於得失流變，洞若觀火，觀其評論諸家金文之書，可以見之。於考古學之著作，茲分金石，甲骨，雜著，三類論之：（一）金石——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二書載於民國三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雪堂叢刊。）不期敦謂銘考釋，（載於民國四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雪堂叢刊。）毛公鼎銘考釋，（載於廣倉學齋學術叢書第一集中，序文收入觀堂集林。）孟鼎銘考釋，克鼎銘考釋，散氏盤銘考釋，（此三篇民國十五年清華學校油印本。）莽量考，（學衡第五十八期）齊魯封泥集存一卷，（與羅振玉先生同輯，民國二年影印本。）流沙墜簡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其小學術數方技書一卷，簡牘遺文一卷，乃羅振玉先生所著。屯戍叢殘一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乃先生所著。民國三年影印本。）古禮器略說一卷，（載民國四年國學叢刊，又收入雪堂叢刊。）魏石經考二卷。（載學術叢編第一集。）續魏石經考一卷，（未定


稿。)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載學術叢編第二集。)隋唐兵符圖錄附說，(載宣統三年國學叢刊第三冊，國學叢刊第一冊，隋唐兵符圖錄羅振玉先生輯。)其金石序跋除上已舉外，散見於各書者，本書載錄略。(二)甲骨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續考一卷。(載國術叢編第二集，又收入觀堂集林，再改編為古史新證。清華學校油印本，新證分五章：一總論，二禹，三殷之先公先王，四商諸臣，五商之郡邑及諸侯。)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民國六年廣倉學窘石印本。)(三)雜著——明堂寢廟通考一卷，(載民國三年國學叢刊後收入雪堂叢刻又訂正登觀堂集林)簡牘檢考一卷，(雲笥叢刻袖珍本)鬼方昆夷獯豷考一卷，(載民國三年國學叢刊後收入雪堂叢刻又訂正登觀堂集林)生霸生竊考一卷，(載民國四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雪堂叢刻後訂正登觀堂集林)漢代古文考一卷(民國五年廣倉學窘學術叢編第一集本，復訂正載觀堂集林。(1)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2)史記所謂古文說，(3)漢書所謂古文說，(4)說文所謂古文說，(5)說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說，(6)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7)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8)兩漢古文家多小說家說，(9)科斗文字說，)史籀篇疏證一卷，叙錄一卷，(學術叢編第一集本序文，訂正載觀堂集林。)

王復齋款識中晉前尺跋，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六唐尺摹本跋，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以上四篇載觀堂集林。）中國歷代之尺度，（學衡第五十七期）釋史釋由上，下，釋薛，上，下，釋昱，釋旬，釋西釋物，釋牡，釋弼，釋辟，釋膝，釋禮，（釋史載學術叢書第一集，釋薛，釋弼，見於毛公鼎考釋。釋昱，釋旬，釋西，釋物，釋牡，見於殷虛文字考釋，皆訂正入觀堂集林。）女字說，（載觀堂集林）附蔣汝藻序。觀堂集林有曰：「竊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爲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燕京學報第二期容庚）

中國古代鐵製兵器先行於南方考——（一）世以吾國秦漢以前爲銅器時代，僅有銅器而無鐵器，更無鐵製兵器，其所持理由，約有三說：（1）自古出土古器——夏商周之器——均爲銅器，未見鐵器。（2）周代考工記攻金之工六，僅言金銅，而無鐵工。（3）西漢猶以銅製兵器，宋程大昌注繁露云，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爲兵」。按

此則漢猶以銅爲兵也。——按第一說言之不能成理，鐵遭濕氣，即與酸化，故埋於土中久即失形。第二說攻金之工六，但言金錫，以此金固當以銅錫爲主，而金工所用之材，則當兼有鐵，經文不具也。第三說漢有銅兵，不過漢初偶一爲之，其他固多鑄鐵兵也。(二)中國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之分界，古今來惟三家言之較瑣：(1)越絕書，(2)梁江淹銅劍讚序，(3)孫詒讓周禮正義七十八。三家所述石銅鐵兵器遞衍時代，雖稍有出入，而謂春秋戰國之際，已有鐵兵，則大略相同。……鐵器則春秋戰國之際，早已盛行，不待秦漢以後，約有五證：

- 1 管子地數篇，山海經，中山經。
- 2 又管子地數篇。
- 3 春秋戰國鐵器之多，——越絕書記寶劍篇，管子海王篇，墨子備城門篇，備穴篇，備蛾傅篇，雜守篇，韓策及史記蘇武傳，趙策韓非子內儲說上，荀子議兵篇，商君書弱民篇，呂氏春秋貴卒篇，史記信陵君傳，留侯世家，六韜軍用篇。
- 4 戰國之末，鐵商富埒王侯，可見其時鐵之買賣之巨，史記貨殖傳。
- 5 周初秦初已設鐵官，課鐵稅，管子海王篇，漢書食貨志，史記太史公自序——綜而言之，春秋戰國之際，已漸入鐵器時代，而鐵兵之有無，可以不煩言而解矣，(三)兵器之範圍。自來說者不一，竊謂兵器之數，固不必限以五，自廣義言之，有刃與無刃皆可稱爲兵器。自狹義言

之，則兵器自當以有刃爲主，蓋兵之象文作，兩手持斤，固爲有刃之器，此篇所言兵器，乃取狹義，蓋其鍊鐵製刃，有難於無刃之兵器，此則盡人皆知之也。今試以此例證之。當時則南 先有兵器，可斷言之矣。(四)夏曾祐以銅兵先行於南方，今世之人或尙有不信者，而鐵兵之先行於南方則例證確鑿，試列如左：(1)鐵劍——史記范雎傳，越紀書記寶劍篇，吳越春秋。(2)鐵鉞，荀子議兵篇，方言。(3)鐵矢，藝文類聚弩部引戰國策，墨子備城門篇。(4)鐵鏃。墨子雜守篇，說文。凡上四器楚則劍矛矢皆具，其他主要兵器，所謂「楚持戟百萬者」，疑當時亦或以鐵爲之，吳越僅以鐵劍聞，然而吳戈吳刀，均有名於世，或亦以鐵爲之，此則大江沿綫，先行鐵兵也。宛有鉞鐵鉞，是產於漢水附近，宋有鐵矢鐵鏃，是產於淮水附近，此則淮漢流域，先行鐵兵也。反觀北方，未聞有以鐵爲有刃之兵器者，依趙策北方矢鏃尙以銅爲之，其以鐵製者，如中山之鐵杖，韓魏之鐵錐，未必屬於金器，即爲兵器，無須刃利，則其鐵不達精英，此則南北不同之顯而易知者也。(五)南方之所以先行鐵兵，必有其種種原因，蓋一由於其天產之特精英，一由於工業之早發達，天產由於地理，工業緣於人智。——地理禹貢等書，古代中國南方，其天產之銅，有特精者，其鐵有特剛者，故兵

器之製造，特早於北方。工業——趙策越絕書——余嘗疑中國南方之文化，必不若古書所記之黑暗，蓋世界之公例，文化之發生，必先在江海交通之地，歐洲古代南方之文化先發達。中國古代則北方文化先發達，而南方則黯然而無光采，良以南方爲北方所征服，并其歷史而毀滅之也。然苟平心稽求，則北方古籍中必尙可隨時發見如「南金」者，以代表南方古代之文化，此兵器之制作，不過其一端而已。（清華學報第五卷一期朱希祖）

史學界消息

第一 中國之部

I 古物之發現

一、譚國故城

膠濟鐵路龍山車站東北約二里，係春秋譚國故城所在處，出龍山鎮東門即有一河，即水經注所載之武原河，河之東岸高原突出地面，即爲譚國舊城。土人呼之爲鵝鴨城或城子廂。魯安邱人吳金鼎，爲中央研究院之一員，當去歲晉軍入據濟南，在該處挖掘戰壕時，曾發現不少古物，零簡斷片，爲數甚夥，遂斷定該城實有發掘之必要，當報告中央研究院，即派定委員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往魯，與魯教育廳商酌。又由教廳在省府會議提出通

過，由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蹟研究會，並加派王獻唐，楊振聲，張敦納，劉次肅爲委員，以傅爲委員長，李濟爲工作主任，王獻唐爲秘書，在龍山設辦事處，於十一月七日，開始發掘，麥田一畝，付地主洋三十元，無麥者付洋十元，僱工人三十六名，分五組，截至現在共用款二千元，開始發掘後，入地一米突，即發現譚國故城垣，闊十五米，版築痕跡，顯然可見，城垣上有漢磚所砌坟墓，足證漢時在譚城上已有居人，除地最上層之近代物品外，自譚城垣下未發現漢代以後物，又足證自漢時該城內已無居人。目下發掘所得物件，編至一千一百九十三號，達萬餘件，共裝五十八箱，陶器中有豆，鬲，鼎，罐，甗等物。銅器中有箭簇，泉幣，半口齊刀。石器有石刀，石斧，并有玉石二枚，據斷最晚亦係漢代物。骨器有骨錐，骨鍼，骨箭簇，牛肩胛，占卜器；更有極鋒利之蚌鋸，蚌箭簇，就中以牛肩胛占卜器係與龜甲占卜同時，實殷墟後最要發現。又在城垣下灰色土層中，發現黑色陶器，瓦片，精薄道康熙磁，有極細之羅旋花紋，工業之精，直不亞現代歐美作品，且爲研究東方文化之最好資料。蓋譚城築痕與灰色土層截然兩樣，而在發現黑色陶器瓦片後，未再發現譚國以後物品，足證陶器在譚國以前之物，考古時最早用石器，商始用銅器，今在此灰色

地層中未發現有銅器，是此項陶片最晚在銅器時代或逕在銅器時代以前也。發掘處在譚城中央，南北縱溝，每溝長十米，闊一米，最深處約六米。據該會人稱，此次所惜者，發現各物多不完全，且無文字發現，惟陶器上彷彿有記號文字耳。

二、人骨化石

齊魯大學教授余天休氏在濟南附近發現之古代人骨化石，係一尺許人骨，周圍黃土，亦已形成化石，因發掘時不慎，略致殘缺。此項人骨，係發現在沙土層內，離地三尺許。研究結果，決係河流中飄入土中者。其上層巖山，深二尺，已結成一片。最上層黃土亦積至尺許，其年代之亘遠可知。發掘後，經齊魯大學醫院審察，確爲人之脛骨，惟可注意者，該項脛骨僅長一尺，而現代人脛骨，短亦一尺二三寸，此與歐洲 Aenderthal 發現之人骨，及周口店發現之「北京人」，均可作比較研究，至此項化石發現後，余氏即請在龍山發掘譚城古物之中央研究院地質專家李濟氏審檢，亦未能辨出係何年代，祇知確極悠遠，並勸余氏將該處巖山完全掘開，俾能發現更完全之化石。據余氏云，此項化石，如能研究，確實指定其年代，供獻極多：（一）據一般歷史家言，古代人較近代爲高大，此項化石可證明其不確。（二）

此項化石與「北京人」比較研究，當可證明其年代遠比在歐洲大陸所發現者爲悠遠，可以反證歐人文化由西漸東之說。(三)化石發現愈多，材料既豐富，可以研究而延長中國古代之歷史云。又據余氏謂：譚城古物，其石斧箭頭等，刻畫極精細，可以見譚國石器時代藝術之精。而余氏在濟南一帶平時發掘之石斧等，則均粗糙，且從未掘出箭頭，可見是項古物，確較譚城古物時代爲久遠云。

三、梁宋古塚

四川南溪縣人羅伯希氏，聞南溪東門外約三里餘之大橋附近，往年曾發見古塚兩處，鄉農不知，隨即掩覆。遂於今春二月二十四日，約同教育局長會君等前往探視，訪於附近之土人，果得古塚兩所。

梁塚：隧道深廣，縱橫約里許。中有瓦棺二具，陶器翁仲甚多，陶器什物亦夥。棺之周圍，五銖錢散布於地。棺中一無所有，惟天靈蓋骨尙存。經羅君鑑定，此塚爲六朝所葬，並於若干年前，曾被人發掘，因兩棺之蓋，均移置於地，陶器破片，凌亂隙中，非曾經發掘不致於此也。至五銖錢頗大，係梁武帝時所鑄之五銖，非漢代之五銖，故確定爲梁代之古塚無

疑。

宋塚：曾於往年由陳某發見，因隧道深廣，懼不敢入。此次羅君與會君等，持燈而入，約里餘而至墓門。兩旁立翁仲，形狀魁梧，約五六尺。又數武，左轉，一祭堂在焉，兩廊有翁仲六，排立左右。祭堂後有石級十餘，循階而上，豎一豐碑，高可七尺，文曰：「宋武經大夫周歧之墓。」旁有小楷一行，文曰：「慶歷十六年立」。碑後爲墓室，有石門。由窗櫺內窺，朱棺燦然。以燈灼之，恐有蛇虺。懼而不入。羅君既發見兩塚，當同教育局長會君籌商，將瓦棺兩具，陶器翁仲，五銖錢等悉昇於教育局之圖書館室中，爲異日博物之陳列。至朱棺一具，因翁仲高，墓室森然，非少數人所能昇置，擬爲小規模之發掘。而祭堂石壁，尙刊有墓誌銘，爲苔蘚所蔭，字跡不可辨識，俟異日而更攷之。此次之瓦棺質料，作古褐色，厚六七寸，扣之鏗然，絕類金石。以之作硯，其價不貲，非其他瓦棺可比，洵希世物也。

四、宋代磚碑

鎮江中山路大市口十字街中，蘇建廳擬在該處建造中山紀念塔，遣派工匠掘發泥土。一日，工人正在發掘之際，忽發現三尺許長之大石一塊，當被工人敲碎。掘出碎石。又發現如

方機大之碑碑二塊，上面鑄刻靈活字體，斐然可觀。碑碑上之古文題爲「宋方新砌十字市街起初井記」，下爲「大宋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月當仲呂十六日記」，具名爲「秦州常樂寺寄潤州慈和寺發願砌街僧道澄慈和寺院住持悟空禪大德惠朗」。另一塊之古文題爲「潤州砌大市溥街會首施主姓名」碑碑底下又發見古磁器三個，如西瓜形，似爲濡墨之用。並有古錢二千餘作深綠色。一一搬出後，當時工人即停止發掘云。

II. 史料之展覽

一、中央研究院古物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組。於民國十七十八兩年。在河南小屯村殷墟遺址。從事發掘三次。十九年復於山東歷城城子崖發掘。所獲器物。均已陸續修補。分類裝置。乃擇其精華。自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於首都成賢街自然歷史博物館展覽。又於二十一日二十三兩日下午。在中央大學作公開講演。並以易使聽衆明瞭起見。附放幻燈。茲反述展覽情形如下。古物室中，分安陽小屯村出土物品與歷城城子崖出土物品兩大類。前者爲件四百

二十八。後者爲件百二十。共凡爲件五百四十有八。小屯物品爲殷虛。龜甲。獸骨。文字。石器。蚌器。陶片。骨器等。城子崖物品則爲山東石器時代之單色陶器，蚌器，卜骨等。其小件皆依類嵌玻璃盒中。使人得以覘其比較進化之跡。盒旁置飾銀三角木。附說明書。註出土地點，品名，暨件數，時代至詳。其大件陶器。則皆黏其破碎，用獲其形式之美。蓋物品雖爲數不多。然裝置獨具匠心，使人於零骨碎石之中，油然而起思古之情。另有明清史料陳列所，陳列勅片奏帖。皆裝潢修補可讀。鄭成功毛文龍袁崇煥之事蹟。由之可得若干史料。而朝貢之張本。稱臣之奏書。亦可略見一斑。（詳見潔非「古物展覽會之一瞥」）

二、五千年前之陶器

太原圖書館去年在晉南萬泉，發掘漢汾陰后土祠遺址，得各種石器古磚古瓦等物，共約一萬餘件，經衛懷彬，董孝生諸君之積極整理，業已分種標誌清楚。即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舉行展覽會三日。其展覽室分內外兩間，均陳滿古物，牆上貼有各種說明書與照片，衛懷彬君並親自在場引導，計外間所陳各物，係由萬泉縣荆村瓦渣斜所掘得，均係五千年以前之粗細陶器，「罐，瓶，鍋，婦女耳環，簪，及骨器」等物。內間所陳，係在萬泉縣漢汾陰

后土祠附近西杜村閻子屹塔等處掘得者，各物多係二千年前之粗細陶器，以磚瓦等物爲最多，瓦之大者，長約二三尺，寬亦一二尺，繪有八卦太極等圖型，土質堅實，花樣精緻，名稱繁多，多爲世人所罕見，大小物件。約在萬數以上，其中最爲奇異者，則爲陳列之陶器中，有一男子生殖器，長約二三寸，龜頭尿道等，婉然如生，據其標誌所云：古代人最崇拜男人生殖器，故用陶器製成此物，陳列家中，以作祭品。按漢汾陰后土祠，據誌書所載，均謂在榮河縣境，後經衛懷彬君等之考究，認定確在萬泉，並據衛云：漢汾陰后土祠，據考係漢武帝元鼎四年所建，彼時皇室親族，多往來居於祠中，故該祠內寶貴物品頗多，及至漢室衰凌，各種寶物多掩沒於地下，今所掘得者，即係此種古物云云。

三、圓明園遺物文獻

圓明園于清咸豐十年九月初五日（陽曆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被燬于英法聯軍，文物精華，蕩然無存，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平圖書館，曾聯合徵集此園文物，所獲頗富，遂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假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行「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共分五部：（一）圓明園各部模形；正面縱面各圖，各部分照片及玻璃瓦殘片。（二）文獻：甚爲豐富，約分七類，

即：圖樣，繪圖題詠，則例，工程做法，額名，紀載，外文。(三)殘瓦磚石。(四)「北平圖畫」一幅，係乾隆三十二年徐德所繪「生春詩圖」，圖中屋宇畫樹人物車馬畢陳，各名勝處均題生春詩，用恭楷寫，極爲工整。(五)遺物：如太湖石，石料，邊樣等。並開營造學社將爲整理發刊，藉作具體研究云。

第二 東洋之部

(一)史學研究會大會——該會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在西京帝大樂友會館大講演廳開會，改選職員，並有左列二氏講演：

1. 足利時代上流社會之公私生活

文學博士三浦周行

2. 隋書中所見之琉球國

文學士和田青

(二)讀史會創立廿週年紀念大會——該會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京都帝大樂友會館舉行，午後一時公開講演，聽衆四百餘人。大會於講演之外，並有史料展覽。

1. 講演(從略)

2. 史料展覽：該會中展覽三浦周行教授所搜集之貴重史料百六十四種，特將重要者揭舉若干於次：

(一) 第一部 法制史料四十七件，其中如律令以下御成敗式目等抄本。原有三條，嘉祿元年之新制三十六條則幾於全部收錄。次有新編追加御成敗式目最古註釋；御成敗式目唯淨裏書，及近世關於德川幕府評定所之御仕置例類集等書。

(二) 國史史料之記錄，文書，筆蹟，繪圖，等七十三件，如尊鎮法親王御記，大館持房行狀，等副本。實朝，秀吉之奏狀，田付流炮術傳書等貴重記錄多種。

(三) 朝鮮史料二十件，中有「高麗版大藏經之瑜珈師地論」，「一切經音義」，「鄭元容自筆日記」，「修信使金綺秀日記」，「日本古記」等書。

(四) 歐美史料二十四種，係教授出洋時所蒐集，在日本為僅有者，如拍比留士之繪畫，次則桃山時代及德川時代之外國文書數件，及關於日本之歐美出版書籍二十種，尤以關係耶穌會之事蹟者為多。

(三) 藤田博士紀念展覽會——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東洋文庫因受藤田家屬之遺贈，爰

聘博士生前所苦心搜集之漢籍一千七百餘部，計二萬一千六百餘冊，擇其中之稀覯者公共陳列，舉行藤田文庫展覽會，來賓三百餘人，頗稱盛事，所陳列圖書如次：

1. 藤田博士著作之部（附手校本）：既梨稿本，有昭和五年七月發行之「劍峯遺草」，詳日本「史學雜誌」第四十篇第九號。手校本，宋史（明北監本，元刻本），國史攷異（清刊本），島夷誌略（知服齋本），明史紀事本末（廣雅本），漢書西域傳補注（式訓堂本）。

2. 藤田文庫稀覯書籍之部：晉書（明翻宋大字本），魏書（宋刊本），隋書（元刊明修本），貞觀政要（元刊本），海角遺編（鈔本），從征紀事竝撫平紀略（清康熙中刊本，吳三桂之亂戡定記），大元一統志（鈔本），江南經畧（明刊本，明末江南之海防論），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明萬歷刊本），籌邊一得（鈔本，即雲南地方之籌邊策），定邊紀略（鈔本，烏里雅蘇台地方誌），諸蕃類攷（鈔本，歷代正史所見南海諸國記事彙鈔），東夷攷畧（明刊本，著者毛茅瑞徵對當時明代遼東時事之詳記），茅氏雜著（明刊本），熊飛白集疏稿並書牘（明刊本，爲近時陳氏刊「經遼疏牘」之原本），弇州山人四部稿（明刊世經堂

本)，蒼霞草並續餘草，編屏奏草並續奏草（明黃雲騰刊本）。

3. 東洋文庫中近獲本：華夷譯語（明經廠刊本），西儒耳目資（明天啓丙寅刊本之影印本，此書爲最初用漢文音譯歐字者），坤輿全圖（清康熙壬子刊，南懷仁作），全遼志（鈔本，明代之遼東地志），籌邊碩畫（鈔本，輯萬歷以降秦昌，天啓間諸家關於遼事之意見），三朝遼事實錄（明崇禎刊本，三朝即明之神宗，光宗，熹宗），四鎮三關志（明刊本），皇明九邊考（明嘉靖刊本），宣府鎮志（明嘉靖刊本），朔方新志（明萬歷刊本），盧龍塞略（明刊本），皇明制書（明萬歷七年大名府刊本），皇明象胥錄（明崇禎刊本，明代外國傳），萬里海防圖說，日本圖纂（前者爲明代沿海之海防，後者記述日本之地理語言等項），宋會要佚文，影印季朝實錄，諺文譯「天路歷程」，其他洋書陳列亦多。以上係就藤田文庫自錄與陳列圖書目錄節略轉載於此。

（四）日歐交通史料展覽會——幸田成友博士自去年十一月七日起，在東京日本橋三越公司七樓公開展覽日歐交通史料三日，所展覽者計有耶蘇會年報，宣教師傳記，書翰複寫等關係切支丹之史料，及 Kämpfer, Tytsing, Siebold, Pinto, Teleski 諸歐美人士關於日本之旅行記，

研究書等。次則 Sande 之日本遣歐使節記 (De Missione legationis japonis ad asiam Curiam, pabusy, in Europa ac toto itinere ammadursis dialogus ex epheride ipsorum, Collectur, So. in Sermonem latinom veros..... in Macaenoi, 1590), 及日本信徒上羅馬教皇書等, 頗引人注意, 對於近世日本經濟, 外交, 宗教等各方面之研究, 多所資助。

(五)「社會經濟史學會」成立——該會之樹立, 始於去秋九月, 已屢有建議, 迨十二月愈告成熟, 發起者乃於有志學士會館開會, 得略具雛形。至本年二月一日, 最初理事會開會。會中有法政大學小野武夫, 東京帝大本位田祥男, 東京商大猪谷善一等三氏爲主幹。次有土屋喬雄, 牧健二, 本莊榮治郎, 尾佐竹猛氏, 高橋龜吉氏, 均爲側身史學界者。餘如今井登志喜, 柴謙太郎, 遠藤佐喜, 牧野信之助, 等人亦皆史學界之有權威者。該社並定於今春四月發行機關雜誌一種, 名「社會經濟史研究」, 由日本評論社主持, 年出四期云。

第三 西洋之部

A. 會社方面

(一)根據于預告的第七次歷史科學國際會議，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舉行於華沙 Warsaw 歷史修養社 Polish Society of History，曾經指定一個組織委員會的會長 University of Loow 的教授 Stanisł Zakrzewski 爲主席，華沙大學博士 Jędrzej Mantenfel 爲秘書云。

(二)歷史科學和歷史術語的第二次國際會議，將舉行于倫敦。自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七月三日(星期五)，用 Science Museum 和 South Kensington 爲大本營。此會議基于歷史科學國際委員會 Comité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des Science。而後者又得其母體科學歷史國際委員會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 Historique 合作的贊助，並聯合其他兩國際會社 Washington. D. C. 的歷史科學社和倫敦的 Newcomen Society。後者爲研究工程學和工藝學的歷史的。

(三)英美史學討論會將舉行于六月十三——十八間。此爲五年一次的第三次了。曾蒙英倫大學的贊助，得于該校史學研究院舉行云。

B. 考古方面

(一)元代征歐之遺蹟——莫斯科大學有教授某君，一研究古代人民生活及民族性之學者也。去歲冬初，在歐亞交通孔道之某地，從事發掘，得埋尸數具，面目如生，不臭不腐，體高大，若今之蒙古人。甲冑整齊，均爲鐵製，手執刀劍長矛，足裹皮革，耳上垂環，悉爲金製。某君得此數尸，驚喜莫名；然不知其爲何人。更因何而雖死猶生，後又在旁掘得鐵甲及盔冠數十件，均完好無缺。雕刻精美，有各種鳥獸麟龍花草之形，此外又得數骷髏，頭大若斗，肢骨如樹幹，可想見其體格之偉大，今世任何身體高大之民族，不足與比。骷髏四周，萬骨成堆，且有與石俱化者。某君觀此種種，知此間必爲昔年之戰區無疑。彼服裝整齊，不朽之尸，必爲戍兵。在此適遇颶風，黃沙高捲入空，下墜時掩入其中，埋沙而死，至其不朽，或因其體質有異也，細考其人形狀及所執各種武器，似爲中國人之戰場。中國人之兵力及此，惟一元代，故斷爲必曩年成吉思汗征歐之遺跡。某君研求至此，大爲忻慰，以所獲於所學上大有裨益也。更飭從者發掘，冀得確實之證據。歷四五日，果又有十餘具之杯盤瓶釜等發現。雖長埋土中，而偶加拂拭，卽甚璀璨。一加洗濯，更美妙可愛。視其底，則上有蒙文，果爲成吉思汗四字。某君固曾研讀蒙文，故望而識之也。於是某君以搜有鐵證，喜極而

起，急收拾裝載，運往莫斯科寶藏。而已則仍在該地搜求，冀於此中復有所見也。

(二)科桑尼發現古塚——雅典四月五日合衆社電：科桑尼地方頃發現一雲母石古塚，內有巨骸一具，觀該骸骨則荷馬書中所記之歐律塞斯與隻眼巨怪希克洛普斯之故事。或係根據事實。據研究骨殖學者談稱：此爲巨人骸骨，顛骨上并無眼孔，惟在額前當中有一巨穴。故頗疑其即爲荷馬書中所載巨怪之一類。惟在另一方面，該骸骨足趾與指甲均極長，指甲一具即長約三英寸半，故與預料又不甚相符。或係爲洪水時代以前之怪物。骸骨全身計長十六英尺有半，頭顱較迄今發現之有史以前之人獸顛骨，均見巨大。因此骸骨一向藏在塚中，故頗爲完整。此項骸骨尙須經正式考查，惟據一般意見，相信此或爲一向無人知曉之一種有史以前之動物云。

(三)亞洲探險團——(敘利亞電)，法政府七部，會同法國地理學會，自然歷史博物院，考古學院等學術團體發起，並受美國全國地理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資助之亞洲探險團，由哈爾德領率，業於星期六自此間出發，帶有爬山大汽車七輛，輕汽車六輛，將過敘利亞，伊拉克，波斯，阿富汗，帕米爾入中國新疆，期於六月底至喀什噶爾，與星期三自北平出發之波

里一隊相會，然後再經由川藏入安南至西貢，再取道暹羅，緬甸，印度，波斯，阿剌伯而歸，擬以兩年之久。考察中央亞細亞一萬五千哩。其目的有七：（一）地理 擬攝製有聲影片，並詳紀敘利亞，伊拉克，波斯，阿富汗，帕米爾，安南地方情形，而特別注重以航空線聯接各地之可能；（二）考古 考查沿途之古蹟，尤注重中國，土耳其斯坦之古廟，或可因此證照原始之人種，發源於中亞細亞或戈壁沙漠；（三）人種學 考查沿途各種族之習慣與特性，並攝製有聲影片；（四）自然歷史博物學 搜集各地植物與動物之標本，運回巴黎；（五）無線電 將用一特別無線電車，試驗短波長距離之傳訊法，團中惟一美人，即美全國地理學會特別訪員維廉士氏，將用此車日傳電訊至美；（六）美術 詳細考察波斯與中國之美術；（七）商業 考察商業之可能，通商之道路，與銷貨之市場。美全國地理學會此次獨供給經費美金五萬元，該會資助外國探險團，此猶初次，該團籌備已兩年許，所用之車十二輛，乃向錫特林廠定造，而由該廠作為贈品者。近六個月內曾用駝二百頭，載糧食等物，送往沿途各站之儲藏處，以供該團經過時之需用。

（四）安德斯行將來華——美人安德斯氏 Roy Chapman Andrews，探險中亞，前後計有

六次之多。去歲在蒙發現巨象骨殖等，回美後備受學術界歡迎。現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氏近又起程來華云。

附
錄

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徵集歷史陳列品通啓及其條例

敬啓者敝系以歷史與文化攸關文獻賴實物考證爰籌創歷史陳列館徵求古物惟散藏各地不易蒐求欲得他山之助必賴百朋之錫倘蒙捐贈不拘品類凡鄧銅楚鏗悉所徵求木屑竹頭皆資釀索素仰

見聞淵博

道義雲高諒必

樂襄盛舉

惠賜珍奇庶收集腋成裘之效而獲研今稽古之功無任感荷敬頌

文祺

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謹啓

附呈：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徵集歷史陳列品條例

本系為謀設立歷史陳列館起見特向本校內外徵集歷史陳列品茲公布徵集之辦法如次

(一) 徵集歷史陳列品之品類約舉于下

- (1) 古器 物 如禮器樂器明器玉器石器車器度量衡諸器服御諸器符契錄印古陶瓦
當碑甃古器撫範
- (2) 泉幣鈔幣 各時代各種貨幣以及古交鈔與現代各省之錢票鈔票軍用票等
- (3) 軍事用品 歷代兵器軍服馬飾及近世之炮彈壳軍盔軍旗之類
- (4) 革命紀念品 如革命志士之攝影傳記遺書遺墨及一切可資紀念之物品
- (5) 名人畫像 歷代名人之畫像畫張印張或攝成影片者
- (6) 碑帖墨蹟 各種古碑文之搨本或名人手書之信札及各種書畫墨蹟
- (7) 歷史圖 各種古蹟古物已成之圖象照片或自行攝取之照片
- (8) 特種書籍 如總譜支譜家集方志等其他普通書籍如蒙捐贈者當移歸本系圖書室

(9) 自製圖表（如自製某地現存古蹟表（如古墓古廟等地位或建築圖）

(10) 其他物品 其他凡與歷史或現代民俗有關係之物品皆在徵集之列

右列各項物品自以中國為主體但東西洋各國之品物如願以移贈者亦所歡迎

(二) 凡各項物品承惠賜者請每件附一簡單說明寫明下列各項

(1) 品名 (2) 時代 (3) 徵集地點 (4) 作用 (5) 捐贈者姓名 (6) 備考 (本項能詳加說明更佳)

(三) 本系徵得捐贈物品後當於陳列時說明單上標明捐贈人之名氏以永誌厚誼其多贈或贈特別貴重之物品者當以本系刊物本校刊物或其他書籍為贈其辦法臨時酌定之

(四) 捐贈之物品如其物貴重或係新購須酌償代價者得與本系商定價格又物品巨大寄遞需費者亦可商同本系酌認運費（古蹟古物攝影較多須酌出沖曬費者亦可同樣辦理）

(五) 如有大塊物品不能全贈而可以割裂者則分其一部分見贈亦所歡迎（如名人墨蹟之一張古碑之一角）

(六) 本系徵集所得自一般書籍移歸本系圖書室收藏外其餘各項物品概歸本系歷史陳列館陳

列保存并隨時布告之

(七) 如蒙本校同人轉向本地公共機關徵索而須備公信者可通知本系向秘書處領取公信徵得後并向該機關函謝之

(八) 如有來件請寄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收

國立中央大學徵求志書通啓及其辦法

敬啓者敝校以歷史有關文化考證端賴旁求爰曾創歷史陳列館徵求古物雖歷時未久已具雛形惟思品物雖珍而志書尤重蓋吾國地域廣大事蹟綦繁如政治制度風俗沿革物產古跡名賢等屈指難舉類載於志書之中故志書爲史料之源但散藏各地不易蒐尋欲得集腋之功必賴百朋之錫素仰貴縣

文物淵源

人才薈萃定多

志籍珍藏諒荷

慨懷贈賜凡鉅編宏籍固所徵求卽殘簡蠹箋皆資彙索庶瑯函廣篋學府有羣玉之觀珊瑚網宏收滄海
無遺珠之憾沾溉士林發揚國故佇拜

嘉貺無任感銘敬頌

文祺

國立中央大學謹啓

月 日

附：國立中央大學徵求志書辦法

- 一 徵求志書種類(1)一統志(2)省志(卽通志)(3)府志(4)州志(5)縣志(6)地方志(如長安志)(7)物產志(8)風土記(9)鄉賢錄(10)名人集
- 二 以上各志不論古今藏版全部或殘冊概所徵求
- 三 凡惠賜者請書明捐贈者(機關或人名)並詳加說明
- 四 來件請寄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收

文章及其作法

高語罕著 一元二角

本書是著名學者高語罕氏的精心著作。他感到前一般學校作文教科書的缺乏，他就用盡精力作成了這本書，全書對於文章的取材結構，技巧，都有精詳地論及，是一般學生和青年們想做好的文章，所不可缺少的書籍。最適宜為中學校採作教本之用。

現代名人書信

高語罕編 一角二角

高先生對於書信的研究。凡是讀過他的白話書信的人再也用不着什麼的介紹了。本書是他最近撰集諸名家的書信而成的。例如：胡適，陳獨秀，魯迅等名學者的書信，都把牠總匯遠來。最使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列選的書信，都是對學說等的討論都很有系統的，真是時代青年所不可少的書。中等學校作教材亦甚適宜。

上海光華書局

南京太平路
現代書局

史學第二期

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

編輯者

國立中央大學
史學系文學院

發行者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本書實售大洋六角▼

版權所有 不准反載

▲本刊第一期要目▼

般代國際地位蠡測	沈西林
共和解	周宗溪
秦皇漢武尋求神仙之用意	蔣君章
兩漢人口之比較	奚祝慶
國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	繆鳳林
浙東史學管窺	陳訓慈
亞細亞人發見新大陸說之介紹	張崧譯
評日本研究叢書	張崧
產業革命響說略	蔣白幻
考古學的新方法	傅斯年講 王培棠記
歐洲各國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	馬古烈講
克羅奇的史學論	雷海宗譯

●太平天國運動史	李一塵著	實價五角
近世文化史	謝昂之著	實價七角
歐洲社會思想史	黃新民著	實價四角
國際社會運動小史	高爾松著	實價三角
國際運動發達史	高希聖著	六角五分
國際通史	陳叔時著	三角五分
希臘哲學史	何子恆著	實價七角
中國外交史及外交問題	夏天著	一元六角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著	實價七角
中國文學史講話	胡行之著	一元二角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